

金中校刊 第十期

王世杰題



南京圖書館藏



校 歌

大江滔滔東入海 我居江 東
石城虎踞山蟠龍 我當其 中
三院巍峨藝術之宮 文理與林農
思如潮 氣如虹 永為南國雄

謹以至誠，將這幼稚的
冊子，獻給愛護牠的家
長和同學們。

—長洪—

金城銀行

本行

資本實收 柒百萬元

公積金 叁百四十萬元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國內外各都會均有代理機關。兼辦儲蓄及倉庫

總分行處

上海 南京 蘇州 常熟 南通 北平 保定

石家莊 定縣 新鄉 道口 天津 漢口 武昌 長沙 許昌

鄭州 西安 新浦 開封 連雲港 大連 青島 哈爾濱

南京行址 白下路二二六號

城北辦事處 四牌樓

卷頭語

校刊是我們全心戮力寶貴的產物，我們應該在這收穫期中歡欣鼓舞吧？然而，事實苦惱着我們：這微弱的產品僅只暴露出來我們的柔弱與幼稚。

世界在迅速的前進着，在急劇的變換着，而它仍以舊的面目出現於我們的面前，這很使我們失望。然而，失望並不滅絕我們的希冀。誰能斷定它將來不能以嶄新的姿態展示，來適應時代前進的呼聲呢！

——伯魯——

京 華 印 書 館

館 址 南 京 新 街 口

營 業 要 目

發 售		承 印		精 製		承 印	
紙	橡	中	影	銀	網	橡	凹
張	皮	西	印	行	線	皮	版
文	圖	鉛	古	簿	銅	彩	鈔
具	章	印	本	記	版	印	票
學	銅	珂	五	彫	照	電	鋼
校	模	羅	彩	刻	相	機	版
用	鉛	版	石	銅	鋅	凸	印
品	字	印	印	版	版	版	花

電 報 掛 號 三 八 一 四

電 話 三 三 五 八 七 號

报功社



華東運動器具有限公司

南 京 支 店



南 京 總 經 理 ELEY 獵 鎗 子 彈 大 小 號 數 俱 備

各 種 動 器 應 盡
運 具 有 應

地 址：新 街 口 中 山 路 七 十 號
電 話：一 三 五 一

S. Z. YOH CASH GROCERY

TEL. No. 22190

珠 江 食 品 店

專 辦 歐 美 食 品 各 洋
辦 美 物 運 國 酒

地 址：中 山 路 222 號
電 話：二 二 一 九

生 生 照 相 館

電 話 二 二 〇 七 二

快 最 期 限

廉 最 價 取

精 最 術 藝

新 最 備 設

號 八 十 二 巷 亭 碑

本屆校刊社全體職員

社 長	劉 長 洪				
總編輯	易 伯 魯				
副社長	胡 起 鄭				
編輯	買 崇 峯			王 金 陵	
秘書	徐 萃 文			易 世 祿	
攝影	王 平 潭			余 鼎 新	
美術	萬 文 祥				
校對	張 先 立			譚 興 偉	
事務	高 蔭 蔚				
出版	張 秉 康				
廣告	歐 陽 朝 瑞				
會計	程 錫 恩				

顧 問

社務顧問	鄭行健先生	陳德良先生
編輯顧問	龔 黃先生	林憲章先生
廣告顧問	劉宜榮先生	
美術顧問	陸德麟先生	



社 長
劉 長 洪



總 編 輯
易 伯 魯



副 社 長
胡 起 鄭



美術

萬文祥



編輯
王金陵



編輯
買崇峯



會計
恩錫程



書祕
文萃徐



書祕
祿世易



事務
高 陸 蔚



影攝
王 平 潭



影攝
余 鼎 新



告 廣
瑞 朝 陽 歐



版 出
張 秉 康



對 校
立 先 張



對 校
偉 鑫 譚

本屆學生自治會幹事

常務

王宜權

文書

謝春泉

陳渭渠

學藝

劉長洪

胡起鄭

事務

高蔭蔚

張先立

游藝

歐陽朝瑞

張秉康



常務 王宜權



書 文
渠 渭 陳



書 文
泉 春 謝



藝 學
鄭 起 胡



藝 學
洪 長 劉



事務
立先張



事務
蔚陸高



藝遊
康秉張



藝遊
瑞朝陽歐



青 年 會 全 體 職 員 合 影



THE NANKING GROCERY Co.

81 CHUNG SAN ROAD
NANKING
TEL.—22867

南京
華記
民興
食品
公司

售經各種

糖果餅干

罐頭食物

煙酒雪茄

化裝料器

地址：中山路華僑路口

電話：二二八六七號

THE CHINA DEVELOPMENT Co.

89 CHO KIANG ROAD
NANKING
TEL.—31327

南京 中興華記食品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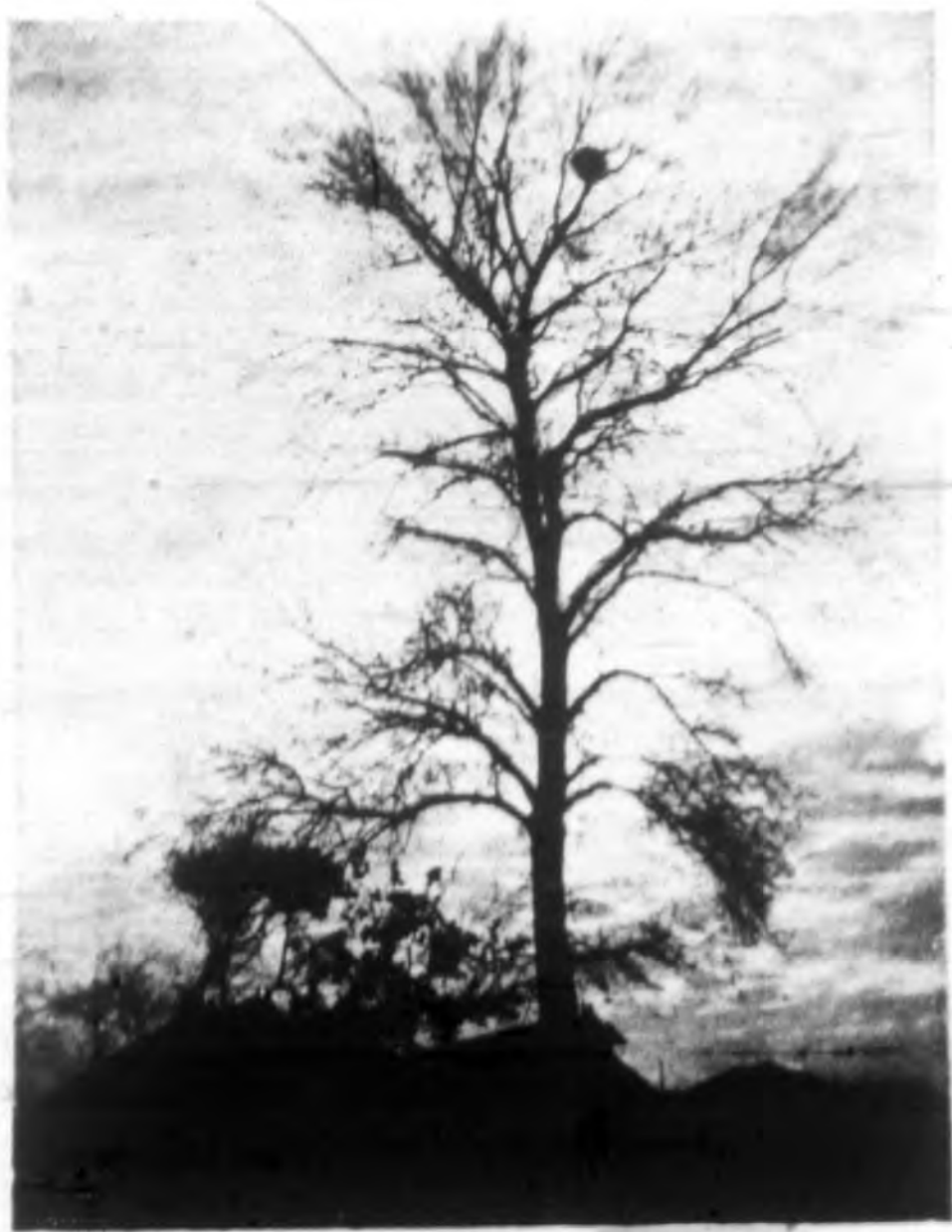
經售
歐美
各國
食物
罐頭
煙酒
糖果
廚房
器皿

電話：三三二七號

地址：珠江路北門橋



嚴肅的拱門



古老的白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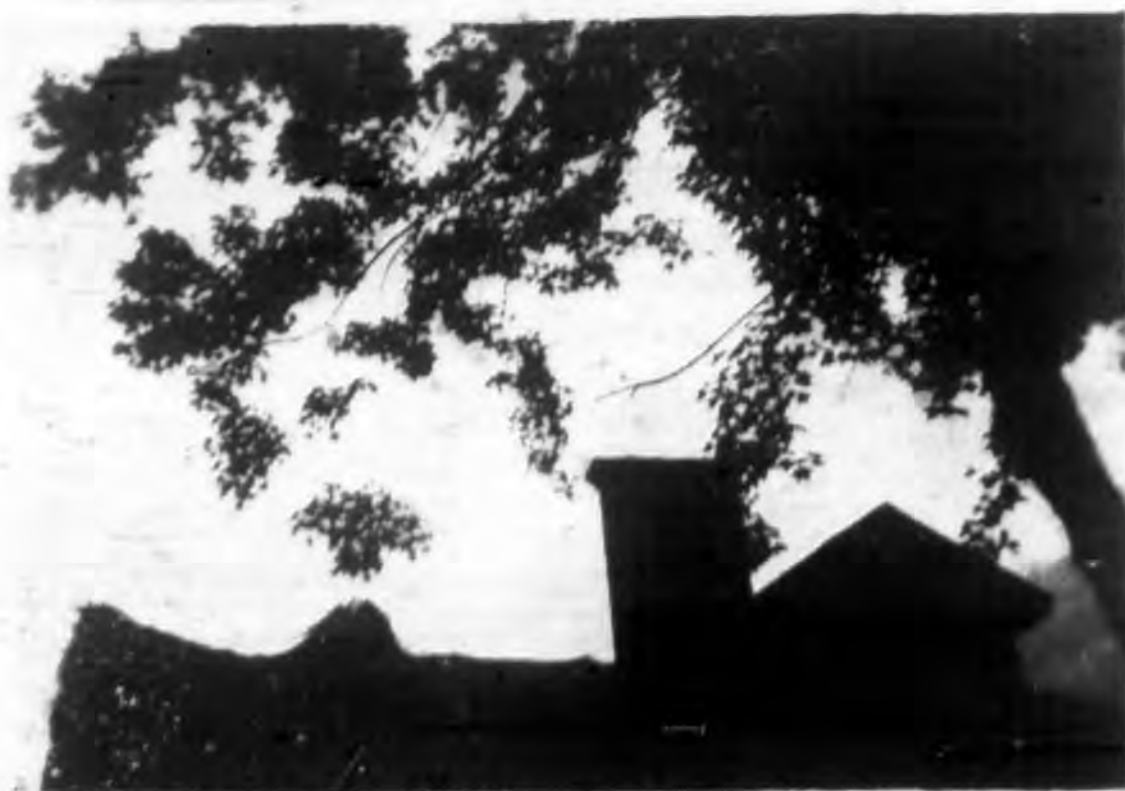


寶智
庫識

寢綠
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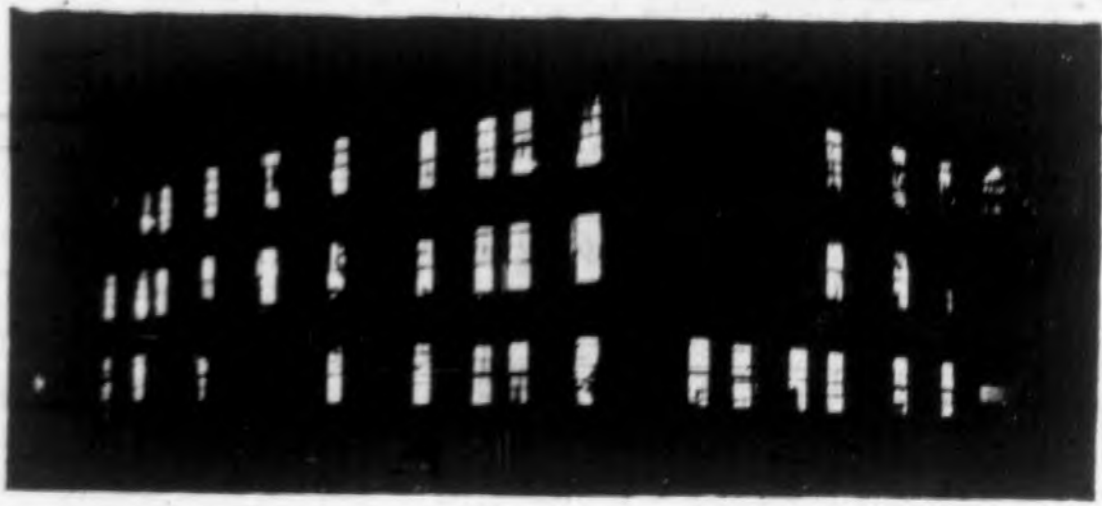


之五
友臟



鐘樓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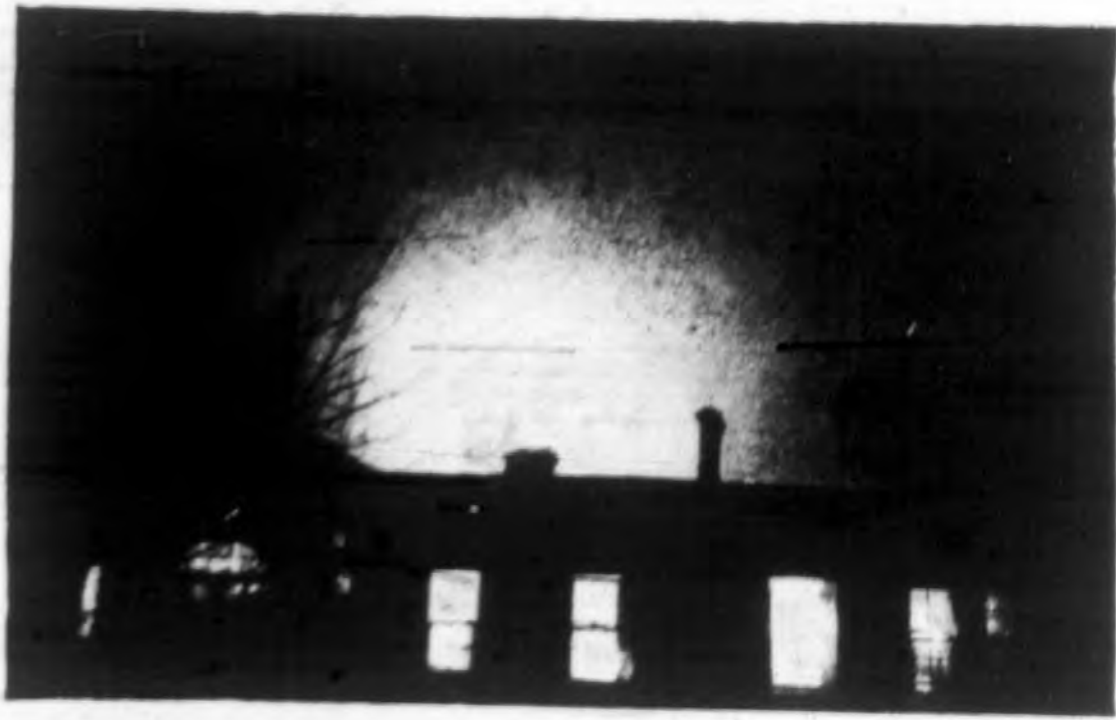


金

陵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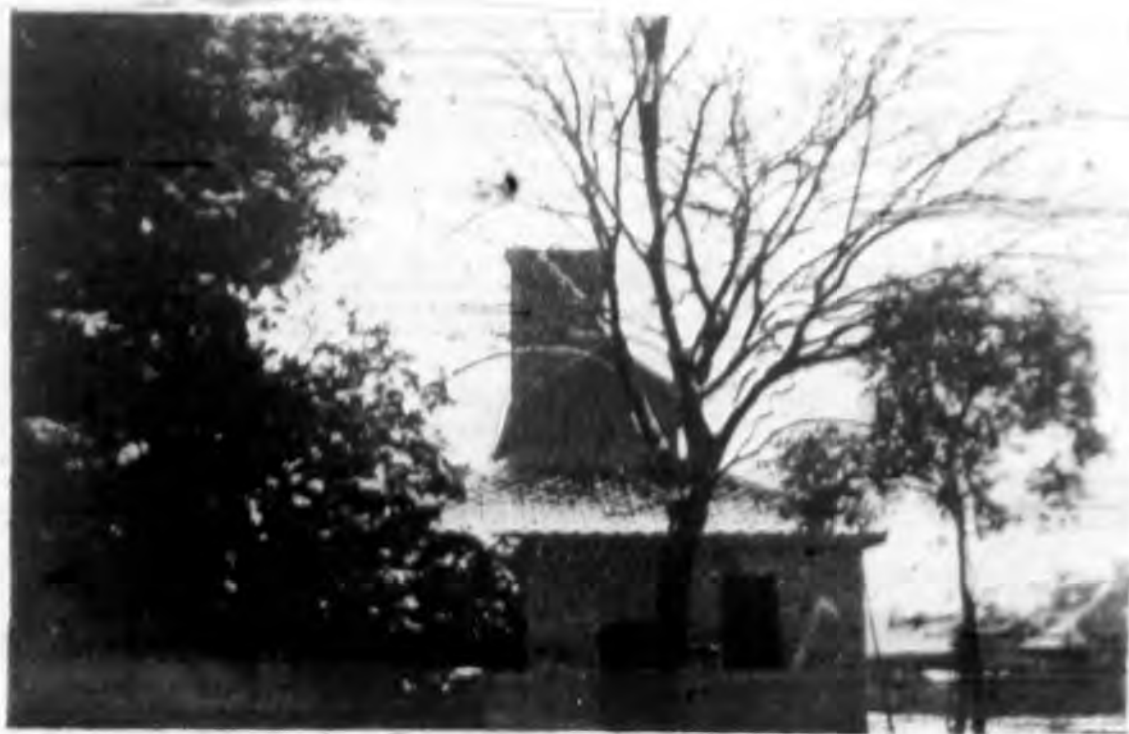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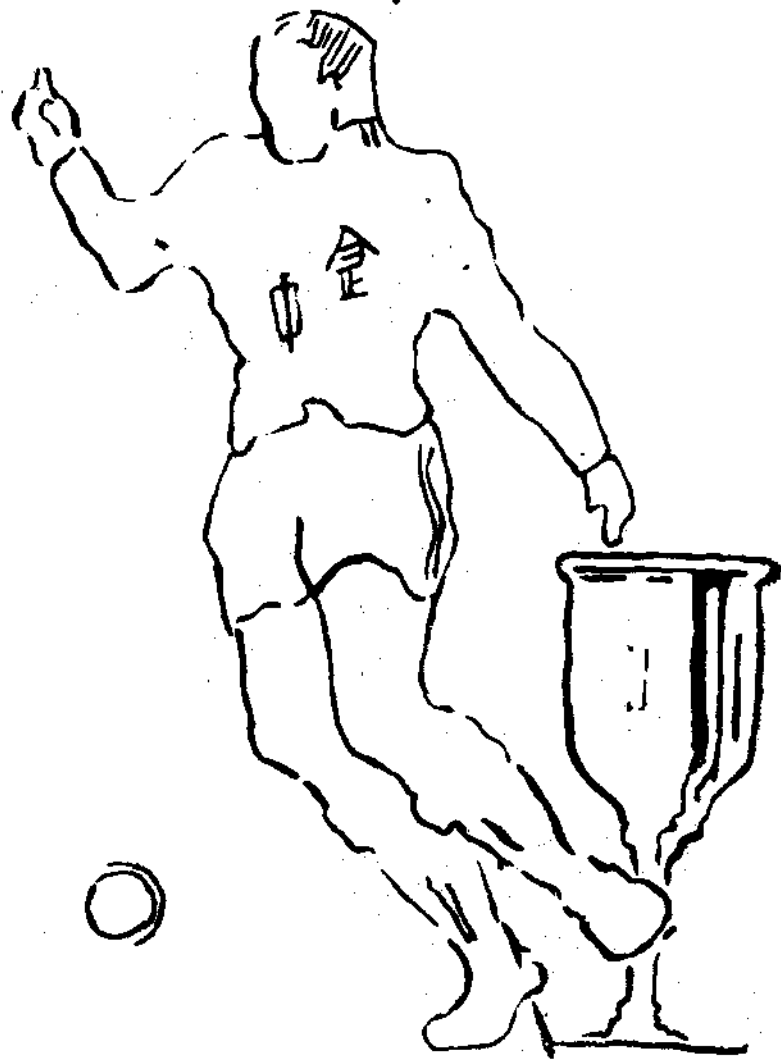
美的校園



冬
訊



體育



南 京 蔣 復 興 食 品 號

南	各	罐	各	搜 辦	麵	醬	中	州蘇
北	包	頭	地		包	味	西	糖
雜	鮮	美	土		餅	野	細	果
貨	果	酒	產		乾	味	點	瓜 子

自
製

23689 話 電 路平太內城：店支二第
 41053 話 電 路馬二關下：店支一第
 路馬大關下：店 總

要 滿 意 的 沖 洗 放 大

要 精 美 的 照 相 材 料

請 到

「 時 代 」 去

南 京 時 代 攝 影 用 品 社

地 址：中 山 東 路 一 五 一 號

電 話：二 一 六 六 六 號



館 育 體



馬市長夫人

體育館落成典禮



校長



啟鑰之後



校長獻花



擁擠的觀眾



嘉賓



升旗



各 校 選 手



會 場 鳥 瞰

江 浙 私 中
 足 藍 球 錦
 標 比 賽 在
 本 校 揭 幕



進 行 曲



奏 樂

光榮的笑



角一又衆觀



員判評

莽將軍



衆觀的熱狂

標準球員



王老 阿張 何小

足球激戰寫生

—金陵對滬江—

五比一——我校勝



江南勁旅



Hail

Hail, hail the team's all here,

Raise the cheer of Nanking,

1,2,3, for Nanking;

Hail, hail the team's all here,

1,2,3, for Nanking

Cheer.



Akolacka

Akolacka Chow,

Akolacka Ching

kkaolacka Ching

Chow Chow, Chow

Sis Boom ah! Boom ah!

Nanking Nanking, Ra'h!

Rah! Rah!



勁那他看你



氣作鼓一



力勢的陵金



力努還員球比他



筒氣打

足 球 友 誼 賽



6-1 金 陵 對 中 大 —— 本 校 勝



健

兒





水
族



後排 (幹事) (幹事)
 高蔭蔚 歐陽朝瑞 姚家田 田雪畔 葉長青 胡國偉 吳祥川 嚴甯基
 (體育主任)
 湯文耀 蕭汝才



前排 張秉康 紀憲鄂 何學泉 文玉麟
 (隊長) 王宜權 李良同 邱繼祖 錢文傑 張其鏞

奪得江浙私中錦標之本隊足球隊

中華民國廿四年秋季足球比賽總紀錄

隊	別	日	期	地	點	裁判員	結	果	勝
FALCON	金中	十一月二日		本	校	西人	四比二		金中
業餘	金中	十一月三日		中央	大學	湯文耀	三比一		金中
交通部	金中	十一月八日		本	校	湯文耀	三比一		金中
FALCON	金中	十一月九日		本	校	西人	二比二		和局
GANT	金中	十一月廿三日		本	校	西人	二比〇		金中
京市南京中學	金中	十一月廿六日		勵志	社	胡民騰	六比一		金中
京市勵志中學	金中	十二月二日		公共	體育場	袁濟東	五比〇		金中
京市市立一中	金中	十二月五日		勵志	社	倪則舜	八比〇		金中
中大北極	金中	十二月六日		本	校	湯文耀	六比一		金中
京市五卅中學北極隊	金中	十二月十日		勵志	社	龔家鹿	十比〇		金中
江浙東吳	金中	十二月十二日		本	校	孫義光	六比一		金中
江浙滬江	金中	十二月十三日		本	校	馮教準	五比一		金中
江浙約翰	金中	十二月十四日		本	校	倪則舜	八比一		金中
京市聯星	金中	十二月二十日		金	大	徐紹武	十比〇		金中
京市東方	金中	十二月廿三日		金	大	徐紹武	十四比〇		金中
京市遺族	金中	十二月廿四日		勵志	社	胡民騰	十一比〇		金中



前排

蔣叔良

王建中

李守敬 (隊長)

仇遺

易伯魯

後排

(體育主任) 湯文耀

(幹事) 劉長洪

胡宏泰

唐式森

章道元

郭民先

張省已

(幹事) 胡起鄭

(體育指導) 王靜

奪得江浙私中錦標之本隊籃球隊

中華民國廿四年秋季籃球比賽總紀錄

隊	別	時	間	地點	裁判員	結	果	勝隊
金中校友	金中	十月十五日		本校	徐紹武	三十四比三十四	和局	和局
五卅	金中	十月廿六日		本校	王靜	三十比十六	金中	金中
中央政治學校	金中	十月卅一日		本校	湯文耀	三十五比二十八	金中	金中
皖中(一九三七級)	金中	十一月一日		本校	王靜	四十四比二十二	金中	金中
皖中(一九三六級)	金中	十一月二日		本校	陳斌福	三十比二十一	金中	金中
金大(聯合)	金中	十一月六日		金大	劉誠	四十七比三十九	金中	金中
國府二隊	金中	十一月九日		本校	何和珉	五十三比二十一	金中	金中
東方中學	金中	十一月十五日		本校	王超	三十七比二十八	金中	金中
軍事交通技術教練所	金中	十一月十六日		本校	劉誠	二十七比十二	金中	金中
中央軍校	金中	十一月廿二日		本校	張仁恆	七十九比三十	軍校	軍校
三民中學	金中	十一月廿三日		本校	王富臣	四十七比三十三	金中	金中
中央軍校	金中	十一月廿七日		軍校	湯文耀	七十九比二十八	軍校	軍校
白紅	金中	十二月五日		本校	湯文耀	三十四比三十二	金中	金中
國府	金中	十二月五日		本校	張仁恆	三十九比三十七	國府	國府
中大體友	金中	十二月六日		中大	馬少周	三十九比三十五	金中	金中
中央黨部	金中	十二月七日		本校	張仁恆	五十五比四十四	中央	中央
五卅中學	金中	十二月九日		本校	湯文耀	三十四比二十六	金中	金中
滬江附中	金中	十二月十二日		本校	王守芳	三十五比二十五	金中	金中
約翰附中	金中	十二月十三日		本校	王守芳	四十五比二十	金中	金中
明強中學	金中	十二月十四日		本校	張仁恆	五十二比二十八	金中	金中
東吳附中	金中	十二月十四日		本校	吳壽祺	五十三比三十	金中	金中
白紅(金大)	金中	十二月卅一日		本校		四十八比三十九	金中	金中

御深
清動



京南
馬慶康公司
糖果餅乾

▲ 統辦環球食品 ▼

▲ 自製糖果餅乾 ▼

總店 下關大馬路

電話——四一五七六

第一支店 太平路

電話——二二四三三

第二支店 唱經樓

電話——三二七七八

申莊製造廠
上海蓬路德興里
三弄八五七號

佳 **Bata** 拔

◀ 號七廿口街新路山中京本 ▶

專售本廠

各種

皮鞋

球鞋

式樣新穎

經濟

美觀

耐着

精修男女

各種皮鞋

源 昌 百 貨 公 司

各國洋酒

糖果餅乾

罐頭食品

童裝玩具

氈毯雨衣

絲毛襪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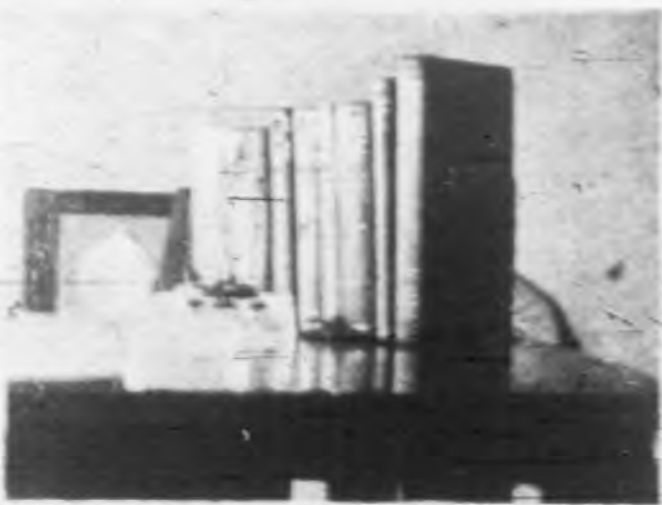
化粧香品

草帽呢帽

◀ 路馬大關下京南 ▶



臥室標準





的似思意好不



陽太晒



冰滑



『……你求我』



廊走的潔清



『！麼理不的真』



影宿



這消



了考大



課

餘



生
活





草 莽 英 雄



看 大 江 東 去



除 夕



泰 山



賣 藝 的



瞭 望 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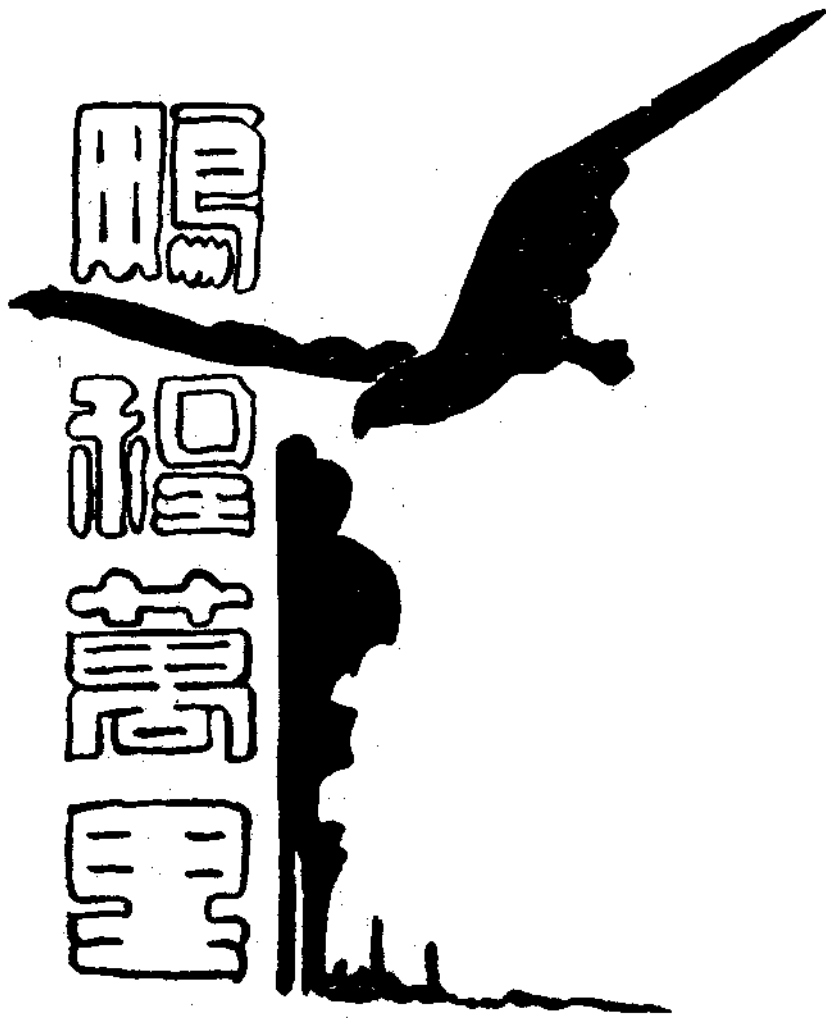


$x + y = 0$

學同業畢

鵬

程萬里



君之佳侶對於他所適之鞋履樣式
。材料。等處如有不滿之表示。
最好請到有名譽信用的

足
麗

皮鞋號去！

時入式樣
優美料材

地址珠江路五十六號

生 業 畢 中 高 屆 本



植振陳



寬祖錢



文道章



彬道章



惊朱



沛松周



齡紹陳



愚隆陳



魯伯易



鈺其黃



偉國胡



昉陽歐



俊文李



造以郭



聲振郭



蔚蔭高



元洪錢



章俊宗



銘家沈



樓傳孟



田家姚



越汪



權宜王



陵金王

本屆初中畢業生



胡世昌



何俊文



朱冠華



鄭健



陳維齡



李華照



郭光集



郭日昇



黃剛



洪明星



盛源興



羅時任



呂靖華



廖裕信



李德春



蔣天天



徐漢烈



蕭仲權



薛傳懿



戚功祈



余家德



于中權



唐蔭樂



譚信孚



童隆春



楊駿



王思福



王澄科

金陵中學第十期校刊目錄

論著

- 廣學篇
- 寫在「國幾不國」的時候
- 怎樣建立我們的信仰？
- 圖書教學經驗談
- 中學生學習國文應有之努力
- 中國新貨幣政策之意義及其影響
- 中國文學史略
- 「民主」與「獨裁」的消漲
- 從義阿爭端說到弱小民族應有的認識
- 文言和白話的論戰

創作

- 瑞卿先生
- 湖上——獻給她——
- 老英雄
- 風波
- 國難聲中
- 衣冠禽獸
- 涮羊肉
- 綺麗的青春
- 回憶
- 歸途中
- 黑暗的一角——演習之夜——

詩

- 月夜幽思
- 自訴曲
- 嬰兒曲
- 生
- 浦口江上
- 寒夜的偶憶
- 雪景
- 什麼世界
- 雪
- 夕陽歸棹
- 武裝起你的筆桿
- 乙亥七月二十三日育歌
- 題葫蘆雅鷄
- 落花時四首
- 魚子
- 夏遊玄武湖疊前韻
- 秋露
- 漫成二首
- 星夜獨立

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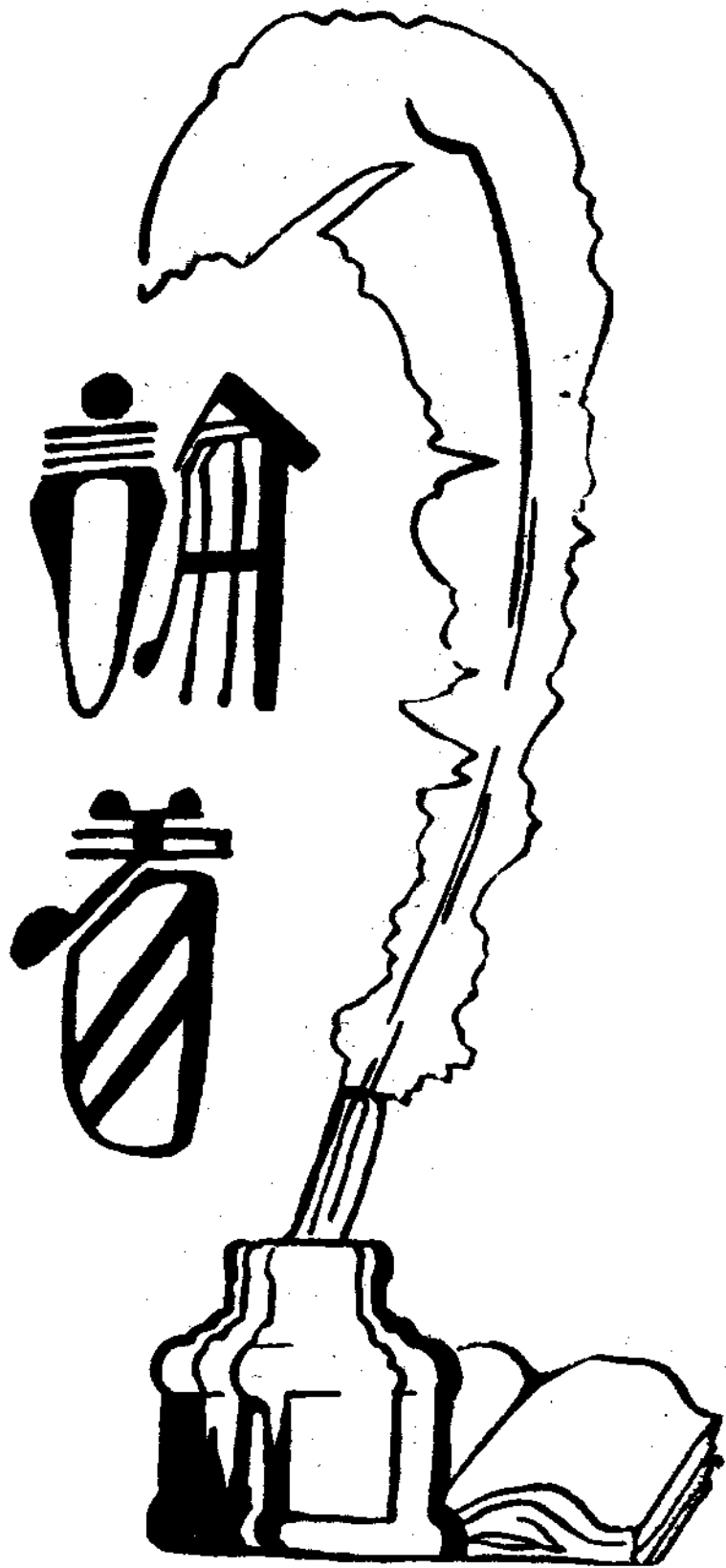
- 「呼戰之聲」
- 希望
- 二十年後
- 曹朱基賢
- 生命
- 爸爸是死了
- 「最後一課」
- 題材荒
- 纏足與燙髮
- 江浙和中霸王
- 我足球選手素描
- 我籃球健兒剪影
- 薰園漫筆
- 編者的話

陳燮勛(一)
於戲(三)
喬治(六)
金干城(五)
陳作安(九)
何高(三)
李昌(七)
知(七)
武希(四)
武希(四)
武希(四)

俊文(一)
金陵(四)
陸德麟(五)
楊克剛(六)
先甲(七)
蔡壬(七)
謝惠生(七)
仲梁(七)
丘允(七)

旭人(一)
俊文(三)
俊文(六)
阿侯(六)
阿侯(七)
劉(七)
劉(八)
友龍(九)
友龍(九)
雷剛(九)
金(九)
前(九)
前(九)
前(九)
薛(九)
前(九)

劉邦(一)
龍鳳(一)
士人(七)
蔡壬(二)
張兆(二)
蕭元(六)
休民(七)
孔(七)
租厚(七)
元(七)
未(七)
伯(七)



李順昌西服號

承辦

學校製服

時樣西裝

特別優待

本校同學

電話；

三一五

五〇號

地址：

中山路

五百十

號

廣 學 篇

陳燮勛

就天下學術本末鉅細，兼蒐並獵，廣學也。擇一學而極深研幾，閱覽博徵，亦廣學也。前者勢有所不能，後者亦終有所憾，是以不論。吾所謂廣學者，謂共爲人類，斯度量學識相越不可過遠耳。今夫常人相與，其相得益篤者，則其所見必不甚遙也。湯與伊尹耦，昭烈與諸葛亮耦，雖其氣類相召，要亦所見略同也。然則所以齊不齊之人類，俾漸臻於齊者，是必有共由之道矣。說者謂吾國廣袤數千里，雖方言有別，而筆札無阻，學固未嘗不宏溥矣。嗚乎！是則然矣！是固中國之所以不墜也。吾每較萬國幅員，屈計而至吾國，見乎茫茫大邦，同受治於一文之下，胸次未嘗不油然而生快，凡我國人，苟以茲靜思，又孰能不起敬者乎。顧綜計全國，其獲享文字之樂者，祇千之一二耳，目不識丁者，戢戢皆是也。學術之憑口耳而傳校者，數至有限，可藉文字而求者，畢生未有涯也，因不通文字之故，遂並普通應得之學識而失之，此學與不學所以相去日遠也。今誠欲令彼相懸者漸趨於平，非但廣籌生計，多建學校而遂已也。數千年遞嬗之文字，要不可不加以整理，蓋吾國今日普通學識不能遍於全國，固由國人生計艱阻，與夫學校未能廣興，然文字之艱深不易學，亦其一因也。科舉之世，固有事記誦之學七八年或至十數年而不能通詞屬文者，此無他，文既難曉，教之者又不得其道，遂至遷延歲月，學猶未學，而欲望於期月之間，得求常識，不綦艱哉。吾嘗親叩他邦人士，詰其日與中國人士相接，願不習中國文言何？報曰：良願，恨不獲其門而入耳。是語也，吾聞之竊竊隱痛，逮今而未有已也。夫外國人士，稍窺吾國聖哲緒餘，輒稱道弗衰，以爲寰宇莫京，然其幸而通中國文學者寥寥也。竊謂文在天壤，其興其替，非善政溫詞所能勸，非嚴刑峻法所能懲，趨便而已，不列丁言文，其用未有勝於我也，其肄習之便，則似勝我矣。因其肄習之便，遂浸淫瀰漫而漸及於環球矣。學者不察，思以彼易此，所關甚鉅，非細故也。是故吾國

文字雖善，及今不思整理，則便者將起而代之，蘊櫝藏美，善價不沽，亦終於陵替而已，不亦大可傷乎。然則將何以整理之乎？曰正音讀，理反切，參以外國字音，以明其音讀之正譌。吾嘗欲舉聲母切語管見，以質大雅，惟餘隙甚渺，迄未屬稿。或曰：中國文言，中國自足明之，惡在必雜以外國字音乎？曰：吾國音讀，地各不侔，其讀素講，習爲常軌，易以他字，仍不能正也。若外國學音，所受者同，無或歧異，證之必易瞭也。唐季釋守溫作聲母表，嘗參以梵文，今之外國語，猶梵文也。且此亦寄徑之術耳，迨正確後，雖去之可也。果能於音讀切語措之有序，而又舉常文通用之字先以示學者，則期月之後，卽能自求之矣，又妄見不勝他國文之易習乎。夫如是，在國人識字甚易，問學自可日長，在他國亦不苦吾國文字之難讀，將見于來學，風動外內，無遠弗屆，夫豈東漸西被南暨朔遠已乎，聖哲之聲教，直訖乎四海矣。

本篇爲燮勳民國六年十二月一日課卷，因校刊社向余徵稿，故以此應之。

民國廿五年一月十四日燮勳識。

違棄正道，且欲作毀滅正道之舉者，吾曹得運吾等手中之劍以衛正道而自衛！

勇氣是荆棘叢中的明燈。

懷懷諾格

勇氣不是盲目地忽視危險，而是看去便去克服牠。

力殊德

寫在「國幾不國」的時候

於 戲

我國自滿清入關統治以來，國內人民經了二百多年的桎梏。雖然有太平軍的興起，但終不免曇花一現。後來中華民國由中山先生聯絡了許多同志，遭遇了許多磨折，流了不少次的血，耗了若干的財力，方始創成。試看這一二十年來，吾國內政的黑暗腐敗；經濟的凋敝恐慌；外交的手忙足亂；國際地位日落；地方政治之混亂；社會心理之萎頓；以及整個國人心理之麻木；精神之散漫。它的原因，有人說：是已往政府執政者利己的罪過；有的說：是人民知識淺薄的造成。現在毋論衆說紛紜，要之逃不過是吾國未經實際統一的原故。

久受專制政治高壓下的我國人民，一向是在麻醉中過慣生活的。在當時是絲毫沒有民意可言，有着事既沒有說話的餘地，也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即使那時有些在平時只知孜孜不倦的學者，對政治一方面雖是常有些知識，但畢竟還是學者，亦不過只有片面的見解而已。怎說到對政治有偉大的主張與才能。正是爲此，所以在驟經解放下的人民，只看見革命業已「成功」，數千百年專制政體已宣告壽終，此後將再無暴政出現，人民可安然度日了。不料事實又不如如此，因爲人民過於滿意，對國事毫不過問，所以官僚、政客、軍閥、却應運而生，掌握了全國軍政，這那得不糟！所以經過了十多年的擾攘，國力的消蝕，是絕難統計的了！當着北伐軍底定全國之後，政府權力之強，已遠過於七八年前，這由於事實的證明，毋待我多說。在這短短的期中，過來執政者可說已對全國所急要的物質建設，是竭其能事了。結果，事實又告訴了我們，政府中仍有很多的事，不能盡如我們的心意，其實不能專責於一黨專政的國民黨的主義不博大，與態度的褊狹，而在責其既有美備無倫之主義，不能早日兌現。

國民黨在中國爲最有歷史，最有勢力的一個政黨。它有面面俱到，完密無缺，包羅一切，集世界政治哲學

大成之主義；擁有大多數之黨員；它所以至今還不能實現其主義者，是因其組織疏漫，機構欠密，無真正良好之負責者以領導。而下級者，且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惡疾，致其意見紛紛，莫衷一是，行動各異，往往一黨之中，一主義之下，竟有互相背馳之事發現。使當權者常生掣肘之感。此無怪乎一黨專政之我國政府多未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近來我國的人民，有兩種顯別的現象：（一）享樂與僥倖。（二）失望與悲觀。前者多屬貴顯要人，他們有的是搜括來的人民脂膏，或剝削到的勞工血汗，整天自己只知享樂，有時遇着關於困難的公共事業，一味想法避免，以圖僥倖。後者多為中下人士，眼看國中金融枯澀，生活日困，而且國勢一天頹唐一天，乃不禁地終日是在歎噓着萬事無望。不過在這時，却另有一班名流學者，他們既不願過宴安的生活，也不在長吁短嘆，以自戕志氣。但目觀國中衰微現象，已瀕最後一息，國人上而僥倖享樂，下而悲觀失望，遂起而責難，羣思有以代之，竟不惜將「取消黨治。」「交還政權。」「結束訓政。」「開始憲政。」「諸口號唱入雲霄，冀國民黨即日將國中政治大權和盤托出，俾使國家的危局，得因此輩學者名流（現在人民窮困日亟，十室九空，其不掙扎於貧寒陣線上者，為絕對少數。這些人民所切望的是能如何安衣足食，不致有凍餒之虞，還有那暇餘來空談民治、憲政麼！所以而今能在這裏作憲治呼聲的，敢說不是大多數的國民，乃是一班不愁衣食的智識份子——學者名流）。出而解脫，臻國勢於佳境，其動機之純正，固很應得吾第三者同情。就是黨國要人，近年來也有為這呼號而發動，更有些因自己缺乏自信力，願採納這要求，這是很嚴重地一件事！

吾人對於任何事態，應該詳根究源地尋出他的起因，方能夠因明白這一切的背景，而逐步地有以解決。尤其是政治家，更不能缺乏這理解力，同着那因理解力隨之而產生的判斷力，然後自然地感到充盈了自信力。現在舉國須一致認識我們的國難，確是有其歷史的及一部分環境的背景，既非因短期中政治不良，也不是因幾次

的強力侵陵。這個原因，也可說這種責任，不應專卸到一部分人或某一方，應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分子一致負擔的。試看我們人民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之薄弱；與奮振作心理之孱微；自私畏葸的苗芽之滋；輕言妄談，重已誘人言論之囂張；此數點已足致國亡而有餘。那能再常有不信任政府之惡意的謾罵，不負責任的指謫語論。致政令等於具文，不收實效，坐視國勢日削，我全體人民，還不內疚痛省嗎？因為現象底造成，歷來（一二十年來）人民的民氣，是佔有極大的關係。國之強弱，民氣為其依歸。「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話很足注意的。我國民心之渙散，民氣之消沉，一方由外人批評而獲證明，一方却根據幾年來事實的昭示。這是我全體人民，不能答一「否」字的。所以國民黨政府近來內外措施，未能使我們滿意的原故，當然有其本身不可否認，不可抹煞的過錯。但是我們人民平時所直接間接之下，有形無形之中，給予政府的牽掣，其影響我國政府對內對外的威信與施政效能的力量，已是最厲害了。雖然自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除去對「物質的國力」已盡其最大苦心及能事以培植外，如國中各人之未能精誠團結，內政之腐敗黑暗，吏治之未澄清，政治之未真正統一，行政效率之迂緩難進，以及「精神的國力」未能積極建設。而未能使國人滿意，當有其不可卸却之責任。但若此時，令國民黨讓出政權，結束訓政，以政治供少數人——學者名流——為試驗器。不佞以為此點，既實有可緩不可急之意見，更含有極強之冒性成分。

英國大哲人蒲徠斯 James Bryce 所著的民主政治一書說：「人民所想的並非自治，却是好政府。」「從來人民要求、奮爭、或估計民治政府的價值，祇把它當一剷除具體痛苦的利器，增進具體利益的手段，到了這些目的達到以後，他們對於民治政府本身的興味，也因之而減少。」最近天津大公報上載着蔣廷黻的一段話：「政權在甚麼人手裏，人民是不關心的，他們所希望的是握權者能替國家人民，作幾件較大的事體。」這正說明，現在我國國民黨治的政府，時能替國家人民作幾件較大的事，為國家人民解除國難，同樣地可受人民愛戴

，必不讓於憲政時的民治政府，恐怕就是那熱烈於憲政的人們，到了那時，對於自己主見，也可不致固執了。那乃是他們的願望已告滿足的緣故。不過他們現在一心一意地就想改弦更張，推轂國民黨，讓他們或第三者出來主政，而復興國家民族。不僅是不合經濟的原理，簡直是緣木求魚，不能有結果。因為國民黨黨員同政府人員現在所犯的病症，所有的缺點。並不只是他們黨中及政府人們的病症與缺點，而是全中國國民共犯的病，同有的缺點。加之國民黨主義之全美而能適合吾國之國情，世界無出其右者。假令國民黨一旦退讓，而代以其他政黨或執政者，其將來所行之政策，敢保絕不能越出國民黨主義一步（中國情勢使然）。所以這病症缺點不是在「事」，而是在「人」。如一日國人不改其以前的通病，任何政黨，任何執政者，都不會有優於現在國民黨一些不滿人意的措施。

國民黨最近掌政以來，對於上下國事經營的苦心與其竭全力革新及建設的勇氣，吾人不能否認其事實。更因間有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加之中國地大物博，域情地勢風俗習尚之繁複，遠非其他任何國家所可比擬。乃國民黨竟能於顛連困苦，支離破碎的局面下，盡心應付。其毅力之偉，亦弗可輕視。國民黨既有其燦爛鮮明的歷史，且有包羅一切的主義。現雖於其人事稍有未盡之憾，而遭受國人譴責，全黨人應立即痛心反省以「自力更生」自勉互勉。不宜妄自菲薄，以自毀其新興之氣；尤應以堅貞不拔之心邁赴萬事。或能否極泰來，而柳暗花明，重造一番氣象。不過如何努力改進，又為另一問題。

國民黨之在中國，正如褐衫黨之在意大利，國社黨之在德意志，共產黨之在俄羅斯，其迄今尚不能望彼三者項背的原因，是過去國民黨組織的散漫，分子的不純，系統的不分明，黨員對主義的不澈底了解，對黨紀的不恪遵奉行，政府與黨的不合一，政府與黨責任的混沌，行政時的互相掣肘，結果竟不能實行「以黨治國」，「以黨督政」的口號。故此後國民黨應如何設法對此有切實改進的計劃，再使黨權政權從分化狀態中集攏來。庶

幾將來對於各事方才能有效率可言。除此而外，國中不論那類人，亦應立刻本起「實幹」「硬幹」「快幹」精神，各赴自己的事業，正是國人已往習於奢侈，使中國固有宏毅之風，與那「以身殉事」的美德，喪失無遺，其結果遂有「好話說盡，壞事做盡」之語。所以我們忠貞賢明的領袖倡導了上面所寫的三說。這是我們的領袖，目擊現在中國環境，已不容我們因循玩忽地過日子，所以生成了這動機。

「一國的政治機關，不宜於合議制，而宜於取決於一人或極少數人的獨裁制。」這十足加重了世界上最近的大政治學家所說的：「多頭政制不若寡頭政制」一話的信力。因為若是意見紛紜，行動迂緩，反不能滿足人民迫切地要求，而且易於造成政治上的分裂現象，生出許多的糾紛。近年很顯明地各國底政治，已自無黨政治，多黨政治蛻變而為一黨專政。除開意德俄三國來說，多黨的英國之舉國一致內閣；法國的混合內閣；日本的非常時內閣；美國國會的授權總統。無非都想在特殊景況之多黨競爭下，謀出集中人才集中力量的方策。即在我國國民黨，過去態度的大方，如不分黨內黨外的網羅羣彥，與最近形似責任內閣的行政院重要政員的添換，其中不僅有無黨之歷史者，而且竟有會對國民黨採取絕對懷疑態度者。此更足證實國民黨已無形之中，竭力開放政權，而集中人才，集中力量。我們還再急切地需要什麼民治憲政呢？但有時人才不願來集的，只除去那些少數與建國的主義不相容的人物外，差不多是在容納之列。所以我一方忠告要求結訓開憲的人們，現在與其集中注意於取消黨治之一點，不如極端地發揮黨治而易於收效，否則以前政府，因為內憂外患，天災人禍，未得充分行使訓政工作的緣故。目下如一定強求國內一省一縣的人民談民憲，而讓其他政黨來攘奪競爭，來賄選搗亂，以掣政府的肘，到了那時國難會不會減輕，是一疑問。甚而又蹈了辛亥革命後的覆轍。那現任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俗語說「動不如靜」，目前唯一途徑，只有依就國民黨之成規，先嚴密其組織，強化其效率，再充分地發揮黨治，以實現總理之主義，方纔可以減輕國難。一切其他的條件，皆屬於次要的問題。

我們既知道寡頭政治之合於現時代，且適於情形繁雜地中國底重要性。還應確實明白一黨專政中要有一重心領袖。這領袖固須有他本身具備的條件，同時團體須給他盡量施展才幹的機會。使他在團體中爲一最高且最有權力的領袖，掌握一切黨政大權，而克勤克忠的服務國家，使全國黨政計劃的行動，如出自一人。若意之慕索里尼，德之希特勒，俄之斯丹林，無一而非得全國國民之擁戴。其言行無一非爲全國國民所景從。因之意俄能從艱難中，躋於強國之列。其能如此，也不是偶然的。返顧我國地理、人種。經濟及文化等均極龐雜，國家現狀又如此艱脆，黨人國人實急需才智卓絕的領袖出現，領我全國人民在此險境中，作困獸之鬪，藉可稍舒喘息。何能醉心於立行憲政，索回政權而無補實際？况「自由」之爲物，乃昇平之時，民殷物阜之奢侈品。不宜當此局勢危殆，國幾不國時，對此作過度之要求。

「今之黨政，非缺乏領袖人才，則在吾人今日只須從事的領袖，再加以法定的地位，俾使名正實實。」——趙秉鈞創痛的幾句話。如果由領袖以致羣衆，統統都能埋頭苦幹，我不信國難會一直嚴重下去，更不信民族不會復興。我們現在既希望有一位賢明能幹的領袖，全體人民對他絕不能有絲毫不信任地態度，而且應不可疏忽或猶豫，立即一致在其領導之下圖生存。因爲「服從」是人類一件美德，下級羣衆若不服從，則全局紊亂，致陷滅亡之境。而況在這千鈞一髮，垂亡的時代，還能容我們再去待德嗎？不僅如此，並且希望我們國家的政制，也能從多頭政制，趨於寡頭政制，甚至於是獨裁制。因爲如若有了能幹的領袖。而沒有適當的政制使充分發揮他的智能，行使職權，還是無用。

說到末了，我們國家底國民，目下不應急切地需要額外的自由，有時甚至可犧牲了分內的自由，而應需要全體一致加堅對政府信念，消除已往殘視當權執政者地觀覺，傾其全國國民能力努力苦幹，以貢獻於領袖而有利於國家民族。因我始終以爲現在中國局勢底造成，推開過去政府（北政府）不談，最近當局者自有其缺點，

但過去人民——民氣——的影響，佔着最大而最要的部分，是不錯的。

勇氣爲最足稱道的美德，它沒有矛盾，也無可非議的。

力殊德

時間常常幫助那些有勇氣的人。

格言

迷信所謂倒運而致自己灰心的，是最可怕和愚蠢的事。

簡納

我求你提起了勇氣罷！這勇敢氣魄是可以消弭一切災難的。

加德連

勇敢征服一切事物，它甚至給內體以力量。

奧滑

勇敢是比我所知一切的投資，能更快地獲得實利的。

班遜

怎樣建立我們的信仰？

喬 治

緒言

國際的風雲，一天比一天緊急，可怕的一九三六年是臨頭了。沉在內憂外患中的中國，正是他一個復興的機會，同時，也是一個被瓜分而滅亡的日子；這兩者出發點的差別，完全要看國人準備的程度如何了。空談而不作實力上的準備，企圖着依賴某一國的援助，是無補於事的，除掉更增加亡國的可能性外，是無補於實際的，在這大戰將臨的前夕，準備工作時間的不允許而必須作一結束的時候，默察同胞準備工作中最大的着眼點——中心的信仰——還沒有做得完美，要知道在這時候，國人必須要有一個共同信仰的主義，及共同信仰的領袖，為貫徹我們所信仰的主義去流血犧牲，為擁護唯一的領袖去復興與國家民族的奮鬥，那麼勝利是可以預卜的，至於怎樣去建立我們的信仰，這是下面所要討論的，尚望識者加以批評和指正。

一、什麼是信仰？

總理說：「研究一樁事情的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了以後，便起信仰。」所以便是歷久不易的思想，簡單的說，便是心之所歸。可是一個人的信仰和他的理智情感到底有什麼關係呢？理智是包括個人的學識及經驗，一個人有了豐富的學識，良好的經驗，便是有了很高的理智，當他對於某一種學識，或某一樁事發生信仰時，必定要經過一番長時考慮和判別，既確定了信仰之後，那是萬萬不會輕易改變的，因為他對於這學識或事的信仰是用過他一番理智的思攷，當然很合乎他的須要而建立的。情感是全憑個人的私慾，絲毫沒有理智那樣的應用學識及經驗，所以當他對於某一種事或學識發生信仰時，完全為私慾所支配，不加考慮的便立了他的信仰，可是一旦等到他的熱情冷了下去，他便又立刻改變他的信仰了。用理智去建立信仰，好像是採

用客觀的態度，用情感去建立信仰，好像是採用主觀的態度，理智與情感是相對的，理智愈高，信仰愈確實，情感越厚，信仰越不確實，假若全憑情感去建立信仰，結果信仰便漸成盲從。

二、信仰和人生的關係

信仰之與人生，有莫大密切之關係，可分個人，社會，國家和民族三者言之。（甲）信仰對於個人前途的關係，一個人假若有了準確的信仰，而能用他畢生的精力，去堅持并貫徹他的信仰，那他的前途便閃耀着光明，因為一個人有了信仰，便有了目標，有了目標，便可着手去進行，能忍耐，能苦幹，便有成功的一日。沒有信仰，便沒有目標，好像一個人雙目失明一樣，彷徨歧途，不能踏上那成功的大路，所以信仰之與個人前途有莫大之裨益。（乙）信仰與社會的關係，社會是由羣衆組織成的團體，羣衆等于如磁石中的分子，社會中的羣衆，有了同一的信仰，同一的目標，好像是磁石中的分子，同方向排列以後，即能生出磁力，這是一樣的道理，所以羣衆有了共同準確的信仰，便能產生出力量，有了力量便推動社會，所以社會之能否進步，完全繫於社會羣衆，有沒有共同準確之信仰。（丙）信仰對於國家和民族出路的關係，要知道國家和民族就是一個較大的社會團體，當然脫離不了羣衆，我們要求國家和民族的出路，首先須要排除國家民族前途的障礙，用什麼東西去排除障礙呢？先決的條件，當然是有力量，可是力量以何產生呢？這也是同社會一樣的要羣衆有共同準確的信仰，所以要求國家民族的出路，首須全國國民有共同準確之信仰。

三、怎樣去建立我們的信仰？

第一先來討論建立信仰的條件是什麼？

（甲）時代的條件：建立信仰，一定要適應時代，因為信仰是有時代性的，例如上古時候的人民，知識未開，唯一的信仰便是神，神權是至高無上的權，只有神纔能夠統治人們，可是到了中古時候，知識比較開通，大

家相信君權纔是至高無上的權，神權已成爲過去的名詞了，道不是信仰受時代的影響而改易嗎？近世以來，民權發達，大家的信仰是由君權專制而改爲民主共和，可是照最近事實看來，民主政治的効率不若獨裁政治來得大，所以又趨於獨裁的潮流了，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而獨裁，這種種信仰的改變不是跟了時代走的嗎？

(乙)環境的條件：上面所說的便是信仰的有時代性，現在所討論的便是信仰的空間性，譬如在蘇聯，他們所信仰的是共產主義，而我們中華民國，所信仰的是三民主義，爲什麼中國是適合去信仰三民主義，而不適合於共產主義，蘇聯却適合共產主義，而不適合於三民主義，兩者之差別，完全是因爲兩國環境的不同，所以信仰也就不同了，要不然信仰就有相同的可能心，譬如普法戰後之法國，是吃了大虧，除了損兵賠款外，還將阿爾賽斯及勞萊兩州，割讓給普羅士，那時候法國人的熱血都沸騰了，他們便捐棄了一切個人的私自信仰，便建立了他們唯一的信仰——雪恥復仇，經過了四十多年的努力奮鬥，終於在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告終後，法國收回了阿勞兩州，他們的國仇是報復了，今日我國東北四省是被××奪去了，我們的環境正和普法戰後的法國一樣，一樣的建立一個共同的信仰——雪恥復仇。

(丙)個人的條件：一個人要建立信仰，首先要審察這一個信仰對於本身是否適合，所以要建立自己的信仰，一定要用自己的理智去攷慮和判別，到底這一個信仰是否適合我個人的條件，千萬不可聽旁人說得天花亂墜，毫不攷慮的盲從，須知人與人間也各有不同的條件，所以說，要建立信仰，就首先要合乎個人的條件。

第二再來討論建立信仰的方法是怎樣？

(甲)怎樣去認識你的時代？在以上我們已經很明白的討論過，信仰對於時代的關係，因爲信仰是有時代性的，信仰是要跟時代變遷的，所以當你要建立信仰的時候，必須認請你現在所處的時代，因爲現在和十幾世紀前是不同的，譬如在政治上，以前一般人的信仰是神權君權，而今日却是民權，所以你要去建立你的信仰，

一定要深刻的了解你處的時代。

(乙)怎樣去認識你的環境？上面已經說過，信仰是有空間性的，信仰是要合乎環境的須要而建立的，所以當你在要建立信仰的時候，必須明瞭你所處的環境，環境的不同所建立的信仰也不同。

(丙)怎樣去把握你建立信仰的時機？一個人既然一定要去建立一個信仰，但是他一生過程的當中，那一個時期最爲適當去建立信仰哩？無疑的一個人在他出世以後一直到十六歲，是他幼年時代，在這個時期裏他還不能辨別善惡是非，往往以爲別人的信仰就是自己的信仰，所以在這一個時期裏是無須建立信仰的，自二十五歲一直至老死，也不適於建立信仰，因爲這時期的人，差不多都是成家的人了，他的思想已經固定，不如幼年時期那樣的活躍，觀察的錯誤往往不易改掉，而且他已和社會發生了很深切的利害關係，所以也會把別人的信仰來作自己的信仰，所以我說，最適合去建立信仰的時期，是以十六歲到二十五歲，換句話說，就是求學時代，在這一個時期裏，我們的思想最豐富，理想最健全，也是奮勵圖強的一個時候，所以在這個時期裏，我認爲是最適合建立信仰的。

(丁)怎樣去運用你的學識和理想？所建立的信仰錯誤與否，完全依賴着在你建立信仰的那一會兒，所以在建立信仰而未建立的時候，一定要加一番長期而深刻的致慮，那便要利用你的學識和理想，若有了豐富的學識和理想，便不會受情感的衝動而更變，雖說理想不能直接影響，但我們相信一部豐美的理想，是很能夠幫助你建立信仰的，所以說在建立信仰的時候，是要盡量的去運用你的學識和理想。

四、怎樣去堅持并貫徹我們信仰？

我們既然建立了信仰，必須堅持到底去貫徹我們的信仰，以求達到其最終之目的，這一步是很困難的，要想堅持，要想貫徹，首先要深切的了解你們所信仰的內容是什麼，否則便是盲從，因此往往受不了外界的打擊

，不能堅持，更談不上貫徹，一個很好的例子，擺在我們的面前，當民國十五年的時候，北伐開始，有許多黨員，根本不了解三民主義的真義是什麼？他們參加北伐的目的，根本不是求三民主義的貫徹，他們是盲從，所以到達南京以後，受了反動派的扇惑，很多的黨員，便捨棄了他們所信仰的三民主義，背叛了他們的領袖，而去做一種反革命的工作，這完全是因為他們對於所信仰的沒有深切的了解，略略的受了一點誘惑，便改易了他們的信仰了，所以我們頭一步一定要深切的了解我們所信仰的是什麼？有了深切的了解才是真正的信仰，第二步便是用 總理所說的「大無畏的精神」，去貫徹我們的信仰，不管外界一切對我們的非議，敵人對於我們的攻擊，我們總須傾全力堅持的應付，我們纔能為貫徹自己的信仰而犧牲。

結 論

總之，一個人是一定要有信仰的——除掉狹義的宗教之外，尤其是在國難嚴重的中國，她的國民，應當有一個中心信仰的主義及領袖，在同一目標及同一指揮下去犧牲去奮鬥。

二十五年元旦日。

人能知道怎樣鼓起勇氣，來忍受不幸，世界再沒有像這樣的可稱頌的了。

山納加

沒有勇氣，便沒有宗教！

阿刺伯格言

圖畫教學經驗談

金干城

圖畫科之設也：其目的乃啟發學生審美之本能，涵養其性情，並了解美術與人生之關係，增進其生活之意義，且與其他各科甚有關合，如生物畫形，物理表現，人體解剖，以及植物，昆蟲，飛禽，走獸等，皆有對物圖形之必要，至建築之設計圖樣，及工科之機械繪圖，製造模形等，莫不由本科而進也。

按教育部所定之圖畫課程標準，注重以中西畫法，使學生練習繪畫之技能，並無側重中法與西法也。現在我來談談教學的經驗。

西畫法之視圈與視角，平遠透視，成角透視，立體透視，投影法等，揆諸中國山水畫中，如樹而言，近高遠低，屋則近大遠小，豈非平遠透視乎。界畫之屋宇，層樓聳閣，迴廊曲折，豈非成角透乎，塔，亭，四柱皆有立體透視之角度，否則不能整齊而孤立投影乃固定之修度，似與日光所照之影不同也。

唐王維有山水賦，宋郭熙有山水訓，言之綦詳，如中國東南之低，西北地勢之高，水土原薄，景擇其要而繪之，即今所謂片段是也。又如山有三遠，高遠，深遠，平遠是也，以色分；高遠清而明，深遠有明有暗，平遠則以渺小隱約為主，如同學生有愛好國畫者，不妨一讀王郭二公之賦與訓，以明國畫不是無意義之作也。菲薄者，係自尊自大，考其實際，從未在基本法上下過一番苦功也。

國畫山水多半上視形，間有平視形，西畫則多平視形，花卉多半下視形，翎毛向主大小相等，不推遠近片面居多，雖屬有疵，苟於整理無傷，亦不足為名累也。近因習西畫者，攻之太過，往往詆國畫無完膚，識者譏其太火，談到畫理，所謂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屋無瓦，遠水無波，遠山無錢，遠帆無船，况以大縮小者乎，至於樹頭上之有船，蓋平遠之景，行路所常見也，謂其不倫者，係不出國門一步者之福人也。袁子才先生，

船過興安有句云：江到興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可見樹頭上之畫船，並非無稽。

年來高唱中西畫法合參者多矣，有心人聽之，兩眼望穿，非但未見中西兩法合作之畫，出而問世，且見專於西畫者，一個個繃然而作國畫，嗚呼！如此一來，中西合法之畫，永無見其問世，以嚮吾人之眼福矣，何國畫誤人之若是也？抑西畫之難行於中國耶？

嘗閱書畫譜，梁武帝大建佛寺，工程師召自天竺，有畫工來大秦國者，故張增繇之畫龍，有點睛飛去之譽，蓋凹凸也，即今西法耳，宋徐熙之沒骨法，乃由西法之脫胎，其孫徐崇嗣之鉤勒法，話之者日板滯，論其規矩如生，絲毫不苟，須知一枝秃筆，軟硬尖圓，陰陽向背，則又似與鋼筆畫，分庭抗禮者也。雖然各有千秋，要知吾儕好繪者，亦須探其三昧，不使其作者欺我也。

最可笑者：小學生亦有鄙視國畫之聲調，輒曰：吾不會國畫，大有自命西畫大家之概，吾嘗發問，外國人之面孔有幾官？手有幾指？推及萬物，皆對日同：曉之曰：其不同者色調耳。

余教學以輪廓為主，苟輪廓不像對像，即其線條，陰影，作得最工最細，亦屬徒然。詎不能遵吾教而改諸，一再思維，乃知其在小學中，受毒甚深，故拔之難也。

國畫初步有六法：一理法，二章法，三筆法，四墨法，五水法，六設色法。所謂水法者：一筆落紙，色分深淺，一花之放，內心色深，外瓣色淺，一氣呵成，不再加色，其勝人處，豈可磨滅哉！

渲染法，屬於色法中，要厚，要濃皆須深淺渾合，不染則有痕蹟，鑿者若有砂屑入目之漲耳，教西畫者，大都不教染法，加色亦然，吾曾以西法樹本，綠葉，青草與黃泥地，分染色與加色兩種於一幅之上，使學生欣賞，說明何優何劣，應依何種為入德之門也。

古法教畫，使學生摩仿繁縟之名畫人手，久之則理法清晰，筆法道斂，偶摩簡單之作，不禁善形於色，蓋一見而若指掌也，但是學校教法，乃由簡單入手，日漸其繁，繁則學生畏難，其進益似不易也，雖然，亦在教者之努力，其成績自有清濁也。

今之學者，輒大言不作古人奴隸，余曰不然，然亦非願作古人奴隸哉，須知國畫有千餘年之歷史，至宋元而完備，明清皆仿宋元之作，近人距元太遠，貿先由清初四王入手，再進求深造，乃仿宋元之作也。

按畫唐宋元後，方法以臻完備，蓋幾經許多名人，所獲心得，歷補前賢之不足，所謂生生不已，古往今來，代有其人，早為後生小子，闢開一條大道，學者苟不循諸，誠自誤也，須知學古人之法及邱壑，虛實，至變化乃由伊心得獨到處，應師應變而作之，唯一貴脫窠臼，創格新穎，突過前人，樹一幟於畫界，後之來者，自有崇拜我者也。

余嘗之積雪比日光，蓋日有光而無質，大自然界中，學生年幼，一時不能悉，繪畫中有陰陽向背之功，故每逢落雪之後，使聆略山頭，樹上，橋梁，水面，房屋等，積雪之處為陽面，無雪之處為陰面，迎風方面為向，則有雪積，無積雪之方面為背，由此可以瞭解，著色之分濃淡者，即陰陽之分也。天然雪景，即真正一幅西法畫也，光線一順，明暗自如，似不可以不注意者也。

國畫以墨為基本色，東畫以鉛筆素描，西畫以木炭，三者皆初步練習之法也。

國畫之色鮮豔奪目，因血肉質造成膠水之功用也，要知用膠，須從製色入手，否則亦不過知其當然耳。

西畫用樹膠（即桃膠也），其性雖堅，惜不潤澤，故西畫完成之後，必須加之以油，乃能光彩奕發。

畫家之製色，如醫生之自製百草也，今之醫生不挈醫藥箱，獨畫家購色於顏料店，其去原則遠矣。試問同一色料也，彼賦之則鮮，此賦之則枯，聰明人可知矣，石色雖有購處，下膠猶非親製不可。

畫筆亦有專製者：如鬚眉，則鉤人臉，蟹爪，則拖之於鉤勒，蘭竹，則用長鋒羊毫，花卉，則用圓鋒，山水，則由其個人，程度而用之，狼毫，兼毫，純羊毫，皆可也。尙有名曰，大著色，小著色，腿穎，渲染之小排筆等。

紙有生熟性，亦有半生半熟者，熟六吉箋，最合宜於花卉，替紙久則崩裂，諺云，有千紙，而無千年絹也，畫絹名曰耿絹，賦色與紙性不同，手續煩多，有觀諸背面，乃顯其厚，如須色上加色，必須先上膠礬水，否則不上。

圖案畫；本屬固定方法，現今計爲必修之課，誠有研究之價值，美術繁盛，用途甚廣，小則繪之裝飾，大則基之於建築。

康有爲會言：吾國欲化中西法於一冶，可徒即世甯之畫爲入德之門，信然。惜即世甯畫多故宮，傳統社會不多，惟行道北平者，非當識之，且能作之也，如畫人物者，當從吳友如先生畫入手可也。先生之畫，透視準確，筆觸亦工，生逢石印時期，所出各種畫報，其清楚而能分向背者，筆觸之功也。先生一生作品，業有人彙集爲畫寶矣。坊間亦有單行本零售。定價頗廉。

余意欲貫通中西法：人物以友如先生爲範，花鳥走獸以即世甯先生爲法，若以沒骨法改進，加色則滯，不加則明暗難分，不若以雙鉤染色，乃可貫通。或用石色，或重渲染，庶幾有中西合參之作品，出而問世也。

中學生學習國文應有之努力

陳作安

中學生一面由小學而來，一面為大學之預備，故其學習國文，既不能如小學之簡單，亦不如大學之高深，

小學生之學習國文，其於識字，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如讀「日」，但知其為太陽，而不知其形為何如此寫，其音為何如此讀，譬如讀「月」但知其為月亮，而不知其形為何如此寫，其音為何如此讀，其餘各字亦莫不皆然，其於綴法，如「我有兩隻手」亦但知其口中如是講，而筆下如是書，試問為何如此，則不知也，且小學生之國文，完全為語體文，以其與語言相合，而便於書寫，因小學生年齡幼稚，知識淺薄，但求其能講話，能識其話中之字，則照直書寫，不亦彫琢，自然能發表意見此小學生之宜於讀語體文，寫語體文，而語體文似為小學生之專利品，是乃新文化運動以來之唯一的成績，其功不可磨滅者也，

至於大學生則宜由博而約，故非特讀一家之文，各家之文均須涉獵，非特習一體之文，各體之文均宜研習，且宜無分乎今古，均應取材，無間乎中外，均須旁通，然後擇其所喜，朝斯夕斯，而專精焉，以求發揚光大，克自樹立，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中學生則不然。其年齡學識，均高於小學，其學習國文當與小學異，其年齡學識尚不及大學，其學習國文當與大學不同，然則宜如何始適宜中學生之需要，而使其努力乎？曰：是有數端，今分別言之如次：

(一) 宜由語體文漸進而為文言文 余非一定主張文言文，亦非一定主張語體文，因語體，文言二者，各有其自身之效用，譬猶軸之兩端，缺一不可，惟語體文，小學已研習六年，夫以語文合一，而有六年之研習，似應畢其能事，而無須再習，其在初中，似可以一半時間研習語體文句之鍛鍊，詞藻之修飾，與夫命意布局等

，其餘一半時間，可由語體文漸進爲文言文，使其和語體，文言之比較，與其蠶蛻之情形，而施以文言之基本訓練，

語體文之在高中，則視爲已經成熟，在高一時偶一學習，未始不可，然其體，因當在文言文也。

(二) 宜明瞭文字之構造 小學生以其年齡與和識之幼稚，其所識文字，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前已言之。故其對於一字，往往只能知其一義，而不知其各義，又往往只知其本義，而不知其引申各義，是以對於一字，難有瞭與準確之觀念，是以用字錯誤者有之，含糊者有之，似是而實非，此皆不知字之構造之故也。竊意在初中時代，對於最簡單實用之文字，似宜用說文方法研究之，以明其字形爲何如此寫，既不能多增一筆，亦不能妄減一筆；再明其音爲何如此讀，及一字數音轉受之軌道，使稍明音韻之通轉及，一字之形音既明，則義亦不難知悉；然後再習義之轉變，若能如此，則對於此字尙有不明瞭，觀念尙有不準確者，未之有也。如是而聯綴成句，尙有不能發表意思者，亦未之有也。

(三) 宜研習文法 竊常謂學習英文者，恆連帶學習文法，至於國文則不然每對於該文意義，但求能明瞭，甚或能背誦，即謂已盡其能事，不知吾國文字，句有句法，章有章法，篇有篇法，其法不明，終爲囫圇吞棗，難有心得，是以在初中一年級時，宜學習簡單之句法，嗣後以年級之遞升，由淺入深，積之既久，句法既習，則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之各法，均自明瞭。

(四) 積理須富 文者由字而成句，由句而成章。由章而成篇，自其表面觀之，僅爲字之積耳，若由其實際視之，則有理在焉，是故文者，求其達理而已，文而無理，則如人之但有形骸，而無靈魂，文雖華美，不足觀也。是故積理愈富，爲文愈佳，是以文人貴在卽物窮理，待其爲文已熟，恆求於文之外，而不求於文之內也，明乎此，則爲文之道，思過半矣。

(五)勤閱讀勤習作 閱書最足以增長知識，讀文如小孩之學習語言，學之不已，必能自講，讀之不已，必能自作，其理一也，故學生由語體文習爲文言文時，總不能自然，其弊即在少讀，若能多讀成誦，則提筆直書，自然爲文言文，不必加以做作，不必有意學古，而所書者，乃書佳妙之文言文也。此層高中學生最宜注意，以高中學生，爲學習文言文最重要之時期，而每見學生爲文時，有意晦澀，有意將文句虧倒，以爲古奧，而不合自然，誠大誤矣，是以無論初高中學生於其閱讀之外，須勤加習作，蓋閱讀如食物，習作如食物消化後，能施諸用，今有人焉，終日食補品，而其身終日不行動，不用心思，有何益乎？終成廢人而已，多閱讀而不勤習作者，亦猶是也。

以上諸端，皆今日中學生學習國文應行注意者也，誠能照此實行，則高中畢業而後，何患其文之不能達意，尙何患進大學而不能深造乎！

爲了缺乏一點勇氣，許多有用的才幹，都在這世界上消失了。

史密士

宗教給人以勇氣……我的意思是那使人面對危難而不恐懼與沮喪的勇氣；那可以和疾苦，貧窮，仇敵與誹謗搏戰的勇氣；可以忍受那充滿了咆哮，侮蔑，厭惡與憎恨的世界的勇氣；能有微笑應付這一切，而且忍受着這一切，並且仍能向目標努力不懷一點畏懼。

派克

中國新貨幣政策之意義及其影響

何 高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四日，財政部頒布緊急法令，停止使用硬幣，實行新貨幣政策，因其關係國民經濟，至為鉅大，其實行新貨幣政策之原因如何？新貨幣政策之意義如何？實行後之影響又若何？我們都應有相當認識，這就是本篇寫述的動機，現在於下面分別述之。

一、新貨幣政策實行之原因

世界的經濟恐慌，自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秋間爆發以來，整個的世界經濟潮流變動了。以中國一經濟落後的國家，處此環境中，當然要受到這猛烈的世界潮流的影響。最初因金價的上漲，銀價的下落，而造成了一被動的通貨膨脹之情況；這對於金本位的國家是不利的，所以她們相繼採取貨幣減值的手段，以圖報復，如英國於民國廿年（一九三一）九月停止金本位，日本也於是年十二月放棄金本位，在不列顛帝國旗幟之下的各自由國和英鎊集團國如加拿大瑞士等，相繼停止金本位，美國亦終於廿二年（一九三三）放棄金本位與實行外匯管理，這些都是各國所採取的「報復」手段，這樣的結果，已使我國經濟恐慌了！而現在又再加上了「九一八」空前的事變，我國受此「雙管齊下」的緊壓，遂使我國國內的經濟恐慌益形緊張。其後美國又以政治的關係於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採取了收買白銀的政策；這樣一來，我國的貨幣的價值更受了人為的抬高，而造成了逾恆的貨幣緊縮。

可是，國內的銀價雖隨此而上漲，終不如國外銀價高漲的速度，在這種情況之下，販賣白銀當然成為有利可圖之事，所以無論在國內的外商或華商，都爭先恐後地作此種買賣，結果使我國造成白銀大量流出的新紀錄。我政府當時雖徵收白銀的出口稅及平衡稅，然而這樣便成為國外的銀價愈漲，國內銀價愈低的形態，因了所

徵之平衡稅當愈大，結果，一般販賣白銀者，以圖利的緣故，當然拒絕納此種平衡稅，而實行偷運，這便是年來華北一帶某國人私運鉅額現銀，及香港白銀運往英倫的緣故。

這樣大量的白銀流出，於我國的經濟當然有極大的關係，這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受此吸吮，愈見枯竭了。試問，一個國家如血液般的經濟減少了，還能打算繼續地長久生存嗎？這當然是不能的。我政府當然不能「坐視」此危機的逐漸加深，使此「國難」更加繼續為害，所以便於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頒布了一道緊急法令，放棄銀本位，而實行一種新的貨幣政策——通貨管理。這就是我國政府採行新貨幣政策的緣起。

二、新貨幣政策實行之意義

我國實行新貨幣政策的緣因已如上述了。至於它的意義是怎樣，這也是我們不得不知道的。

財政部於十一月四日頒布的緊急法令，共分六條，其每條大意如下：

(一)自廿四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國，中央，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而全國一致通用。

(二)除規定法幣之外，其餘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的鈔票，限通行至十一月三日為止，除不得再行增發外，並須逐漸將已發行者收回。

(三)法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事宜，設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

(四)凡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籌銀類者，皆應於十一月四日起，交由發行準備委員會或指定之銀行施行兌換。

(五)舊有以銀幣單位所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於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

(六)為使法幣對外匯價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以上是財政部法令的內容提要，不過，我們可以將其分析而得下述之要義。即：

(一)放棄銀本位 這次雖然財政部否認是放棄銀本位，可是，實際上，還是放棄銀本位的舉動。要知道，一般學者所認為實行銀本位的條件有二：一為自由鑄造，一為自由移動或兌現。但，我國自去年十月對銀元輸出課以稅後，在國際上，我國已非銀本位國家了。現在更停止兌現，與禁止人民私有現銀，這顯明是不合乎於實行銀本位的條件，而為一種放棄銀本位的表現。政府其所以如此地說明，並不是沒有認清這點，而是為了我國的一般民衆知識不夠，在習慣上是信認着現銀，今突然宣布放棄銀本位，停止使用硬幣，把他們相信的去消，當然要使他們感到相當的恐慌，這個恐慌能夠使國民經濟遭受莫大的危機與阻礙，所以政府顧慮到這點，而在表面上用明白的話句來安慰這一般知識淺落的民衆。——這也是當局者一片苦心。

(二)非通貨膨脹幣政策 在法令中的第二條裏，規定中，中，交三行之紙幣以外的，不但不得增發，且應逐漸收回，這是紙幣發行權的統一；可是，所規定的法幣，並不無限制地濫發，是有準備金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保管，所以便不會變成紙幣政策，而走上自殺之路。因為紙幣政策是無限制地無相當比數的準備金的濫發鈔票，當然其結果反使金融混亂不堪，而走上自殺之路。可是，我國有準備的發行，決不會致此的。

(三)白銀的國有 在法令的第四條中，明白地規定凡持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籌銀類者，應即行兌換法幣，這便是國有白銀了。白銀國有的意義是在制止白銀的偷運，而保全通貨的準備以免動搖。

(四)通貨的管理 法令中的第六條規定：「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這與前五條合觀，既然放棄了銀本位，可是又非通貨膨脹政策，同時又實行白銀國有，這到底是一種什麼幣制哩？這便是近來一些學者所謂的管理通貨。就是說：通貨的價值是脫離了通貨的金屬準備而為政府所統制。這種管理的方法，可以分為二：一為對內安定物價，根據物價的指數，而伸縮紙

幣的發行額而行統制管理，一爲對外的安定外匯，設立外匯平衡基金，買賣外匯，而使國內外幣值相齊時得有管理。

三、新貨幣政策實行之影響

新貨幣政策實行的緣由及意義，在上面都已大略地解述，至於其實行後所生之影響怎樣，我們也可以作再進一層的申述。現在爲求清楚便利起見，仍分爲每條而條述之。如下：

(一)放棄銀本位後，我國可以不致再受美國銀政策的壓迫。因爲美自廿三年購銀以來，銀價高漲，我國物價高過國際水平，對外收支將發生收支逆差，而成爲所謂的「出超」，這是說白銀的流出的「出超」，並不是指貨值而言，所以並不是一件可喜的事。現在我國放棄銀本位後，我國的貨幣已不是「銀」了，雖然銀價高漲，對於我國物價及對外收支毫無影響，因爲現在白銀已作我國以前的貨幣的準備金，若銀價高漲，這不啻是將我國通貨的準備更爲加厚，不但不像從前美國購銀的有害於我，反而有利了。所以在最近的報紙上見到美國在英倫購銀量的減縮，便是美國現已感到中國實行新貨幣政策後，對於她的「白銀政策」是不利的。

(二)維持一定的對外匯率，使我國經濟得與國際經濟聯絡。因過去我國用銀本位與國際經濟，常常發生不均衡的狀況，而致經濟愈形落後。若維持一定的對外匯率後，法幣與外幣的關係幾等於無變動，因之經營對外貿易者，並不須負擔匯兌漲落的損失，因爲現在根本就無所謂匯兌的漲落。過去我國對外貿易，所遭的匯兌損失，完全歸我國商人負擔，其實也是全國民衆對外貿易所支出的一單特殊費。因而我國生產事業遭此時時的壓迫，而更不能與技術精良，質地良好的外貨相抗衡。現在外匯既安定，我國對外貿易以及國內生產皆變爲正常企業，於是每年我國民衆所付出的一筆特殊費，得以節省下來，並且純正的外資，也不像從前怕匯兌不定而受損失，而以圖兩地利息差率爲目的，必將繼續地，逐漸地輸入，我國經濟將來的進步，當然是可斷言同時我國

的農工商各種企業，都能逐漸地發展繁榮起來。

(三)農民及一般債務者受幣制改革的利益頗多。因為幣值低，物價高，一般的工商業者受着利益，可是，一般的工商業者又是債務者。現在物價較高，則一般債務者，可以同量貨物多易貨幣，而還債也比較容易。現在中國農民，大多數仍為債務者，若物價高漲，其農產物或副產物，皆可得到較高的價目與收入。所以實行新貨幣政策，對於一般的民衆都是有益的。

(四)使人民對於民族思想的加濃。因為過去我國的幣制異常的複雜與紊亂，雖然一省一隅，也有許多不同的幣制，這除了給與經濟發展的障礙外，且使人民存着「彼」與「此」的觀念。而養成一種分散不團結的習慣，這在我們到內地時。很容易發見的。現在將幣制統一了，任何一處全國的領土，都應用着同樣的貨幣，於是民衆間由貨幣不同所引起的糾紛仇恨，皆得以解除；並且使他們知道有中央政府，使他們知道政府的權威之確立，這樣便自然地加強了他們對於國家的觀念。

四、後論

我國實行新貨幣政策的原因，意義，影響，都依次地在上面敘述了。也可以說我們對於新貨幣政策有了一個簡確的認識。在前面已說過，這是一件關係於整個的國民經濟的事，我們對此雖然有了相當的認識，然而一般的民衆在習慣上是不很相信的，我們爲了挽救整個的國家，除了在別的方面努力外，對於這種消極的救國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希望讀者們向民衆再負上這個勸導的責任。

中國文學史略

李昌頤

中國文學於夏禹（註一）時代即已萌芽，其時已有古代歌謠，及至周秦已大盛，春秋戰國尤為黃金時代，其時因各國競爭，各自研究，所得尤多，及至隋唐詩詞突起，作者輩出，李白杜甫尤為當時著名作者，及至近代胡適之錢玄同諸先生提倡白話文，另創新派，但我古文仍有存在之價值，茲將歷代演進情形；及當代人物作品，略述如下：（作者學識淺陋，錯誤在所不免，尚希本校諸先生同學指正之。）

第一節 周秦時代

（一）孔丘詩說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施於禮義。」又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孔子刪詩與否，姑不論，但特輯錄古代詩歌，成一專書，實始於孔子。且其取詩之準的；一面求施之禮義，一面又合乎樂歌。故曰：「禮樂可述也」。其平日論語之詩，載於禮記經解篇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乃言詩人之風尚也。婉約豪放，兩者並重，孔子論詩則以溫柔為先，蓋儒者以寬柔為教也。論語論關雎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似不易悖。集解引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是蓋其音律諧適，使人聞之中和且平，而不致於淫且傷焉，非妙解音律者不足言此語矣。論語又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集解引孔曰：「與引譬連類，觀風俗之盛衰，居相切磋，怨刺上政。」蓋興與怨所以自慰，觀羣所以感人，四者皆言詩之功能有益於政教則純屬於道德之批評，蓋儒家重倫理，每以政教眼光衡量一切藝文，而不知文學本身自有其價值也。

(二)卜商詩說 孔門詩學傳諸子夏，鄭玄詩譜以大敍爲子夏作，陸德明經典釋文運用其說，宋人獨巖巖置辯。今按大敍說詩之起原及功用曰：

「詩者志所之及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攷此說雖本於樂記，而其論詩當重情感，音律則古今不磨之定則。其分詩爲風雅頌之三類，則合於批評之旨矣。

(三)孟軻詩說 史記稱「孟子敍詩書述孔子意。」趙岐亦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陳澧攷孟子一書，引詩者三十，論詩者四。其論小弁凱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蓋從兩詩措辭，推知其深意也。

(四)荀卿詩學及詩平 汪中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功於諸經，經典釋文敍錄：『毛詩一云平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公，孟傳根车子，根车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傳魯人大毛公。』」

第二節 兩漢時代

(一)司馬遷文平 大史公史家也，其史記自序平詩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其。」屈原作離騷曰：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常不呼天地；疾病慘怛，未常不呼

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明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見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汙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人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司馬相如以辯賦擅名，其論文之語甚多，茲以篇幅有限不在贅述。

(二) 揚雄賦平 按漢書相如傳引雄說：「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鄒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其本傳又曰：「雄以爲賦者以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及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賦詩之正也。」

(三) 班固詩賦分類 班固志藝文，其詩賦略本劉歆說侍分賦爲二類

1. 不歌而誦賦
2. 歌侍

賦後分爲二類

1. 屈原以下二十家賦
2. 陸賈以下二十一家賦
3. 孫卿以下二十五家賦
4. 雜賦十二家

(四) 王充論文 王充平文之言，詳於論衡之超奇，對作，藝增，自紀諸篇首別學者爲四類

1. 儒生——能生一經者

2. 通人——博覽古今者

3. 文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

4. 鴻儒——能精思著文，連給篇章者

其平文之言，概而論之，約為下列諸端：

1. 文實並茂
2. 黜虛妄
3. 主文言一致
4. 貴賤露易觀
5. 不求純美
6. 不尚模倣

第三節 魏晉時代

(一) 魏文述典 蓋指典論論文，著在文選。其說略別數端：

1. 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試就當代諸家徵之：

A 王粲徐幹 王長於辭賦，徐時有齊去，然粲之匹也

B 陳琳阮瑀 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C 應瑒劉楨 應和而不壯，劉壯而不密

D 孔融 孔融體氣高妙，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2. 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常人闇於自見，明于燭人，文士尤勝，故相輕之習，自古即成。

3. 論文體

A 奏議宜雅

B 書論宜理

C 銘誄尚實

D 詩賦欲麗

4. 論文氣有清濁，雖父兄子弟，不能相移，此實指「才性」言之，為後世陽剛，陰柔之所本，與唐宋之以「語勢」為「文氣」者不同

5. 論文學之價值 文章經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二) 刺思序書 陳思舉仲宣，孔璋，偉長，德璉爲善，故曰：「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

(三) 應場文論 應場文質論，見嚴可鈞輯全後漢文云：「丕泰易移，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蓋言文質之宜，非文論也。不識彥和所謂「疏忽」者，果指此否？

(四) 陸機文賦 文著蕭選，備言運思，命筆，立意，遣辭之意，屬於辭學者居多，其中有爲後之論文者所矜式。錄之如次

1. 詩緣情而綺靡；
2. 賦體物而瀏亮；
3. 碑披文以相質；
4. 誄纏綿而悽愴；
5. 銘博約而溫潤；
6. 箴頓挫而清壯；
7. 頌優游而彬蔚；
8. 論精微而朗暢；
9. 奏平徹以閑雅；
10. 說煒燁而譎詭

清王闈運暢發其旨曰：「詩承也揚也，承人心性而揚之，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起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之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詞，自狀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賦者詩之一體，卽今謎也。亦隱語而使他人自悟，故以論諫。夫聖人初非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爲也……」

(五) 仲合流別 隋志著錄摯虞文章流別集五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並散佚。嚴可鈞全晉文七十七得其論頌，詩，七，賦，箴，銘，誄，哀辭，碑銘，圖讖十餘則。

第四節 宋齊梁陳時期

(一) 范曄文論 蔚宗論文之言，見獄中與諸甥一書說至精到。

1. 文士文之蔽短 常取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免此累，故工巧圖績，竟無得也。

2. 文以意為主 常謂情志所託，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3. 宮商情濁 性別宮商，識清濁，此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意，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中來。

4. 文筆之辨 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曄又自平其史傳之文曰：「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此循吏以下，及六夷諸敏體，筆勢從放，實天下之奇作。……」

(二) 謝靈運平文文 靈運論文，見其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其詠魏太子曰：「論物靡浮說，析理數陳，罹縷豈闕辭，竊窅究天人。」推峯雖至，然論其學未及文也。

(三) 沈約聲律說 攷約宋書謝靈運傳曰：「五色相遇，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盡此旨，始可言文」

(四) 劉勰文心雕龍 書凡五十篇，分上下兩卷，上卷自原道，徵聖，宗經以下，凡二十五篇。下卷自神

思，體性，風骨，通變以下直至程器，敘志，凡二十五篇。

第五節 隋唐時期

(一) 隋朝 隋文帝周平陳，南北統一。文帝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且實錄。其年九月，四洲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此公卿大臣莫不敬仰文集。李鄂及承旨上書，評當代文曰：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二) 唐朝

1. 盛唐

A 李白復古說 李白曰：「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修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曰：「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其古風之首章曰：『大雅久不作，吾衫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與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出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映暉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蓋自詩騷以降，典則乖章，魏晉與後，競爲新巧，而風骨萎，不復振矣。起八代之衰陋，復元古之清真，太白蓋以自任。觀其文詞超逸，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誠足以副其言也。

B 杜甫 天寶末詩人，白與甫齊名，白主復古，甫則創造。故其贈文詩曰：「清新瘦開府，俊逸鮑參軍。」

2. 中唐

A 韓愈 愈爲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少貧。明旁搜遠紹，陳緒獨尋，乃能掃八代之蕪詞，創一家之文格。

B 柳宗元 並世附和韓愈之說者有柳宗元，其答韋珩書稱：「退之（註二）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國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足耳。予決作之，如恢奇。至於他文優於楊雄遠甚。雄文遣文措辭，頗短局滯澀，不若退子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其他如李翱，皇甫湜，白居易等皆善文，惟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第六節 兩宋時期

(一) 詞 宋代最出名者，惟詞，今將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略述如下

1. 沈義父樂府指迷 其論詞以周邦彥其宗。謂：「清真最爲知音，無一點市井氣，下字，運意，均有法度。往往自唐賢句中來，而不用經史生硬字面；此所以爲冠絕也。」又曰：「鍊句下語，最是要緊。如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蓋求雅緻也

2. 張炎詞原 詞原二卷。宋遺民張炎撰。上卷研究聲律，探本微窮；下卷分論音譜，拍眼，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等十五篇。

第七節 元明時期

(一) 詞勝於宋 曲勝於元，故有宋詞元曲之目，元陶宗儀較耕錄取諸曲名，分調類編，未嘗論當時作品，茲取明人之說略述之：

1. 朱權平曲家，權明太祖十六子也。封甯王，自號涵虛子，平古今羣英樂府格勢。茲擇要者述之：

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

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

費唐臣之詞如三峽波濤

宮大用之詞如西風鵬鴉

王實甫之詞如花開美人

張鳴善之詞如采鳳刷羽

吳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

(二) 歸有光 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子講接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與王世貞等抗衡。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然方苞稱：「震川之父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曷其心力，故不能兩面精與？抑所學專注於文，亦至是而止矣？」有光會以五色圈點史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

第八節 滿清時代

(一) 桐城派 清初文平之士，如侯朝宗，魏禧，邵長衡等承明季錢謙益，艾南英之說。遠及歐會，近効有光，開一代文人風氣，至方苞，姚鼐，出而義法益嚴，遂獨立一幟，以「桐城派」名於世矣。會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曰。「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善為古文辭，慕効其鄉先輩方望溪所為，而受法於劉大魁……」

方苞論文，始揭義法之說。其書史記十表後曰：「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詞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子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志攷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二) 儀徵派 當桐城派風靡全國之際，有別樹一幟，與之對抗者，為儀徵文派。則阮元，阮福父子倡其首，劉師培繼其跡。阮元著文言說，謂：「孔子以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

，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孔子之所謂文也……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之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

註一 古代歌謠：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註二 韓愈字退之

勇氣與我們當前的問題是同在的，不會認識人生的人，不會克服每日的
畏懼。

愛默生

在人事中間，常常會有一個時候是勇敢比較慎重更為安全的。

張伯蘭

雖然舉世皆懦夫，我們仍須做勇士。

馬樂

不是能泰然以就死，而是勇敢地爭取生存。

卡爾里

大難中見勇敢。

李諾

勇氣導人至永生之國，畏懼帶人入死滅之途。

山尼加

命運可以帶走了財富，却不能帶走了勇氣。

「民主」與「獨裁」的消漲

知 殘

國家是多數人依據了一定的土地作為基礎，而組織成功的一個團體，是統治權的至體。人類因為人口的增加，生產的發達，社會的練榮，文化的向上，以前營個人生活的，到這樣的情形之下，就不能不營共同的生活了。既然營共同生活後，在許多人處在一塊的時候，又不得不有一種為大眾所公認的，而比較有意識的行動方法或生活的方式，這樣的「方法」和「方式」就是所謂「制度」的表現。

一個制度成立的先決條件，是「為社會的公認」。制度，也可說是一個實體，絕不是理想中抽象的東西。牠是賴着社會的公認而生成的，這種公認才能使牠發生力量；可是，當牠被「否認」了的時候，便失去了牠的力量，而為另外一種被社會新公認了的制度來代替。這樣的關係就是：舊制度的解體，新制度的產生。這種「新陳代謝」的關係，是人類進化上所必經過的階段。

制度的種類，當然是不止一種，不過，這兒所要談到的，僅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國家所制定的政府的行動方法。這種行動的方法當然也要得到社會的公認，這就是說，一個政治制度的出現，是要適合當時社會的情態之需要而產生；絕不會有背時代需要的政治制度的事實，譬如：從前生活方式簡單的中古社會，為了適合那種生產不發達，文化不進化的情況，只能適合封建制度的產生，絕不會容「民主政治」的存在。

我們既然明白了政治制度存在與廢除的關係，現在，便來談到本題所要說的「民主」與「獨裁」。

一

自一七六〇年世界產業革命發生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自此劃為鴻溝，而分開兩個不同的階段。在這個時

期以前，因為生產技術的簡陋，生產率的遲滯，沒有資本主義者的發生，而僅有所謂的「大地主」，這就是此時代以前的封建制度。自此後，因為生產技術的改良，生產率突然增加，「手工業」至此正為「日暮途窮」了；以前的手工業者，到這個時候，都到機械工業發達的地方去了，以決解自己的生活。於是資本家便漸漸地形成，而且成為這個時代政治上的中堅人物，統治權大都被這部份人所把握。後來的民主政治也多以此等階級為基本。這是因物質上而構成了民主政治在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的發展因素。

歐洲自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以後，便重視個人的尊嚴與價值。法國的大革命也否認了帝王的專制，建築在門第特權上之社會上的不平也被這新的勢力所否認了。同時，他又斷了個人在國家範圍之內，所有政治上的自由及平等權利。

這次的革命是發生於當時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形成，就有賴於一七六〇年的產業革命了。這個階級的人們為求行使與他在經濟上的功業——當時經濟制度的中堅，——相等的政治權力。可是，他們認為國家是一個致成惡害的主體——這當然是由才能毀滅了的封建制度所留下的惡影響，——；所以，國家的職權，應該受到成文憲法的嚴格限制，不准許他干涉個人的自由。這是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後，所遺留下來重視個人尊嚴與價值的影響。

在這樣情態下所產生的政治，不能像以往那樣由少數聽命於國王而又不負責任的大臣所包辦，必須要由代表民意的民選議會公開地處理，絕不能支配在少數人的手中。同時，中產階級為了要保證他們在政治上的支配權，而要求選舉權的擴張，以及結社，出版，言論，訴訟等等的自由及教育上的便利。並且，他們為了要保證在經濟上的支配權，更要求國家採取放任政策，禁止干涉工商業上的業務競爭與發展，並錯與個人有獲得財產上承繼，收受，支配，使用等等的權利。

這種建築在資本主義上的民主政治，在十八，十九兩世紀中就是這樣形成的。尤其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這種政治制度異常發達鞏固。因為當時世界文化的進步，科學的發達，物質文明的增進，好像世界的進步是無可限量一般。很多的土地都沒有開發，市場與原料的來源，在這樣情況之下，大有「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趨勢。所以更給與人們在精神上的一個刺激，努力地與自然界相競爭。愈是如此，科學便愈進步，而造成人類有史以來科學進步最速的時代，當然科學的進步，直接所影響到的是生產工具的改善，間接影響所及的是生產率的增加。而此生產的增加，更使人類生活進步抱有無窮的希望。這樣情況之下，十九世紀的樂觀主義者對於物質進步的信仰，很有影響於當時政治經濟制度的可能。在國會內佔有很大勢力的中產階級，也不怎樣斤斤於自身的權利。在這種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中，他們自然對於普選及產業工人生活狀況的改良是不贊成的，但是很少用暴力去，爭奪自身的權利。同時勞動者們，也相信他們自己所組織的堅強的職工會，和能幹而忠實的領袖——職工會的領袖，會將們他迅速地達到中產階級繁榮的水平。他們對於這樣的希望並沒有絕望。所以在十九世紀裏，雖然有大部分的勞動者被壓迫着；可是，他們並沒有反對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爲了這樣，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在十九世紀裏是很穩固的，並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問題。

三

上面所談到是民主政治怎樣地發展起來，並且怎樣地在十九世紀裏是那樣的繁榮。我們應該知道民主政治，假使要推行得順利的話，必定要具備兩種因素：

(一) 對於基本觀念的一致 這種關係是存在於勞資間與黨派間。假使他們對於基本觀念不能一致，於是遇到解決某項問題的時候，常常有各走極端的可能；不過，在當時這樣，「不一致」的情形，還不常見。

(二) 時常討論現實問題 因為當時民主政治發達於政治經濟的組織尚屬簡單的社會，各種迫切的問題，

並不怎樣複雜，很容易使人了解，而且還能夠在國會裏得到確切而動人的討論。

這兩個條件是在十九世紀時所已具備了。可是到了這日益復的現代生活，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專門問題，這些問題不但不是一般選民所能正確解決，就是普通的議會裏也不會討論得圓滿，如像穩定通貨的糾紛，由於調整工資與物價而生的許多困難，都不是選民及他們的代表所能解決的；可是，他們能自量力，並不勉強去來「搪塞」，而願意這些問題交給一個強有力的行政者去處理。

經濟的恐慌不斷地襲來，使以前尊重個人的人們，轉變了他們的觀念，他們知道個人是不能單獨解決這些問題，只有有權力的國家才能夠負擔得起這個責任。於是他們對於家的期望加厚了，並且又相信這是國家應該負擔起來的工作。可是，事實上，經濟的恐慌使政治上的衝突愈加尖銳化，並且使各階級——勞資階級是這裏最大而顯明的兩個——漸漸不願以和平的方法解決各種的爭端。這樣緊張的狀態，各項問題都需要迅速而堅決的行動；否則，延遲恐怕還要使問題擴大；然而，在採取「商議」「徵求」手段下的民主政治，便不能適宜這樣的求；所以，在這樣環境之下民主政治根本便不適用了。這就是民主政治上有缺憾而被攻擊的地方。並且，又因為牠同資本主義發生很密切的關係，而建在資本主義上；現在資本主義已不能保證物質繁榮的永續，當然牠也有「根本動搖」之虞啊！同時，大家都感到成文憲法所保證的政治平等也不可靠了。在這樣重重包圍之下，民主政治實有渡讓到別種政治方式的必要。應運而生的，便是現在所聽到很時髦的「獨裁政治」。牠的情形在下面也可約略述一些。

四

現在正行着「獨裁政治」的有：意，德，俄三個新政體的國家；可是，在「主義」上，意德與俄是極端對立。不過，牠們的獨裁都是加強了政府的權利，使權力集中於「少數」的手中。政府有了強大的權力，對於某

問題的襲來，可以用很迅速的方法解決之。牠可以不受任何方面的顧慮而「放心」應付，這樣的効果當然是很大的，對於這日益複雜的世界，也是應該用這樣的方法來處理。這就是獨裁政治的最大特點。

本來美國的總統羅斯福也很想走上「獨裁」之路；不過，因為美國有悠久的民主政治，對於這個新的潮流接收得很慢；可是，羅斯福努力的結果，國會已給與他較以往為大的權力，的確，獨裁政治已經成了一個世界的潮流，牠有強大的勢力，牠的轉變，都是我們隨時所應該注意到的。

不論你是男人或女人，沒有勇氣，你便什麼事都幹不成，這是次於榮譽的心靈裏最大的質素。

阿倫

在擁擠的大道土，他支着他曲折的杖，站在他的籃子旁邊，他的面孔是疲倦而沉毅——一個褴褛的身像，却有偉大而民自知的人類的美德，不計成敗勇奮向前，是天下萬事中最有望最動人的。

高爾斯華綏

從義阿爭端說到弱小民族應有的認識

武希駭

義阿爭端早已轟動世界，無人不談，無地不談，而我們現在又要來談了！這難免太無聊吧！不，決不，我們是有我們新的意義的。

義阿爭端據說是起於華爾華爾事件，所謂華爾華爾事件，不過是去年十二月五日義阿軍隊在阿國西南一塊礫角不毛的沙漠名叫華爾華爾的地方發生衝突，結果義死卅人，阿死百一十人的事件吧！然即這樣的小事件為什麼會弄得黑衫宰相磨拳擦掌，張口咬牙，命令着數十萬的雄師來對付呢？老實說爭端的本身，決不是在華爾華爾事件的，原來，帝國主義發展到相當的時候，必然要向外從事原料品，商品市場的掠奪，及海外投資的競爭。所謂義阿爭端，不是帝國主義掠奪與競爭的另一悲劇罷了！過去演過多少這樣的悲劇？現在我們有沒有演着這樣的悲劇？將來又要有多少這種悲劇？悲劇雖多，其實只有一個悲劇，一個什麼呢？一個帝國主義屠殺弱小民族的悲劇。阿國被人屠割，我們也被人屠割，多少民族都要被屠割了！所以，義阿爭端不只是義國與阿國的問題，而是整個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問題。有些人都曲解了這種真象，以為阿國的被侵略總不外，1. 內政不修明，引起外人覬覦之心。2. 物產蘊藏不去開發，惹動外人垂涎。3. 組織不健全，以致被他國鄙視。4. 交通軍器及物質建設窳敗，招人輕侮，實際上這一班人都是受了帝國主義侵略正當論者宣傳的毒。這是值得們特別注意的。

在這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大鬥爭中，勝利將屬誰呢？帝國主義有的是大砲，是飛機，是一切殺人的科學利器，而弱小民族有的是血，是肉，是一種熱騰騰的心。有限的槍砲，決殺不盡無限的源源而來的血肉。看吧！在這次爭端中已經給我們證明了！同其他帝國主義的屠殺弱小民族一樣，這次義國已經充分的運用了他的所

有了！據九月一號的統計，開往東非義軍的器械都是很精良的，計：飛機和克坦車三四百架，各種口徑大砲四十八尊，輕重機關槍二百五十六尊，坦克機關槍一百零八尊，此外留有一種能夠行動於450斜角山坡的小坦克車無數。（九月一號以後當然不只此數）義軍的轟炸、義軍的殘殺，固已下了他最整辣的手段了！但，戰爭了數月，我們並沒有看見義軍有多大的勝利，我們只看見阿比西尼亞整個民族振奮起來！團結起來！以百十餘萬人的力量，作堅決的抵抗了！我們只看見阿國士兵每四名共用一桿槍，第一人戰死，第二人執槍迎戰，第二人陣亡，第三第四人繼之，前仆後繼為民族光榮而犧牲的精神。我們只聽了阿王的怒吼：「我們要戰到最後一壕溝！流到最後一滴血！總之，義軍武力並沒有屈服了弱小民族，而相反的却覺醒了這一班弱小民族了！

其時狡猾的帝國主義也是知道「以力服人非心服也」的，不見嗎？義軍這次在政治上又玩了許多把戲了！好！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花樣吧！

義政府提交國聯的備忘錄中責阿國四點：一，阿國拒絕劃界線，而以非法行為占據義土。二，逐日抨擊意國外交代表。三，繼續不斷的傷害阿境義僑的生命財產。四，對義屬索莫里蘭的同樣攻擊。這不是說義國的戰爭是爲了「自衛」嗎？義政府向國際「判定阿國罪狀三點：一，阿國承認奴隸制之合法。二，阿政府直接參加販賣奴隸。三，阿國流行各種野蠻風俗。這不是說義國的戰爭是爲了「文明」嗎？欲脫卸自己侵略的責任，把侵略戰爭，武斷爲「自衛」的戰爭，把野蠻的屠殺，武斷爲「文明」的戰爭，以欺騙國際人士的視聽，以奪取國內國民的擁護，以蒙蔽弱小民族的眼光，這是多麼毒辣的手段呀！當然！我們決不否認阿國社會形勢的落後，與內政的落伍。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阿國的勵精圖治，並且，帝國主義不顧人道的屠殺難道就不是「野蠻風俗」嗎？正如意國駐英公使馬爾丁說的：「如今能予吾人二十年之和平，再吾人以二千萬磅之借款，用在阿國內地興辦學校，開發富源，則余敢担保阿國人民必不在他國之下」。這是多麼痛快流利呀！——這是義國第一

個花樣。

帝國主義似乎很懂得「爭取羣衆」的。他利用被侵略國人民的一些實際生活的痛苦——老實說！這些痛苦多半都是由帝國主義的侵略所造成的——施於小惠，企圖來做他的攻心政策，破壞這些不清楚的人們的民族觀念，譬如；義軍占領阿克森後就將阿國政府所囤積的小麥分散於附近居民，設立了臨時救濟所，擴充了衛生設備，並免費開映影片，興修各處教堂，真是不一而足，似乎義國的戰爭，是爲了阿國人民似的，更其毒辣的，是收買民族奸細，分裂民族情感，以所謂「自佔」爲名，組織破壞被侵略國領土完整的傀儡國，這已經是我們芳鄰的慣技，而義國却很聰明的借用了！據報載：阿國降將古克薩斯經義相任爲蒂森里省長，在阿狄格拉特城行就職典禮，儀式極爲隆盛。試問所謂的古先生與溥儀殿汝耕之流有什麼不同呢？——這是義國的第二個花樣。

上面已將帝國主義屠殺的軍事政治各種戰術簡單的說明了！我們要應該有什麼覺悟呢？

爲了防備帝國主義的化分，全世界弱小民族應團結起來，以整個弱小民族的利益爲前提，作一反帝國戰線。說起來真要傷心！過去多少弱小民族都被「各個擊破」了！而現在呢！義阿爭端好像只是阿國人民的事！菲利濱獨立（美國之菲島十年後完全獨立，不個是適應「非常的時期」的環境，十年後美利堅打算怎樣，只有天曉得）！只是菲島人民的事，中日爭端只是中國人的事，朝鮮革命只是朝鮮人的事，印度革命只是印度人的事，埃及革命只是埃及人民的事，雖已向帝國主義反抗了，而力量是散漫的，雖已向帝國主義奮鬥了，而行動是參碎的，步代既不整齊，節奏又不調合。甚至，有些酣睡未醒的民族，似乎雖以爲均勢是永遠不會破的，而以帝國主義爲虎自爲其張，以求帝國主義的歡心，這是最值得我們痛哭流涕。固然！帝國主義的矛盾，可以使弱小民族苟延殘喘，但難道這就是弱小民族的出路嗎？我們只有看見阿國求助於英法帝國主義，而不見弱小民族

互助。我們爲阿國哭！爲自己哭！爲整個弱小民族哭！

未了！我謹以致誠向我同學大聲疾呼：諸君大可不必將打倒帝國主義的使命全望諸國內少數軍人，我們應該用大眾的力量——不但是中國大眾的力量，而且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大眾的力量，——與帝國主義肉搏。所以，少數軍人的懦弱並不足憂而最足憂的却是大眾未覺醒。

我們要喚醒弱小民族的大眾！

勇氣的原素，不是使你的心不受驚動震；却是不要讓別人知道你的震動

班遜

真正的勇敢是冷靜而鎮定的，最勇敢的人，能在最危險中保持沉靜與從容，我們知道狂怒能使一個懦夫忘記了自己而爭鬥，但在狂怒中的行爲，是不能被稱作勇敢的。

沙地士伯里

文言和白話的論戰

武希轅

自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的地位一天高似一天，會幾何時，忽然文言文又台頭了。其實，我們認爲文言的復興，不過是「曇花一現」，真理正如太陽一樣，是不會被反動的雲霧永遠遮蔽的。不是嗎！近來文言的勢力已漸漸不支了，大眾都在那裏接受白話文，大眾都在：那裏宣傳拉丁化的文字了！只不幸了我們大部分的學生，還被圍在「復古」的氣氛中。然而現任也是我們應該表示態度的時候了！

首先，我要向那些提倡「讀經救國」，牽着我們鼻子向後轉的「復古」先生者流進一言：你們要「復古」，請各自方便好了！但何必拉着我們幾千萬的青年在後面等候你們呢？你們自願踏進棺材，跨進墳墓，與「古之聖人」爲伍，我們當然無法干涉，但何必活埋了我們呢？你們甘願蜷伏于故紙堆中，埋葬了你們那可憐的生涯，我們當然不會見怪，但何必企圖披上古色班斲的衣服，從墳墓裏扒出來領導大眾，把那歷史巨輪倒推轉來，向着深淵裏行呢？老實說吧！我們要求解放的心，是決不會因你們的束縛而消滅，而相反的，是一天一天的白化了！

爲了真理的出現，請從文字的根本說起，先來談談文字的起源。當然！文字的起源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有些人爲了他而寫了幾大本書，像自己這樣簡陋寡聞的人，豈敢語此，但我們以爲世界上的事，多半都是實際生活要求的反應，這樣說來，牠的起源也不會有什麼神祕了！原來在太古的時候，人與獸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後來漸漸的變化，人類有了思想，又有了表現思想的言語，更有了傳播思想的文字，如是遂能打成一片，結成大衆，而與獸類漸漸不同了！所以，文字的起源，不過是應人類傳播思想與他人的生活的要求吧了！由此看來，文字乃是一種工具，工具不能單獨決定自己優劣，而需他的對象代他決定優劣，譬如：刀的利鈍必需要看他的

敵人被殺死沒有而決定，我們不能看見一把粉飾美麗的刀，就說這是利刀，因為刀自己只是一種工具。那嗎！文字的對象是什麼呢？文字的對象是「人類大眾。」牠的目的是要使大眾明白自己的思想，信仰自己的思想，實行自己的思想的。所以，某個時候某個地點的大眾都有他某個時候某個地點的文字，這就是文字的時間性及空間性。總之，我們為文字必需要跟着他的對象——大眾轉變的。

好！現在讓我們來研究中國的大眾及 國所處的時間同空間！中國有着四萬萬七千三百萬的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都是沒有功夫識字，沒有能力識字的，終日忙碌而三發不飽的大眾。同時中國所處的空間呢，是財源富足，交通便利的亞洲大平原。所在的時間是閉關自守早已打破，封建勢力尚未完一消滅，物質建設極端貧乏，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到最後階段的時期。我們所處的空間的富源需不需要大眾來開採？我們所處的國難的時間需不需要大眾來打開？需不需要大眾來建造「科學的中國」？需不需要大眾覺悟？需不需要大眾有知識？需不需大眾認識文字？又需不需要封建勢力的絕跡？

那嗎！中國現在需要什麼樣的文字呢？很簡單的，需要大眾易學的，最能感動大眾的，無封建毒素的文字。現在談到白話文言二位先生的官司了！第一要審問，何種文字易學。無疑的，是最近似語言的文字易學。譬如：我們要寫「……吧了」的意思，那嗎！真接了當的寫好了！何必要把他譯做「……而已」寫出，待讀者把他譯成「……吧了」呢？這是多麼繁雜而不經濟呀！第二要審問何種文字最能感動人？要感人必需要真切，譬如：在舞台上你表演哭，難得與真哭無異，那嗎！看眾對你的哭一定會深深的感動了！但你表演哭却好像在笑，誰會受你感動呢？你要寫「嘿！！」難道我們就不應該生存嗎？「的意思，那嗎！就這樣真切的寫好了，人們看了你這個「嘿！！」字就會知道他是鬱抑在心底而突然爆發的。「嘿！！」的一聲，就好像在他們的耳邊狂吼着，于是他們就令羣起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了！但你若寫「嗟呼！豈吾人不應生存于世哉！」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這「嗟呼！」及「豈」後「哉！」等字是從你的嘴裏發出呢？還是從棺材裏發出呢？只有天曉得，我知道，也有些人讀古文是會受感動的，如李密的陳情表，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等都是泣血椎心痛哭流涕的文章，但知道感動的人是少數的少數，只限于那些有閑者，那些無聊得專門研究人的聲音的人，致于工人農人，任你作得多麼動人，只要用的是「鬼文字」（鬼文字者死人之文字也）他們都是莫名其妙土地堂的！那嗎！何種文字較動人呢？何種文字感動的人多呢？第三要審問何種文字有封建毒素？何種文字無封建毒素？老實說，文言就是封建制下的產物！而現在呢可以稱爲一種封建殘遺！封建制度的最有權利者是領主，領主是有閑階級，那時的文字，只是領主的專利品，鐵蹄下的人類是不會有文字的。領主們研究「語言的文字」以外的文字是一種娛樂，一種無聊的消遣。他們也可用牠來做被壓迫者的腳鍊手鐐，牠豈分了人類的階級，以爲人類生來是有貴賤的。我們只要那個「死」字來說已經可以代表！雖同是一個意思，天子死要寫「崩」諸侯死要寫「薨」大夫死要寫「終」而小人呢！命經定是要該寫「死」。這是什麼意思呀！並且，現在的天子在那裏？諸侯，大夫，小人，又在那裏？我們需不需要這些封建勢力的存在？現在我們的審判可告結束，判決書作者大可不必下。諸位各自領會吧！

或者有人會問「你既把白話文說得天花亂墜，那嗎！爲什麼五四以後不數年文言反而出頭了呢」？要知道，我所謂的白話文，是指「言語的文字」，不是全指過去的白話文，過去有些白話文字是很好，有些却是很壞，所謂壞的，是指那些歐化的文章，那些失去空間性——我們雖在亞洲東部他們却以爲我們在歐洲了——的文章，我們決對要打倒那些歐化的白話文，打倒一切什麼波瀾派什麼象徵派的白話文！而提倡真正大眾的，不折不扣的白話文，

或者有人還要問：「照你這樣講，中國過去的文化記載都要燒毀了！你要清楚，你是中學生，是國家的主

要分子，是負有研究及改造中國舊文化的使命者。你難道敢說中國文化是一文不值嗎？是毫無真理嗎？」不，不是這麼說法！我決不反對經學者的讀經，但却反對整個中學生來讀經，對中學以文言為教材更是反對，研究改造中國舊文化是極少數的經學者的責任，握住現實，建造「科學的中國」才是整個中學生，乃至整個民族的責任。我們簡直敢大膽的主張，減少國文課目的時間，增加科學科目的時間。文字是一種工具，我們學文字不是要成古文家，而是要建造「科學的中國」，我們需要拿文字的斧頭，來開拓四萬萬人的知識荒！使我們整個民族醒覺，站在一條戰線上，與帝國主義作殊死戰！

先前，算做「人類的殃禍」的是老，病，貧，死。近來更有了別樣的算法，將浪費，無智這些事，都列為人類之敵了。

——思想山水人物——

對於遠方與未來的愛，比對鄰人的愛更高。

——尼采——

凡把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醜的，惡的，凡把人類聯合的東西都是美的善的。

——托爾斯泰——

科學是指示，藝術是表示；但兩者都是說服人；其一用證據，其一則用入生的情景。

——別林斯基——

真的科學和真的藝術是常存在，並且永存於將來。

——托爾斯泰——

戲曲纔成爲完全的詩，歌和敘事詩祇是其萌芽。

——雨果——

當詩歌一經商化了以後，牠便失去了牠的一切神聖的簡潔與自然。

——高爾基——

一說到英雄之流，就似乎是很大方，很雜駁似的，但我們從他們的日記之類來仔細的研究，實在倒頗爲用意周到的，細心的，不胡塗的人們。

——魯迫譯——

吐絲的蠶必先食桑葉，有志於文章的人便須得讀書

——菊池寬——

現代的古文派只有一個擬古的通性罷了。

——周作人——



瑞卿先生

俊文

(一)

烏雲湧流到牆角的天空，落日的彩衣收進了惡魔的箱裏，平靜淡藍的輕雲，緩緩的移動，輕雲上掩覆着如絮的浮雲，頃刻間堆集擁來成了淺黑的一片，宇宙的全體都褪了顏色了，整個的宇宙都變成了黯淡，絲絲的藍空，現出無窮的悲哀。

這於他，瑞卿先生有着無限的悲傷。

二十多歲的兒子，爲了國家荷起了槍桿出去打戰了。這非使瑞卿先生撐起一把老骨頭架子來，不管自己有的肺病胃病肝病，每天總要支撐着到鄉村小學去教書不可。

但是作教書匠，直是頭痛的工作，每一個月只僅有十五塊錢的新俸，要養活媳婦，孫子，自己，可實在不夠過。

坐在草筥編成的窗子邊，舉起乏力的目光，對着鄉道上，悲哀洒布在一株株綠樹上，綠樹兒放出了憂愁的面龐，沒有微風在閃動，也沒有烏鴉的叫喊，一切都是幽默的抑鬱地，他把頭俯下去，孫兒在足跟前小搖籃裏睡着了。

遠遠地在鄉道的那頭，是媳婦來了。媳婦拖着沉重的脚步，像是倦極的樣子，無力似地歪斜地走來，瑞卿先生像得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似的，生勁地站了起來，跑到門口，舉起乾癟的手，望媳婦遙遙地招着。

媳婦也用了僅餘的力甩開脚步向瑞卿先生跑來，遠遠地把手裏的空籃子向瑞卿先生照了照，不由的使瑞卿先生的乾癟的臉上，浮泛起一層笑容。

「鳳姑娘，苦了妳啦！該累了了吧！」

「不，爹爹。今兒生意真好，蓮蓬都賣完了。」

鳳姐的嘴角邊掛上一串串微笑。

「爹爹你該餓了吧，我在城裏特地帶了兩個羊肉飽子來，給爹爹喫。爹爹！」她走着從籃內拿出兩個飽子來，用厚紙包着，「你喫喫看，我曉得爹爹最喜歡吃羊肉飽子。」

「賢良的孩子！」瑞卿先生被感動得淚水簌簌的流下，趕忙地用袖子揩去。「我喫。哦！我也替你弄好了。下午東西了，妳該餓了吧。我買了六個銅板的麵等妳來家吃啦。」

「爹爹，我就去喫。唷！孩子哭啦！」

鳳姐心尖上激烈地酸痛了一下，怕淚流出給爹爹看見了，會引起他的傷心，所以她趕速的跑進屋裏去，摟起了孩子，緩步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孩子哇哇地哭了起來。

「睡覺吧！我的寶貝兒呵！」

「為你爹爹爲國去打戰啦。」

「才丟下我們在家度時光。」

「爺爺年紀實在也太老了，」

「姆媽不出去家裏沒飯吃哇。」

「鳳姑娘吃麵吧，孩子不哭啦。」

瑞卿先生顫抖的說。

「哦！爹爹！飽子好喫嗎？」

鳳姐用力地咽住了淚微笑啦。

「鳳姑娘，真誤了你的青……」

「爹爹！快別說這話，爲了國家。」

「可是，國家實在對不起我們，照理一個戰士爲國去服務，戰士的家屬，是應該有津貼的。」
老頭子有點憤慨。

(二)

戰場，滿空閃閃地星星。

假如是在去年或是幾年以前；這兒正是一片輕紅淡綠的草場，當這春時，天氣即使不會有和暖的風從綠茸茸的草場吹來，可是大自然總該在試着新裝了。枯禿的樹枝上也多少會點綴了些綠葉，在風中波動，如病人病後輕勻地呼吸着，那輕淨地空氣。在人們的臉上，也會浮着一種相同的感覺，那就是預備在這新鮮的景象中。陶醉。然而今年這裏却完全不同。雖然時間已是仲春，天空仍是陰暗的雲，迂緩沉重地在爬行，樹枝枯禿到十分可憐，貪婪的烏鴉在上面窺視着堆在泥土中的死屍，發出飢餓的哀鳴。可是一響炮聲，却立刻又將他們嚇得遁去。空間凝着昨夜未散的炮煙，散到着破碎了的村莊，小溝，被炮彈轟陷了的土坑，都顯着死的顏色。

炮煙，彈坑，死屍，烏鴉，沉重的雲，枯禿的樹，面目猙獰的死……

彎曲的拖長着這田間的是中國的第一道防線，用大麻袋裝土堆砌成的，前面沒有裝置鐵絲網，因爲這一次中國的軍隊從來沒有停止過進攻的計劃。

鐵生聽着營長的報告，明天清晨要衝鋒了，他低着頭靜默的想着，假如一粒子彈打來，中着腦壳或是身上要害處，豈不是性命會要送掉了嗎！就是打斷了一隻手，一條腿，做半世的殘廢人，這苦楚也難受。他想到這

裏，幾乎渾身發抖，有點後悔不該到這裏來。而且不是有多半人並沒有理會這個戰事的，他們也不都是中國人？！

念着家鄉是米勒的一幅田舍畫哩，東望可以望到黃山，却隱在凝霜裏河；灘下的枯黃的蘆葦裏，常放着幾疋褐色的馬，靜悄悄地在嚙着水草。坡上的白楊樹，隙裏露出，遠遠地披着春季流行的田野，沿着那條仄仄的徑。盡頭處橫豎着一匝竹圍笆，那裏面蒼蒼皓髮的爹爹，青春紅顏的嬌娃，該如何的留戀哩，但是，爲了國家，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僥倖地安全了在沙場上兩個月性命。

這夜又沒有月亮。

哨子的顫音在墨灰的天空裏繼續也響着，三五成羣的哨兵在一堆堆荒坵邊閃動着。向一個低阜圍繞了迴旋了一轉，又分散開去。

風的騷音漸漸大了起來，捲挾了黃沙，呼號着刮起，衝起滿天的煙幕，可又是汹汹的奔越開去了。

來到戰場上，也有兩個月了，戰爭也經歷過了好多次，可是衝鋒的戰役，明早卻還是第一回，總規是有一點害怕的，因爲衝鋒的軍隊，十個難逃掉一個的。

「小唐！明天早上不知道能逃過不能逃過？」

「怕什麼，子彈不打長命人。你更不能死，家裏有老爹，有妻子。」

「唉！」

這更使鐵生得到了無限的感觸。

「今夜怎麼沒有月亮？」

沒有人回答，有的只是呼嚕嚕的風聲，突地一聲尖銳的哨子響。鐵生的心開始顫抖起來。

天空稀微的發光，長蛇樣的隊伍，在丘阜起伏着的蓬蒿蔓草內爬着前進。無數的銳利的槍刺，在灰暗中擺動，每一個人的耳朵聽着，眼睛望着，心內想着，在希望敵人出現，但是，鐵生的兩條腿却彷彿綁了石頭一樣，用盡了力，纔提得起來，心頭也愈走愈跳得厲害。

劈拍的聲浪逐漸蔓過了田野了，鐵生端着槍，下勁地向樹木密處射擊。

「砰！砰！」一陣黑的濃烟，在空中滾着。

「弟兄們！咱們殺呀!!!」

王班長舉起槍大叫着。

於是站起來，他們全體喊，全體射擊。

一陣重重的炮雨落在戰壕的前面，他們衝過去，手榴彈，來復槍，瘋狂地放射着，鐵生咬緊了牙關，他忘去了一切，沒有顫抖了。從彈雨中找着路奔跑過去，小唐給炸毀在鐵絲網邊，一堆肚腸掛到木樁子上？

「衝？——殺？」

鐵生終於倒在敵人的壕溝裏了，但是他沒有死，昏迷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中，他不知道什麼；之後，他從小鐵床上走下來，站起來，少了一隻眼睛啦！

回到軍部去，營長並沒有死，鐵生請了一個月的假，營長嘉獎了他的勇敢之後，並且給他十五塊錢。

這是額外的恩遇，當然在別人是有無限的羨慕，鐵生感到萬分的創傷。一隻眼睛僅值十五塊錢。

孤零零地捲起了鋪蓋，同來的伙伴，小唐，王其，都死了，油然地他流下幾行眼淚。

(三)

「國家應該給予戰士的津貼纔對。」

瑞卿先生的茶杯，舉到嘴脣邊，又緩緩地放到檯上，幾雙眼睛一同舉起來望着他。都平凡地笑了一笑。因為這句話，差不多要給瑞卿先生講爛了。

「但是……」

「噢！」

朱先生斜了一記眼睛，徐芮女士沒有再作聲，心裏可泛浮起一陣陣冷笑。瑞卿先生老糊塗了，國家那能有這麼許多錢給這麼多戰士的家屬哩。

「我的孩子，他有那個健全的體格。……」

嘴——嘴——嘴

這又使瑞卿先生感到說不出的苦惱，學生，學生比強盜還厲害，自己老了，不能再像別的教員用他們的威力來嚇服這些學生。於是，每一到上課，瑞卿先生就有苦惱了。學生不是吵鬧，就是尋他老人家開心，這確叫他有什麼辦法哩！只有捺捺眼鏡，自己不管一切，按着書本直往下講。

鐘聲響了，這不得不使瑞卿先生停住了話頭，懶懶地挾起了書本往教室走來，老遠地就聽見學生們嘈雜了。瑞卿先生的頭感到一陣暈。

「你們拿出書來。」

「老先生！我沒帶書哩！」

「閣看看吧！」

瑞卿先生敷衍着。

「我們都沒有書呵！」

「爲什麼不帶來哩？」

瑞卿先生急得要哭哩。

「但是，沒有書怎麼上課哩？」

「別上課吧!!!」

一陣鬨笑。

「但是……」

「哦！老先生放了我們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瑞卿先生臉氣得鐵一般青，睜着一雙眼看住這一班強盜擁擠着出了教室。

「羞辱！」瑞卿先生心頭一陣重壓。

「老先生！這於我們學校，恐怕不，……」

「但是，……」

「因爲老先生對於這事情的發生，不止一次了！」

校長蹙緊了眉頭。

瑞卿先生着驚了起來！

「這並不是我同老先生爲難，校董方面今天預備開會。」

「但是這是學生們太……」

『據校董們說，學生們的太不守秩序，完全是老先生所造成的哩。』校長冷冷地笑着。『現在先請老先生回去等着信吧。』

走出校門，瑞卿先生滿臉看皺皮的臉上，重重的漆上一層土色，心深處，有一塊黑色的笨重的重量，像是什麼孕滿了絕對黑暗的毒瘡似的，在把他的心臟直牽下去，他在以前尚努力爲自己奮鬥，現在希望已絕了，他沒有想什麼；回家，鳳姐已到城裏去賣彈蓬了，孫兒恬適地睡在床上，唏噓地拍一拍孫兒。『孩子！我們看着沒有飯吃了！！』老人的眼淚，漸漸地流了下來。

下午，他沒有到學校裏去。

什麼是消息；瑞卿先生早已知道校方早已厭惡他了，學生們又沒有一個是畏懼他的，這實在是自已太老了的緣故，人老，精魄的火焰就萎縮了！

鳳姐來家了，瑞卿先生却沒有站到門口去接她，他睡在床上，直到晚飯擺在桌上時，鳳姐纔來把他喚醒，他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鳳姐，可是，當眼淚滴到飯碗裏時，終於給鳳姐問了出來。

他們臉對臉看着，鳳姐臉上時時露出勉强的笑容。

泥筍外亂刮着風。

x x x x x

鐵生在鐵路上奔馳着。

家。

天際一朵白雲，家，深深埋藏在那白雲的下面。

x x x x x

太陽懶懶地伸了一個懶腰後，在夜暮後俏皮地放射出一萬道金光，鳳姐這一次沒有再把藍子攜看到城裏去，昨兒晚上，他們已決定了讓她到城裏去幫人家，據她說，昨天進城去，已經有一個大戶人家，叫她今天去的。

「做傭人，不是一件可羞的事情，拿自己的力量來換錢，要是，我不老的話，我也可以去當差的。」

老人喃喃地自己對自己說。

老人決心把自己的全個精力來送與自己的孫兒，日夜，面孔只是和尚一般的，一直是苦惱，毫沒有變化，除了引逗孫兒玩笑的時候。

「鳳姐！」

這是主人格外的恩遇，主人是一個四方面孔，有一撮小鬍鬚的人，眼睛，鼻子，嘴，在他的臉上，生得都很均勻，他的太太昨天回杭州去了。她的太太很放心這個家，因為這新來的傭人，很誠實，很能做事。

「鳳姐！」

主人老是喊着鳳姐，他拿她當做自己家裏的人，鳳姐到了主人家，十多天，差不多已送回去近九塊錢了。瑞卿先生常常笑到抱着小孫兒狂吻亂吻，在祖父的日辛夜勤的手裏，小孫兒也漸漸肥大了起來，可是，祖父却日日衰弱下去，兩天來，瑞卿先生領會到自己是病了。

昨天，鳳姐回到鄉下來之後，瑞卿先生知道媳婦的主人太太走了，家裏僅有的就是主人老爺，不由的就使他心裏起了憂慮，媳婦是生得蠻縹緞的，不像一個幫人家的人。

(四)

歸來！

下了車子，半點鐘之後，他步在真實的曠野，與匆匆的搖擺着身子，向西方——那躲避在深藍色的，黑色的，山巒背後的太陽，發射着幅條似的餘光，形成半圓的輪齒，包圍着的是緋紅的，血紅的，紫的，……各色雲彩，那兒移動，從他背後遙遠處擁來，一層薄暗。這正與黎明相反，不停止地在變化着。

心麻痺在「團圓」的漩渦中。

「夕陽西下，碧海映紅霞。」

壯美光華，誰能描畫？……」

燦爛的紅霞纏繞着山影；山影漸漸添上了灰暗，山風吹走了滿腹的哀怨，村道旁的路燈吹起了一片笑臉。

「獨在沙場披鐵鎧，久離家，如今已到家鄉路，心情及而亂如麻!!!」

老父添白髮，紅顏貼黃花，三月乳兒該長大，相見再訴別話」。

一頭走一頭低吟着「歸程」曲，一排齊齊的籬笆，在隱約的月光中現出了；鐵生帶走帶跑着，他想：這時老父鳳姐不知道在做什麼事咧？

推開門。

「爹爹！」

「唷！」

瑞卿先生突然地叫出：「就是你，你回來了！我的兒子!!」

鐵生流下淚來。「是我！爹爹！」

「你怎麼會回來呢？」

「爹爹！我缺了一隻眼啦!!」

『缺了一隻眼！呵呀！！』瑞卿先生顫慄了起來，『太：不值得，國家太對不起我們了！！』

『爹爹！鳳姐哩？』他捧起了孩子，孩子睡着了，一對黧黯的眼睡在手臂上，像一顆未放苞的花。

『她！……孩子！你吃茶！』

瑞卿先生嗚咽了。

僅僅一杯茶的時間。瑞卿先生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了鐵生。

陪著父親晚飯之後，孩子在自己手灣裏睡着了。他告訴他的爸爸，他就去接他的鳳姐，明天，明天家裏就可「團圓」啦。

瑞卿先生微笑着，他沒有想些什麼，把孫兒放到自己懷裏，舉起眼睛，送兒子出了大門。

城！在放着千點萬點的火燈。

鐵生聽清了瑞卿先生告訴他媳婦的住處，走大街，繞小巷，鐵生與匆匆的，向前走。

x x x x

『鳳姐』。

鐵生進了大門，到了堂屋裏，他叫了只一聲，沒有再叫，仔細聽着房內的說話。

主人現着一副和悅的笑臉，親熱的對鳳姐說：

『太太走了！這個家全虧妳！！』

『……』

『鳳姐！』

主人更親密的叫了他一聲，自己睡在床上。

外

『來替我把被塞好吧。』

主人拚命地忍住自己的慾火，他把他的惡意的下巴仰起來對好時，她實在漂亮極了，微笑便逐漸地在他臉上浮泛出來。她把臉孔慢慢地低了下去，低了下去。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用力往床上拖，捫緊了她的嘴，雖然她用力地將腳在床上跳躑着，可是床是軟的，沒有聲音。鐵生在外面終於沒有進去。

接着是刀擊着器具的聲音。

『呵呀!!!』主人也驚惶地叫了。

鐵生耐不住了：風似地跑進房來，鳳姐的衣服已經撕碎了，歪躺在床上，二柄雪亮的小刀，睡在那一頭的床角上。鮮紅的血，汨汨的從她頸子內流出。

『你是誰?!』

主人厲聲的叫着。

鐵生蹦上去，伸開了手，把主人打到在床那邊去。

『我是他的丈夫，你想姦她，是不是?!噫!你却不知道她是一個貞節的婦人!』

『趕快替我滾!你的妻子要殺死我!……』

『那麼，她的衣服……?!』

『她!哈……!哈……!是她自己……』

『你殺死了她，還要侮辱她，你這萬惡的強盜!』他跳過床去，一把摑住他，揮開拳頭，咬緊了牙齒，像在沙場上肉搏時一樣的勇敢用力。

主人最後沒有一點抵抗力了，鐵生又搶到了那一把小刀，血又從主人的頸內汨汨地流出來，最後鐵生却安然跟着警察悄悄地走去？

第二天，瑞卿先生起得特別的早，眼裏含着愉快的微笑，天氣是無限的晴和，牧牛的童子，跨在牛背上，唱着一串的長歌。他想：兒子媳婦們也該來家啦！一家立刻就可以「團圓」啦！他微笑地望著孫兒。

——好寶貝呀，睡覺吧！

——有了爹爹，又有了媽媽！

——別哭呵！也別鬧！

——爹爹回來帶你去玩耍！

懶洋洋的村婦都起來啦，天空的白雲被繡上五彩的夢幻，家家茅頂上掀起繚繞的炊煙，瑞卿先生想：鳳姐該來家啦！自己的肚子也餓了！

捧著孫兒！瑞卿先生搬張竹椅子，坐在門口籬笆前，靜靜地望著那村道來處，等著。等著！

無論什麼知識，不和實際生活相結，則沒有存在的理由。

——克氏——

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寫，使得每一個字，能被從印刷所載運書籍的車夫所懂得。

——托爾斯泰——

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歌。

——馬耶考夫斯基——

湖 上 —— 獻 給 她 ——

金 陵

一個深秋的早晨，枯黃色的秋葉，與初出天際橘紅色的陽光，將自夜色初爬出的世界調和的非常輝煌。宇宙的一切就好像在給於今日有喜事的啟示：鳥雀在歡躍，太陽今日好似特別豐圓，好似在微笑；已脫葉的樹枝好像在輕哼著幸福曲；就是連那株自知將亡的枯桑，亦似在嘶著衰老的嗓子，今日委實是非常，隨處在表現著歡騰。

在這輝煌而神祕的世界裏，自N校宿舍內走出一個著整齊深色長衣，中材身體的青年；當他走出宿舍後，頭時時的向四方探望，好像發覺有人在揭穿他的秘密；隨時又將頭低下，好像在思索，在深尋；他拘束地，想暗暗的穿過充滿同學的校門。

「啊！老吳漂亮。」一位與麟相識的同學嚷著：

麟抬起頭來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穿這樣漂亮到那兒去？」那位同學追問：

「街上走走。」麟很鎮靜。

「我陪你去。」帶著打趣的口吻。

「我得先到城南朋友家裏去一次。」麟心裏有些兒受窘。

「去會她算啦，何苦拐這些彎子。」

「真的，」麟已移動了脚步。

「今天……。」

麟在這位同學的喧嚷，及其他同學的歡笑中，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校門；直到聽不清同學喧嚷的地方，心中纔慢慢鬆下來。

真的，麟何嘗是到街上買東西，這次出來完全是受了某種力量的驅使，完全是爲了守她的約。

麟出了校門後，便順著初修竣的碎石路走去，在途中，好像一切都在打趣他，有時幾乎與黃包車夫撞個滿懷，有時立在路旁的閒漢們會向他張開諷刺性的笑臉。等到兜了兩個彎子後，便在C女校的門首止了步。

麟叫門房去找她後，自己便獨自在會客室裏渡着，迎面看見壁鏡中自己幸福的面容，全身的神經便好像受了一種力量的威脅，極度的緊張。大約過了十餘分鐘，穿着紫色旗袍婀娜的雪英，微笑着推開了會客室的門。

「果真守時」英隨便的講：

「你想我能不守時麼！」

「現在還不到八點鐘，我想現在去划船嫌太早。」英望著麟。

「吃過早飯了沒有？」

「早飯是吃了，不過我不喜歡早晨去。」

「倍我再吃早飯去？」

「那也好。」

「走，還到我們老方地吃麵去。」

他倆並肩的到了一家小吃館裏，先叫了兩碗牛肉麵

「英，弄點酒奮興下手好不好？」

「又喝酒，爲什麼用酒來奮興。」英很正經地。

「一點，」麟要求著。

「一點也不准，」英隨著又嗤的一聲自己好笑起來，

「好！算我服你，」麟也笑了。

兩人又吃了點東西後，就預備往城著名的S湖去了，出了小吃館，麟要坐車子，英說不如到前面公共汽車站上去乘公共汽車；麟同意了，他倆便又並肩向公共汽車站走去，在途中英問：

「剛纔我制著你不喝酒你氣不氣？」

「英你想我怎會氣，像我怎樣好持感情行事的人，正需要你時刻的在你旁邊糾正。」

「我不敢」英開玩笑的說：

「你又拿我做外人了。」

「不拿你做外人拿你做什麼？」

「我的……。」

「噓……在走路。」

「怕害羞就不要惹我。」

「不是怕害羞。」

「怎樣？」

「旁人聽了多不好意思。」

「還是怕羞。」

「難到你不？」

「一點，」麟要求著。

「一點也不准，」英隨著又嗤的一聲自己好笑起來，

「好！算我服你，」麟也笑了。

兩人又吃了點東西後，就預備往城著名的S湖去了，出了小吃館，麟要坐車子，英說不如到前面公共汽車站上去乘公共汽車；麟同意了，他倆便又並肩向公共汽車站走去，在途中英問：

「剛纔我制著你不喝酒你氣不氣？」

「英你想我怎會氣，像我怎樣好持感情行事的人，正需要你時刻的在你旁邊糾正。」

「我不敢」英開玩笑的說：

「你又拿我做外人了。」

「不拿你做外人拿你做什麼？」

「我的……。」

「噓……在走路。」

「怕害羞就不要惹我。」

「不是怕害羞。」

「怎樣？」

「旁人聽了多不好意思。」

「還是怕羞。」

「難到你不？」

「祝福我倆什麼，我的牧師。」英的二棵小酒渦浮現在美麗的笑腮上。

「祝福我倆永久的相愛著。」

麟微笑地望着英低著暈紅而和悅美麗的面容，麟這時的心全被他可愛的雪英佔據，他這時靈魂上好像加添了不少的力量，自英的臉上他發掘了真正的人生，和人生真正的美感，對人生的創造他更因此而得到了莫大的原動力。

「英！我真幸福。」

英沒有回答什麼，只是在春色的笑腮上顯示出她的幸福。

他倆快走到湖岸的地方，麟說：

「我們的午飯在船上吃好不好？」

「贊成。」英乾脆的。

「走到前面店裏去買吧！」

他們在那所小店裏買了足夠兩人用的麵包，和一罐菓子醬，及一點水菓；這簡單的午餐完全是英設計的，的確英確實是一個勤儉的女子，她雖然在一個大都市裏渡著她的學校生活，但絲毫沒有都市的虛飾，她更時常的勸麟要珍重父兄血汗換來的金錢，英並不是苛薄，她對每件事都非常的大量，不過在她超人的眼光中她認為有很多事不必空空擺闊，況麟又是她知心的人兒。

「麟！我們先到湖裏面的洲上走一走好不好？」

「好我贊成多在 A 洲上逗留一下，因為那裏人少，非常的安靜，而且有纜修好的路，新置的休息椅。」

「那地方我已好久沒去了，你最近什麼時候去的？」

「上禮拜二下午，同十幾位同學划船玩，在湖面上才看見那洲上新修的路和新置的休息椅。」

「你們學校的學生一來就是十幾，還好鬧禍。」

「今天我們恐怕又要碰着幾個。」

「碰着了又怎樣？」

「不過裝裝鬼臉而已。」

「那未免太無聊。」

「對待同學來本來就無所謂無聊的舉動。」

今天因爲是日曜日，所以遊客特別多，當麟和英並肩在人叢中擠過時，引起了每個遊客的注目；同時，可以看出，在每個遊客的腦筋中，也起了不同的反應，他倆在這種窘迫之下，只好一聲不做地希望快點離開這充滿惡勢力的地帶。

到了A洲他倆擇了一隻朝東的椅子坐下，在他倆面前展開着一片白色平靜的湖面；秋日暖陽下的秋風，有時也將平靜的湖面撻起了浮動的漣漪，反射出刺目的閃光，在前方湖面的左側，是一條橫過湖面被蘆葦覆蓋的土堤，右側是一道莊嚴的古城垣，再遠些可以看到簇立湖面擺動的黃色蘆葦叢；有時，裏面會突然地飛起不同顏色的水鳥，將遊客的視線集中於它們的身上，蘆葦叢的後面便是湖的東岸，岸上有一道被樹叢壓着的汽車路，不時的有汽車的喇叭聲衝破這恬靜的湖面，假若再把目光高舉十五度的話，N市著名T山秋日蒼淡的景色便會映入你的眼簾，看了這蒼淡的景色後，你自己會在不知不覺中，低下頭來，在平靜的湖面上，尋找它蒼衰的情影，等到你將這一切的景色收入眼簾後，你會領悟到真正秋的美，秋的美。

「這引人入勝的秋色。」麟鑒賞過這湖面後，無意中哼着。

「詩人的詩興又發了。」英喜皮笑臉的說：

「你又打趣。」麟順手捉住英的在臂。

「我真願你做個詩人。」英很正經。

「我也願你的願望可成就。」麟將捉住英左臂的右手移搭在英的左肩上。

「那我一生就有好詩來欣賞了。」英說過後，腮上立即升起了紅雲似的一片，面部的表情好像在反悔她不

應提起這句話。

「我的英，願我倆今後的生活成爲有詩韻的生活。」麟用右臂將英攬近想吻她暈紅的腮。

「自重點，弄的人多難爲情。」英忸怩着。

「現在中午遊客很少，容我……英——」麟已將兩隻手放在英的兩旁肩上。

「……」英只是望着麟微笑。

麟用兩隻強有力的臂將他心愛的英攬入懷中，摺上他飢餓的嘴唇，想在雙眸合閉，含羞的幸福面容上尋找此滿足，當四片朱唇膠合的一刹那，四週的空氣顯得特別緊張；寂靜，雖然在溫柔的陽光下，在這世界上，這時再沒有任何人較這一對將要溶合靈魂的情侶更幸福；也沒有第二件事情較這更純潔，更高尚，更偉大；更沒有任何力量可將他倆的膀臂抬起，在愛神的微笑中，他倆盡量地飲着幸福的一杯，盡量地享受着甜美的人生。

「英，我贊成現在吃午飯去。」麟微笑地張着一對有神彩的眼睛。

「好，我也有點餓。」英的腮上還遺留着未退盡的紅暈。

他倆在自然地享用美味的午餐，在吃飯的時候，他倆又談到個人的宗教生活。

「英，你現在還熱心宗教事業麼？」

「我想熱心，但是沒有熱心的力量。」

「常祈禱，讀經，守禮拜？」

「學校裏的禮拜我有點不高興去，都是老套子。」

「祈禱呢？」

「那是事常，而且多爲了你。」英用多情的眼睛望著麟。

「我也是，」麟很忠懇答：

「英，你以爲人生是否須要宗教？」麟接著問：

「我認需要，因爲這世界太渺茫。」

「我也是這樣想，但同學時常調譏我太無思想。」

「他們既未深入到宗教裏來，怎會領悟到宗教給予的力量。」

「英，你以爲宗教可以敗壞一個進取的青年？」

「我看你這位基督徒對於什麼事倒並不落人後。」

「我因你這句話更當自己督促自己了。」

「我親愛的麟，我深信你是個有造就的青年。」

「我當如何感謝你的鼓勵？英！」麟舉起了目光對著英。

「我只要看見你的成功就滿足了。」英內心的快樂漸漸由面部表現出來。

麟在奮興的微笑，心中增加了無限創造人生的原動力，和成功的自信力，他更心中暗自慶祝自己的幸福，得在這龐雜險惡的世界上會被一位美麗，溫柔，賢智的姑娘愛上，同時在英的心弦上，也奏出了被一位英俊有為的，青年愛着的幸福曲。

「划船去好嗎？」麟平一平奮興的神情問：

「好哇！」英奮興的撒起嬌來了。

「來我們牽著手，英。」

他倆牽著手走到遊艇雲集的地方，在那裏開始奏起他倆合作的進行曲，當一對船槳打入水面後，如鏡似的水面便被船頂激起了微小的波紋，恬靜地向兩旁展開，直至在不可捉摸的地方消逝。

他倆在溫和的陽光下，安閒的湖面上，幸湖的杯中盪著一艘小艇，忽東忽西，將整個過於寂寥的湖面點飾得帶有生氣，有時英乏了，便丟開槳休息，在休息的時候，她會唱一曲清婉的歌兒去安慰用力划着槳的麟，麟在一面划槳一面熱情地微笑着望着英，望着英唱歌時怡悅醉人的神態，心中便會崩出不可理解的力，自胸中至腕上。

「英，我希望我倆今後的生活永遠這樣。」麟只有這句話來表現自己胸中的快感。

「哈！哈！哈！……宜麟」英只是癡情地在憨笑，引得麟丟開槳來捉她。

「好哥哥，在這引人注意的湖面上。」……英推却了麟，麟向四週探望了又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太好兜人了。」麟有點打趣。

「你說我太好兜你？」

「噫！」

「那恐怕是你太富於情感。」

「而且我是富於火熱的情感。」麟追添一句。

「對呀！」

「而尤其在你這位醉人的女神面前。」麟隨著張開了嘴笑起來。

「你又……小麟……」英嗾著嘴。

「一報還一報哈！哈！」

「麟我贊成將船停在一個地方我們倆都休息休息。」

「好，將船停在前面洲的蘆葦旁，那裏可遮避遊人的視線。」

「你現在也怕人了。」

「爲了你呀！姑娘。」

「我不要聽這種滾人的稱呼。」

「你以爲『姑娘』太肉麻？」

「噫。」

「那以後你叫我叫你什麼？」

「叫我的名子。」

「雪英。」

「宜麟。」

「英妹。」

「麟哥。」

「親愛的英。」

「親愛的麟。」

「小妮子。」麟大笑起來。

「癡小子。」英氣起，來拿起槳想打麟，麟捉住她的手，順勢將她攬入胸前。

到了他倆所預定的蘆葦旁；蘆叢是向北方合抱着，前方是展開着不可辨明的岸沿湖面，陽光自左側射來，在湖面上投射出一對美艷伴侶的陰影，當湖面的漣漪靜息後，這裏整個的空間表顯着異常優閒的情調。

「麟你以為人生是空虛，或者是個謎？」船泊定後英安閒的問。

「我以為人生不是個謎，更不是空虛。」

「你怎樣解法？」

「人生不是個謎，就是因人類真正的生活可將宇宙的真理表現出來，那些沒有真正生活的人類，就感到人生是個謎，不知人生的目的何在；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之中沒有真理的存在。」

「怎樣的生活纔算是真正的生活？」

「萬事出於愛心。」

「你的意思就是人生是表現宇宙真理的？」

「嗯。」

英注神的點點頭。

「至於人生不是空虛你又怎樣解釋呢？」

「你以為我倆這樣的生活是空虛的？」

「不錯」英會意到，她領悟到她與麟這樣的生活是在表現着宇宙的美，宇宙的偉大，和宇宙的不可理解處。

.....

「英，你還記得我倆幼年的生活？」

「記得，想起來令人怪發羞。」英的腮上升上一層微薄的紅暈。

「那件事？」麟稱心地微笑着。

「你不記得？在我們家鄉裏。一年三四月的晚上。」

「在那個地方？」

「我家裏。」

「怎樣？」

「在一起預備書。」

「預備書又怎樣？」

「又裝佯。」

「是不是在燈前？」

「應。」

「我們的聰？」

「知道就算啦！」英怕難爲情。

「老實講我那時就愛着你！」麟的臉上充滿着情感。

「我也是呢！」聲音很低。

「那時候太有意思。」

「也天真。」

「並且都是純潔的心。」

「現在何嘗不是！」

「只是……」麟也紅了臉。

「只是怎樣？」英佯裝，臉上也有麟一樣的表情。

「我大學畢業後。」

「……………」英把頭低了下去。

「我希望我們有頂合理的家庭。」

「……………」英只是用表情來回答麟。

麟的嘴唇攢近英的面部，又想尋求只有英可給於他的愉快。

「麟，別這樣輕浮。」英莊嚴地。

「我錯了，英。」英有些後悔自己的魯莽。

英噤嘴的笑了。

這時太陽已失去了一部分的溫柔；秋夜的寒風將開始巡邏大地；向遠處望去，在夕陽的殘光下，可發現些夜色的朦朧在出現。

「我有點冷，麟。」很近麟的身旁。

「回去吧！」

「好。」

在靠近C女校的一個公共汽車站上，他兩下了車子，麟想約英到館子裏吃晚餐，但英以為還可以趕得上學校裏的，便拒却了，他倆在一個十字路口，彼此握手依依而別。

第二日中午，麟收到一封英寄給他的短信：

宜麟：

昨天湖上的一日，現在回憶起真夠味兒，我希望每隔幾個禮拜有這樣一次的奮興來增加我們工作的効力，但麟，切勿過於興奮啊。

剛纔收到一封弟弟來的信，說他近來功課很忙，要準備着教育廳的抽考，麟你想，現在做一個中學生實在不容易呀！末後，他還叫我代問候你，並且還附帶些開我和你玩笑的話，他到現在還是孩子氣。

後天W先生請我們班上的同學到她家裏去吃晚飯，麟，你想我們該怎樣還這場情？

麟，昨天夠稱心的了。一切的疲勞也恢復了；這一禮拜要努力你的工作呀！

願上帝祝福我能幹的麟！

你的英 十月廿六日

一九三五聖誕節

老英雄

俊文

「但是，……我實在是想起你們，我捨不得仍舊讓你們住在這卑陋的鄉間，……而我……我要你們看到我一年來的，……收穫了些什麼，……哈哈：你們，我要你們去享受爺爺我的！」

老人太興奮了，平放在桌下的兩腳，自己顫動起來，那一把鬚鬚精神過敏地劇烈地抖動着，竭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之後，他又繼續地說：

「能再有誰瞧不起嗎？我是老英雄！」

他們聽着他的，孩子們都起了會心的微笑，英哥抱住桃姑娘亂吻，桃姑娘格格地嬌笑，劉老太太也笑了，南京，那兒，有摩天的高樓，那兒有江一般闊的大路，那兒有老虎一般路汽車，那兒一些神仙般的人，這些，自從前年李三伯伯來鄉說起，就都在他們頭腦子內旋轉了，直至前年冬月裏老爹爹進城裏去，他們就開始負上了這種冀望了，不過，常常他們以為自己的這種冀望是在作夢，因為有時他們偶一的把這種冀望對外人說了，每次所得到的均是同樣的話：

「似這樣的吝嗇人家，也想發達？」只有媽媽是安慰自己的一對小兒女的，但是，她也以為她的丈夫很勤儉，將來也許會能來帶着他們一塊兒到天堂的南京去。

煨雞，燻魚……劉開仁老頭子的鬚鬚上全沾了油，四個人坐一張方桌子，一人坐一方，他望她笑，她望他笑，笑意結成了一圈圈的氛圍，一圈圈的上昇，漸漸地漸漸地佈滿了整個的屋子。

「我們後天就走，來的時候我打聽好了的，後天有船，那隻船又大又穩，明天晚上我們就可以把東西收

「拾一下了。」老頭子乾一杯酒。「英哥！你也喝一杯吧。」

英哥把酒喝了，舉起了乾酒杯照着窗外，窗外一鉤月亮掛上了樹梢，夜，是一塊深素的烏黑繭幕，一簇簇星光，隨着夜風飄盪，夜半的冷寂把他們的歡欣漸漸的朦朧了，他們恬適地度去了這一個長夜。

黑夜還沒有脫去內衣，一萬道金光早從地皮下透出了尖頭，漸漸地白雲給繡上五彩的夢幻，樹梢頭繚繞起淡淡的炊煙，他們同牧牛童子起身得一樣早，步行在崎嶇的鄉道上，用緩慢的步調踏過萬年橋，橋堦下飄來洗衣婦的笑聲。

「英哥媽，鄉裏怎樣還是這樣的？」

「老頭子！你有神通呵！！」

「哈哈！！」

「喂！小袁！」英哥看見那坐在塘邊的孩子。

「唷！是你！」

「告訴你！我到南京去啦！」

「南京嗎，哈哈！昨夜裏做的夢吧！」

「呸！我爹爹來接我的。」

「哈哈！那個老吝嗇鬼會發達的嗎？」

「呸！！」

搖一搖頭，老頭子沒說話，可是桃姐想：「我爹爹終是發財了！」

農夫，一個個都開始忙了，村婦都捲起了袖下田工作，沒有到夏天他們就滴汗了，「粒粒汗珠，滴到田裏

，藏下了一粒粒的希望。

有些人同聲地唱着。

——三月的輕風飄到了江南。

男人屏水女人插秧，

別怕霪雨也別怕嬌陽；

一粒粒汗珠一粒粒希望。——

老頭子起了一絲啞笑，這些人全是傻子，人生就是該這樣使它平凡地完結了嗎？！

「李大嫂，明天我們到南京去吧。」

「南京？劉老嫂！你和誰去？」

「老頭子，噲！王二姑娘，明天我和老頭子一齊到南京去了，噯！李大姐你也來了，我告訴你，英哥桃姐

都跟着我們一淘去啦，哈哈！」

「劉老伯發了財了！我們都要沾光呵！」李大姐眼睛睜緊了說：

「好說，好說。」

「劉大媽到了南京，來接我玩去呵！」

王二姑娘傻笑着。

「好的，好的！」

四個人回到家裏。

「英哥媽，我以為人生要像波浪，別像死塘裏的水，一直是平面的流動着。」

「波浪嗎，爹爹，我最喜歡看波浪啦，一忽兒高，一忽兒底的，夠有趣的。」英哥搖擺着頭說：

「波浪？南京的大江裏有波浪的吧，江的波浪，總該比河裏的浪大吧？」桃姐問她的媽。

「孩子，我可不……」

「哈哈，你們全是傻瓜，南京裏大江是有波浪，那兒的浪，高起來也特別的高，低下去也特別的低，」劉老頭子飄起一層醜醜的微笑。

日夜，時辰鐘的針不停的擺動着。

「船來了；船來了！」

英哥桃姐拍起了輕薄的小手，在碼頭上跳躍。

一只小輪船漸漸地從河口駛來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像是不勝長途的疲勞。

波浪一捲捲地衝擊着躉船，在人叢中，英哥和桃姐先跳上船去，老頭子同老妻也上來了，望着船頭的河水，金色的陽光照射之下，滾動着一千條一萬條的金蛇，英哥兒眼睛像呆了的，桃姐兒撕開了嘴，沒有停止了笑，要是他們會游泳的話，一定要跳下水去伴這些金蛇兒同玩一會呢。

「劉大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啦？」

「我不預備回來啦，」

「哦！我早就相出劉大媽一臉子的福相，」

李大姐兒揮起了手巾兒，李大嫂子伸長了手，船兒厲的短叫了一聲，船輪鼓動了水，鼓動了的水成了波浪圈圍前進，前進，又漸漸的消沒了。

「船裏來吧，外面要當心呵，」

『哦！』

直到碼頭在綠樹叢中掩埋盡了之後，英哥桃姐纔長長的噓了一口氣，到船裏面來。

西方的太陽照着濁紅色的河水，一陣黑煙迷茫了前進的小輪，廣闊的河心時時飄起初夏的熱風，河水被攪起一圈圈漣漪，

幾點鐘的水程，在內河上打了幾個灣，遲鈍的行程充滿了異地人的口語，英哥桃姐們都漸漸的像木人了，他們有點怕怕這些船上的陌生人。

天空，固然明朗得只有幾朵薄薄的白雲，而紅了一角的西天，太陽却歡悅地跟着朵朵紅霧，長江兩岸，遠山小舍，在蒼蒼色裏迂滯地向後退，漸漸地由白灰而黑的隱藏了，有幾粒小星星，在天上開始相伴地閃爍着。

江水潺潺的向海奔流，生命的前進是同江水東流比翼的活躍着，在江中心，波浪激起了漩渦，魚兒伸出頭來，向水面呼氣，一被波浪所激動，便突然又下沉，這世界的呼吸，是多夠困難，老頭子頭伸出艙窗外，看着水面，搖搖頭，嘆一口氣，可是自己呢，他又得意地慶賀自己的幸運，

『喂……』

『嗚！』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後，船艙裏整個兒紛亂了，坐着的都站了起來，收拾自己的行李，南京到快了，他們像立時吃了三碗飯的，都睜大了眼睛，望着兩邊黝黑的江岸，在老遠閃爍着數不清的小亮點子，

『那是南京??』

這是他們頂急於要問的。

『是的，那有燈光的地方就是南京。』

老頭子含笑地加上一句形容詞。

輪船也走得特別快一點了，他也像是有了精神的，夜裏除了船輪的撥水前進和船喘氣的聲音外，一切嘈雜的聲音，都沒有了，大家靜悄悄地看着黑的水面，漸漸地到了，江岸地燈光，射在江心那的江面，可真好看啦，燈光水影，曲曲彎彎地隨着波浪翻動。

『南京。』

『哈哈哈哈哈！』

英哥張開嘴傻笑了。

『別讓入笑你是鄉下人，快閉住嘴。』

老頭子吩咐他。

『英哥媽，我們一直到城裏去吧，到新房子裏住去，這房子好啦，三千元錢也不貴。』

『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誰說我們不能到南京??』

『誰說吝嗇鬼不能發財??』

英哥和桃姐對問着，老夫妻起了會心的笑意。

——

『讓他們進學堂吧。』

『我也是這麼想，人也是很大的囉。』

孩子們已被決定了前途的路，他們被推到都市的坑裏，都市的火焰，沒有停止過一時一刻陶冶他們，孩子

們看到爹爹的店舖子都說這是太舊式了。

『英哥媽你看這筆貨我准可賺四萬銀子，目今的南京人，尤其是女人，都漸漸地學時髦啦，我的眼光總算不錯，一個月前向上海美商洋行豫訂了二萬元的貨，昨天店裏擠不下的人，喂！英哥媽，你去問問陳賬房，昨兒一共賣去了多少貨，』老頭子輕輕地捂着短鬚鬚，嘴角邊掛着一串得意的微笑。

『不；我們一齊到店裏玩一會兒罷！』

『也好，』

來到南京二年啦，南京的什麼都有了進步，可是路却仍是如此高低不平的，比鄉裏的田畦還要難走，黃包車費了半個鐘頭，方纔到了店裏，店開設在府東街，這是一條南京頂熱鬧的街，劉開仁把初上南京帶來的一千塊錢，和這次帶來的傾家所有的七千多元，併在一起，致力於這班百貨商店，一年來、一萬、二萬、三萬、四萬、竟發達到將近十萬了，天天老頭子沒有閉過口的笑，看着川流不息的顧客，尤其是每逢星期日，甚至于連老頭子自己也要站一站櫃檯。

孩子們的書，愈讀愈高啦，思想隨着年級數目的增加，而新穎了起來，英哥堅持地要裝新店舖門面，英哥媽主張把利息落低，桃姐兒時時吵鬧着要粉要香水，终于在老頭子嘻開了大嘴快樂的笑聲當中，挨次的接受了他們的要求。

七月二十九日。

天氣逐日的涼爽起來了，院子裏的樹枝上，黃葉也一片片換上了，早晨的太陽，照在紙糊窗上，也沒有多少熱意了。

老頭子自昨天曉得了店裏這兩天賣了一二千元的貨出去以後，整天夜的只是嘻嘻的笑着，今天是七月二十

九日，孩子們七點鐘時候起不來了，老頭子興匆匆的說：

『英哥兒，桃姐兒，我們今天玩清涼山去罷，別到學校裏去啦。』

『清涼山，爹爹！我要去！』

桃姐兒，攬下書包，蹦着腳。

在往常，南京無任何地方有一種集會的時候，各色的人穿着各色的衣服，帶着各色的心，一齊朝着一個目的地出發，從走路的憑藉上，可以清楚的看出各人的身分，汽車、馬車、人力車、步行，這是四個等級，各人最高的表現了自己，但是却在這人像決了堤的水一般的時候的今天，到有很多人肯捨了車不坐而清高閉步，同時也沒有把頂得意的衣服穿了來，他們都以為，這兒雜人太多了，怕弄壞了衣服似的。

清涼道上，平素撒一塊石頭決不會打着一個人的，今天却人似峯，似海潮，一層層，一層層，人低着頭在這氛圍中，幾乎對面看不清人，只聽見一團團的聲音，一團團人的聲音。

燒香的人，手裏捧着一個小板凳，凳前插了一個小龍門，香烟繚繞地從板凳頭上上升，一些老太太們見了，都深沉地嘆口氣，『菩薩有靈。』

『這不太迷信嗎？』

英哥兒也懂得迷信是什麼了。

『會說話，孩子家進了學校，什麼都變了！』

劉媽不大歡喜的。

『不怕得罪了菩薩嗎？老頭子，這都是你要給他進什麼學堂，連菩薩也不相信了。』

『其實這也……』

老頭子不大同情他妻子的意見。

『怎樣你這幾年來，生意的興感，不完全是菩薩的保佑嗎？』

這更使老頭子不同情她的說話了，老頭子常常以為着自己，自己可是一個老英雄，有機警的心計，有靈活的手腕，有銳利的目光，有遠慮的頭腦，自己不是老英雄，是誰哩，二年之間，積成十幾萬的家私。

對於他們的說話，桃姐却一絲一毫也未聽得，她只是用一副熱情的眼，左右上下的翻動着，檢來往的行人，看他是一個官僚，一個商人，一個紳士，或是一個學生，或是一個才從鄉下來的莊家漢，一個闊秀，一個野雞，這些人臉上清楚地鐫刻着各人的身世；看姿態也是一種消遣，老頭子捋着鬚鬚坐着喘息，老太太用手杖支持着下傾的身子，雄糾糾的是學生，腰挺得板直，瞧那目空一切的神兒，低頭掩過她嬌羞的，不用捉，是深閨中的佳人了。

挺夠愛的，就是學生那麼莽莽有神的樣子，又摩登，又開通。

小貨攤突從地裏突地冒出來的，一座一座門寶似的各把各人的山楂菓啦，毛粟子啦，太平乾啦都擺了出來，用最惹人的方法懸掛着，攤子前堆滿了女人和小孩子，大都是從鄉下來的，每樣東西他們彷彿都喜歡，然而每樣東西他們及彷彿都嫌貴，小孩子的眼睛釘在各種東西上，但多半的回覆都是一個白眼；間或有一些小孩得到一串山楂菓，或是一對毛粟子，就會喜歡到跳蹦起來。

英哥也有十七歲了，桃姐也有十六歲了，他們沒有問他們的父母要什麼，甚致他們希奇這些孩子們，這些紅紅綠綠的菓，和那些毛茸茸的粟子，有什麼好玩呢？他們都以為着自己除了年歲增加的原因上以外，而且他們是學生了。

四個人在人叢裏，緩緩地遊走着，

「爹爹，上山玩嗎？」

「英哥媽！好好的走呵！」

「爹爹！你好好走。」

「這兒滑呀！」

桃姐兒有點嚇怕了。

「姆媽！我怕。」

「不要緊，妳沒有得罪菩薩呵，讓我來替妳求求。」劉大媽把兩隻手在肚子上揉了兩下。

「媽這算什麼呀？妹妹！別怕！這些都是一堆堆爛泥人呵！」

英哥不願意看見他媽那樣子的愚鈍，竟不顧一切的說了出來，老頭子向他擠了幾次眼睛，他皆沒有瞧見。

「好！你這孩子，又發糊塗……」

「英哥媽！太難以爲情了，回來再說吧。」

老頭子仍是不同意她的意見。

四個人爬到了清涼山頂，高的山巔，遙遙地一條黃水帶，橫擺着，「那就是長江……」噢，桃姐兒：當心跌下去呵。」

「那邊，你看。」

「爹爹！別再上去，越高風越大，當心爬的越高，跌的越低呵。」

「英哥的顛腦子，的確聰明不少了，真是好孩子，桃姐兒，妳也要跟英哥兒學學。」

老頭子睜着雙老眼，慶幸他碩果僅餘的一個小兒子，能如他的願望。

站在山巔上看到一陳陳飛雅划過城梁，鼓樓鐘台放了下工的噓，山上山下的人羣漸漸地騷動，人頭捲起了波浪，夾着灰塵，一蓬蓬的揚起。

「英哥媽，我們也回去吧，」老頭子覺着倦了。

「爹爹！我們再玩一會兒吧！」

「桃妹妹：我說妳也太好玩了！」

英哥帶着微笑的說。

「你別管！」

「英哥：你太會多事啦？」

劉大媽幾次的蹙緊了眉頭，覺着兒子有點討厭，可是老頭子愛兒子，却一天很一天。

三

十二月的街，什麼都是冷寂的。

「英哥畢業了，可真是好孩子。」

老頭子抹一下鬚鬚喝一口茶，手裏無目的地翻閱着賬簿，精神是特別的興奮，孩子畢了業，生意十一月裏的總數，多餘一千一百餘元，可真是想不到，劉開仁也會得到今日。

「陳賬房叫你令弟替我打一個琉璃框子吧，價錢照付就是了，」

「東家太客氣啦，隔會叫舍弟送一個框子過來就是啦，但是，作什麼用的？」

「我告訴你，我的孩子高等畢業了哈哈！」

「啊呀！還未恭喜哩。」

『高等小學，高等小學畢業，就等于前清的童生啦！哈哈！哈哈！可喜之至！』
店夥老王得意地抹着上唇的兩撮八字鬍鬚。

『王先生，現在南京要算那一家中學最好呀？』

『哦！令郎公子的話，像東家這樣的發財的話，孩子最好給他××中學，很有名的，那校裏的功課，也很好呵。』

『王老先生竟是一個百曉哩。』劉老頭子笑着走了。

英哥進了中學了，這聰穎的孩子經了高一等教育的培植，思想益加發達起來。每當考試的成績報告單，到家後，老頭子總要拿到店裏來給人看自己的孩子是多麼聰敏。老頭子心裏有了一定的把握，孩子將來定勝過父親。

女兒也很聰敏，第二年暑天也同她的哥哥一樣的小學畢業了，老頭子也讓她升入了女子中學，孩子就是有一樣不好，太喜歡搽粉抹胭脂了。

這年暑天，市政府突然下了命令，拆除南京的馬路，劉老頭子負上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悶，路是拆成功了。本街上大的洋貨店添了兩家，於是當賬房先生月底終結時，皺緊了眉稍，連續地播動算盤珠子，他告訴東家，這原因完全是因為本街上新添了兩家本行商店的緣故。

老頭子相信老王，確實老王有頗經驗豐富的理想，他的兩唇活動起來，也很緊湊，這次老頭子感到這是難關了。所以很貿然地把他請了來，老王自始至終主張把定價酌量的增高，而後再在外面一宣傳，多少折扣，老頭子服從他了。果然這一個月的收入，比上個月多了不少。

老頭子更器重老王了，店裏的一切事務當自己不在的時候，都交老王代行一切。

又是半年多，十月裏東北失去了錦繡山河，心隨着就不安定起來。十月，十一月，（廢歷本篇全係廢歷）的收入，簡直不敷支出，接着二二八事件，在上海發生，南京的國民政府也遷都了。人心都驚惶起來，整個陰歷十二月，南京的街被冰凍住了似的，就是近除夕那幾天，遊玩的人，有誰情願來買這些用品哩？

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老王也無法地伴着老頭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老頭子拿出五千塊錢，度過了年關。

「冀望着開春。」

兩個人同聲的說着：

新年，春初，春仲，春末，春，二二八戰事結束了以彼，南京又恢復了歌舞昇平，房主情商地加銀二十元一月，共計一百二十元的房錢，但其實在目前的南京一二樓二底的房租，真實不貴。老頭子所以就答應加上二十元了。

「東家，對面又開了兩班百貨商店。」

「媽的，百貨商店是容易賺錢的媽？怎麼人人都願意做這個生意？！」
老頭子有點傷感了。

「這年頭兒，大不似從前啦！」

老頭子更捨不得從前的時代，他更憶起先往的英雄。

「人老了，真的，我現在沒有像以前那麼靈活的手腕啦！」
像有着訴不盡的牢騷，要是年歲輕的時候，早就流淚了。

這一個月，更壞了，陳賬房常常着到沒有辦法而來找老頭子，差不多已貼出三千的本了，實在，房租，房

捐，電燈費，不饒人。

百貨商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起來，他們的物品的價錢都比老頭子店裏的低，於是整個的營業，竟告破產，夥計們成天地在櫃台裏打瞌睡。

最後，老頭子不能不忍住了心痛，把現有的貨物價格盡量的減低，在外面作一個大大的宣傳，又拿出一萬塊錢裝修內外，並且依了老王的計劃，偷偷地運了日本貨，改了商標，來充西洋貨賣，這樣店才算勉強地入夠數出。

「爹爹！要當點心呵，查出來怪丟人啦！」

英哥知道了自己的父親，做了國家的叛徒，自己也就是叛徒的兒子；可是，他也知道他的父親爲什麼要做了國家的叛徒？

「孩子！爹爹全是爲了生活。」

「是的！」

英哥流下流淚來了。

「爹爹！給我一塊錢！」

桃姐兒像一朵花似的，粉，胭脂均勻的服貼在臉上。

「做什麼事去？」

「看戲去。」

桃姐含着笑。

「我陪他去，好嗎？」

「我不要，哥哥！我要一個人去！」

「你一個人去，哈哈……！」

英哥狂笑了。

桃姐臉上飄起一片片紅霧。

「爹爹！快一點呵！」

「問你媽要去吧！我這會身上沒有錢。」

「媽說沒有呵。」

「妹妹！我這兒有五塊錢，先拿去用吧。」

英哥從口袋裏掏出來一張票子，桃姐搶過去就跑；在「哥哥日後加利奉還」的格格笑聲中，老頭子目送走女兒孌娜的後影。

「孩子！」

英哥輕輕的嘆息。

「桃姐這孩子，近來益發荒唐了。」

老頭子悄悄地自言自語……。

「英哥來吃飯吧。」

「等妹妹回來，一同吃吧。」

「她不回來了，他說，今天有人請她喫晚飯。」

劉大媽含着欣喜的笑容。

「這孩子，接她爹爹代，怪聰明的，極會交朋友。」

英哥沒有做聲，老頭子也沒做聲，他們父子是一顆心，英哥常常暗地裏流淚，年紀這麼大的爹爹，爲了一家生活，時刻不停地在消耗他的精力，年老人是很危險的，一旦精枯力竭，大風中的紙片，誰能抓得住哩？！

可是，媽媽終日只是嘻嘻哈哈地，妹妹聽說又有了愛人。有了愛人，雖然不是一件錯誤的事，可是拿錢不當錢，在家庭經濟快趨于破產的局面下，大量的浪耗家裏的金錢，也不是一件應該的事情。

但是媽媽歡喜她，又有什麼辦法哩？！

學校裏是一向都沒空，雖然目今還是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可是年紀是十九歲了，加上辦事的能力，又太強壯，所以任何集團，英哥都用了他全力。

國家，英哥在小學裏的時候，就有點明瞭國家的危亡的處境了，現在已是完是明白了，他明白了國家的現在，他開始在惡環境包圍中替國家做事。

「爹爹！你喝這杯酒！！」

「好兒子！！」

「爹爹！你是一個老英雄。」

這却使老頭子有無限傷感。

「爹爹！你饒恕我，我纔敢說。」

他跪下了，淚珠兒從心裏跑到眶子內，由眶子內再滾出來。

「好兒子！我明白的。你總是爲了我，你起來說好了。」

「爹爹時局一年年壞了，店舖子是一面的逐漸增加，我們的生意是日壞一日。這一年來，爹爹也大概要蝕

出去一兩萬吧。而爹爹還沒有覺悟，剛在中×戰事之後，爹爹就偷偷地運××貨進來賣，現在南京到處都密佈着鋤奸團員，一旦被檢查了出來，店就是要封門，所有的生財，一齊沒收。爹爹這不但是利益上受到損失，對於爹爹的名譽，恐怕也會不好聽的了。」

「那麼怎樣辦哩？」

「爹爹！喝一杯吧！爹爹！陳酒好呵？新酒好呵？」

「但然是陳酒好呵。陳酒有耐久性，又香。」

「哦！爹爹須知還是故鄉好呵。何況這三四年來，爹爹賺利的錢也可以有十幾萬了。要是現在爹爹回了故鄉，用這些錢去買房置地，定可作村子裏第一個大富翁。」

「唔！」

老頭子沒有話說。

「爹爹再喝一杯吧。」

「好孩子！你說的不錯，現在時候太晏了，去睡覺吧。明天還得早起進學堂。」

「是。」

四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又是一個年頭兒了，老頭子因為捨不得這班店，終於沒有順從兒子的話，前四年獲的利已去了三分之一，英哥媽貪戀着南京。說：再回到鄉下去，不怕人家笑嗎？而且兒女們也都在讀書。

老頭子終于未離開南京，英哥背地裏暗暗地唏噓。

步子湊齊着，走在公園裏的石子路上，路兩旁的常青樹，有些不知名的小鳥喜結子喜結子地叫着。尚未發葉的樹上，縵着大顆大顆的鳥巢，白臙黑羽的鴉鵲，悄悄地下地來，啄些什麼，又悄悄地飛了上去，偶而也啼叫了兩聲，桃姐總要下勁的啐他一下。

這公園，實在幽抑的可愛呵。尤其是在花棚，白漆的木柱搭成的。蜿蜿曲曲的。南國的春天來得特別早，北來的乳燕啼過之後，紅的花，綠的葉，就緩緩地展放了，從帶葉的疏處，觀過去，綠蔭層疊，手攜手兒步行着，合起了「前進曲」的拍子，如在圖畫中。

「妹妹！」

「白章！哈！……哈哈！」

「咦！可怪，叫你別叫我名字。」

「哦！哥哥！」

「對啦。」

「哈哈！……哈哈！不要臉！！」

斜陽底光浪，漸漸停止了波動，天空由蔚藍而蒼灰，傍晚的涼風，絲絲流入兩個空曠的心胸，載着兩顆輕鬆的心，相倚着坐在杏花樹下，凝視着遠處的一縷縷炊烟。

「時候到不早了！」

「妹妹！再頑一會兒！」

「『妹妹。』怪肉麻的，下回別叫我吧。」

桃姐閃爍着星眸，那孩子醉了。

『我向妳求婚，妳氣不氣。』

『不知道。』

『哈哈！哈哈！今天妳別回家吧。』

『爲什麼哩？』

『我是愛妳的。』

他用力地捺倒了她，瘋狂地吻。

又是一年，又是一個春天。

春天的夜裏，到也蠻冷的，風狂吼了，人的神經像快癩了的皮囊，在收縮抽搐，三個人靜靜地聽，院子內樹葉在發響，四十支光的電燈，也發黃了起來。

『媽媽！桃姐爲什麼還不回來哩？十二點鐘啦！』

英哥看一看鐘。

『孩子總該是有什麼朋友，留着住宿了。』

『這了頭，常常不回家歇。』

老頭子頹喪地說。

『營業是一天天失敗了，再下去，恐怕連本都要蝕光。』

『就是爹爹不聽我的話的緣故。』

『孩子家能懂得什麼，又回到鄉下去，不怕別人笑嗎。』

劉大媽媽捨不得這金迷紙醉的南京。

「妹妹也大了，聽說妹妹早就有了愛人，有了愛人，可不是錯誤的事，可是，頂要緊的是「正路」呵。」
大家靜默着，沒有言語。

門和窗也不老實起來，站不穩，前後仰合着，砰碰……，砰碰……。

老頭子不能再支撐下去了。店裏，除了老王陳掌櫃外，僅剩了兩個夥計，房主是天天來爭鬧着加房錢，說都說現在是一天天繁盛起來了，否則，就請他們搬走吧。讓他來翻造洋屋。

大減價，大拍賣，人們的眼都喜歡新奇的富麗的，裕成永，大中華雄傲地兩邊對峙着，老頭子的店連本也撈不回來，年關已暨在面前了，夥計催着領欠薪，房東天天來家鬧房錢，老頭子成天地心裏一片火，終於不能再不聽兒子的話，年底清賬，關門大吉。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劉大媽也沒有話說了。快過年啦，桃姐還是成天在外面轉。

老頭子翻閱着報紙，英哥清算着店賬。

「幸虧了我聽了你的話，英哥，昨兒賣××貨的森祥布店，又給鋤奸團炸了，聽說還炸傷了店主，現在當局嚴緝兇手唔！」

「唔!!!」

英哥的心砰的跳了一下！

「爹爹清算起來，還該要……」

「該要多少!?!」

老頭子睜大了眼睛。

「爹爹，姆媽，哥哥，我回來啦。」

桃姐含着笑回來。

「到那兒去的？昨天又沒有回來家宿。」劉大媽趕忙着問。

「討厭，又是童月英留我歇了一夜。」

「哦……！喂！桃兒，你近來到底有什麼病，肚子怎麼有點隆起了？」

桃姐沒有回答。

老頭子睜大了眼睛問賬目，英哥感傷地垂下了頭，腦海內旋轉着妹妹的背影，幾年前瘋狂似的慶幸自己到了南京，而今，時勢已非，怎不悲從心生呢。

「該要多少！英哥。」

「不多！爹爹！」

「多少哩？」

「房租共十個月，二千元。房捐一百四十元。店夥欠薪五百元。發貨欠賬一萬一千四百六十元。共計……」

「啊……！」

「爹爹！爹爹！」

「啊呀！孩子！我……！」

「英哥爹！英哥爹！」

劉大媽哭了。

「姆媽！別哭！不要緊的，爹爹！家裏尚有二萬多錢啦，尚可餘幾千塊錢，回鄉下去，仍是一個小財主，

桃妹妹，出來看看爹爹呵！」

『信。』

『哦。』

送信的送來一封信。

貴府學生劉桃。不守校規。在外與男生過宿非止一次。茲經人密報本校。經審查確實。殊屬有污校風。故即予除名，以示懲戒。並希

貴府家長。嚴加管束是幸……。

『啊……！』

『什麼？給我看！』

老頭子搶過去。

『太太！小姐不見了！後門開着了！』

『什麼？』

劉大媽踉蹌到桃姐房裏去。

『啊呀，東西都被他帶走了！』劉大媽叫了起來。

『好兒子！英哥！兒子！我爲什不順從他的話哩？』

『爹爹！不要急！』

『關店，私奔，這是美滿？！這是光榮？！』老頭子的頭上暴露了根根筋癭。

『爹爹！人生總是這麼波浪式的！這沒有傷心的價值！』

『英哥爹！桃姐把東西都帶走了！！』

『讓我來追他去。』

拿了帽子，舉起步子就走。

『孩子！別……』

『誰是劉英？』三四個警察走進來。

『我？』

『你！』

『是的？』

『捆起來吧！兇手！！』

『什麼？！』

老頭子踉上來。

『爹爹！別怕！實在說吧，我就是昨天炸森祥布店的兇手，坦白地，我是一個鋤奸團的團員，但是，爹爹！我這該比妹妹「私奔」要光榮一點吧？清白一點吧？』

老頭子在晶瑩的淚光中送走了可愛的兒子，覺著頭腦子一陣陣昏眩，一跤倒在地上。

『人生果然是波浪式的！關店，私奔，被捕，我一個都不能挽回，我還是一個老英雄嗎？！』
喃喃地。

風 波

陸德麟

是陽春三月的一天，溫和的陽光，薰得黃雄昏昏睡去。朦朧中，他鼻孔裏似乎覺到有蚊蠅一類的東西纏繞發癢，雄捏捏鼻孔，轉轉牀頭終被吱吱的笑聲驚破了甜密底美夢。待醒來時，貞已斜倚在牀前，啞吧似的不開口，只是抿着嘴笑。

雄嗤的一笑。哼出：睡朦朧……祇覺得……渾身大……汗……見姐姐因何故……。

你這死鬼！你僵硬在牀上了！我好意來守屍的，你反而奚落人，你這死鬼！說着便把紙捲用勁地對着雄的臉上一擲。撲過來就要打他。

對啦，死鬼！因甚事……要害你命……赴……汪洋……。

讓我撕你這油嘴，貞便動手。

雄見勢不對，將被擦臉，用手抿着油嘴；再三的懇求恕饒，終於免了擗嘴。

死鬼還沒有爬起，她便伏在桌上擡起眼睛痛來。

眼睛痛！活該，誰叫你老偷人家的東西。死鬼爬起，故意舒一舒口氣。

什麼！貞索性站起，向雄走下一步，左手在腰間，右手伸出，緊握着拳頭，就像要打。

雄一見那派頭，又嚇慌了。照例偃旗息鼓滿口在央求：算了，莫生氣，我下次決不敢了；要是再說的話，那由你打就是了。

貞，見他一再的哀求，也忍不住笑了的說聲：還不快些服待我點眼藥。身子便向藤椅上一躺。

她閉上眼睛，通脫不拘的將兩手伸展；脚，一隻點地。另一隻翹起；從那剪影中會使人起了一種頗有意味

的地方去。——使他迷戀地捨不得把眼光移開。

在他自問，並沒有希望對她有什末野心！突然的看到那期待着透酥全身靈魂的一霎那的姿態，『我便是鐵石人，也意惹情牽。』嘴裏不覺吱吱的笑起來。

你笑什末？貞問。

你呀！哈哈……好像……。他幾乎脫出『出賣靈肉的姿勢來。』

好像什末？女的掙開眼睛，扭過臉來，追問一句。

沒有什末，他的臉紅紅地不好意思回答。

好像什末呀！你說。拳頭又舉起。

你好像野馬一樣，好麼？你快些閉上你的眼睛。

綿羊似的馴伏，任憑你怎樣割宰的時候，雄嘴裏不說，心中却想入非非！假意把眼覆開，順便把臀部貼着輾而富於彈性的大腿上，藥水還沒滴入，嘴唇已經壓上。

哎呀！上當！貞已發覺自己的嘴唇上已有東西壓着。忙用手抿子嘴，然後再理頭髮。

這何嘗上當呢？這便是天與人方便。你想，有這樣的機會，那肯輕易滾過，除非是獸子。

她走向窗前，呆呆地望着天空浮蕩的遊雲，若即若離的彷彿觸動了她心的深處！她便挨窗坐下，低着頭在想什末？偶然把眼睛注視到壁上英與雄的合影，正如有無限情緒，跪對神前訴說一樣。

雄本意想接住和她開個玩笑，拿這接吻的題目，說幾句俏皮話，不期預先被她的默視攔阻了。而且望着那嚴肅心思的面容，打趣的話更不便出口，只有搔搔頭不說什末。

羞怯本是女人的本能，何況接吻後總有些羞答答地不肯把頭抬起，開口的當然還是男人。

你怪我麼？雄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清。

貞低了頭，顯見得在想什麼？聽到雄在問，猛地裏抬起頭來「佻個調皮生」說時強作不介意的微笑。

雄笑了一笑，乘勢把手落在貞的肩上，抓住她的手。她羞得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這傢伙，雄肚裏說：那個野馬，嘴裏說得灑落大方，臉上却還害臊；這種脚色要一釘上了，那瘋勁兒比誰都厲害。」

雄就利用女性的弱點，拿了許多午頭不對馬面的話來安慰她。他自己認為很有把握了，於是抬起膀子來箍到女的肩上，女的罵了個俏冤家！兩張嘴漸漸地接近，一個伸上去，一個撲近來，猛力地撮合，男的嘴半開着，女的嘴緊閉着，像一隻風乾的蘑菇。

女的心跳着。她說：還是第一次跟男人接吻。

隔日九點鐘，英有電話來。

「喂！我是英，你是雄嗎？」

「是的，有什麼事！」

「嗯，……嗯……你下午什麼時候有空？」

「哦！大約三點以後，否則，就要到五點以後。」

「喂！你究竟什麼時候有空，你要却定一個時間給我，我準來看你，曉得麼？」

「語氣來得非常生硬，而且帶些憤怒！雄覺得不妙，心頭砰砰地跳動：我五點鐘以後有……空，你倒底有……」

「……什麼事，望你明……白……的告訴我。」

哼！有事！在這時候也不能對你講！橫豎我是來看你的，你一定在家等候就是。笑話！你自己做的事，還要來問我。「八搭」一聲，電話掛上。

不好了！雄的心頭卜卜地跳個不了。他覺得大禍快要臨頭，是無處可以逃躲的。咳！真想不到霎時的甜蜜，便翻起了醋海波浪。

雄燃起一根紙煙，望着繚繞的煙絲出神，心想，見她呢？避她呢？進與退交織成的思緒，迴繞了他整個全身。見她，無容說，請吃一頓大菜，說不定更加上一盤炒蛋。避她，暫且躲過，以後怎樣？——好！好漢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着爲上，橫豎心緒不定，避過鋒頭再說。

時間就是這樣消磨了許多，五點，六點……差不多快要八點鐘了。回去吧！目前大難，總該避過去了吧？喂！車子！×××多少錢？雄依然曳着兩腿直走。

咳！先生！車夫像見了糖菓的蒼蠅般集合擺來，嗷嗷地求乞似的和雄議論價錢。結果以一角的代價成交。車夫在那裏一跳一跳地盡力拖着車子走，但講起速度來簡直就等於零。雄在顛簸萬狀之中，望着別的車子一個一箇地從後面趕上來，又一箇一箇地飛奔前去，心中氣悶變成氣惱，蹬了一腳，喂！快點走。

車夫回過僵硬的頭來，望了一望，發奮地向前跑了三五步，終於又背鏢似的慢起來。

雄起初還連聲催着，後來索性不響了。祇恨恨地望着那車夫左一聳右一聳，像龜殼般灰色的大背脊，頭，像烏龜般伸出縮進，雄不覺好笑起來。媽的，由你去慢慢兒爬吧！

九點鐘光景，雄一直奔到自己的屋中，貞已在坐。你呀，他想摟住她；可是迴想一下，被愛慾的火燒得通紅時，忽被摔在冰水裏，心中涼了！無精打采地坐在椅上，想不起說什麼好。

貞看了雄一眼，似笑非笑的低下頭去。雄心中覺得不舒服，彷彿不大認識她了。接吻時的她，依然極清楚

的浮在眼前；而現在的她，祇有無情，刻薄，和痛恨！心裏一陣酸痛，彷彿給什末人欺負了的孩子，遇到自己的母親，要哭出來。

貞，我想我們的行動，本無所謂的，你也犯不着將昨天的事告訴了英，想出種種的方法來作難我，挖苦我！雄說時，心頭非常惱怒？

貞苦笑了一回，鬱悶的苦衷，本無處伸訴？滿望他能諒解她；並且特地當面解釋，深恐發生了誤會，以表白自己的心跡。孰料竟因此出於意外的挨罵一頓，心頭自然也感到不快！

她忍住氣憤，重又坐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像深明男子的薄倖似的開始責備起來。

我們女人，只能被你們男人玩弄呀！

雄呵呵地笑了，算了吧！

哼！貞憤恨極了，一切都是你惹出來的！我爲什末要告訴英呢？——笑話！你有愛情，該拿回去獻給你的夫人，又爲什末拿來向別人開玩笑！難道你還想佔有二個女人麼？男子們的心腸，都是齷齪的，想利用這點便宜來玩弄女性。像你這自私自利的人，該殺！

雄知道不能任着這件事，嚴重地拖下去；本來潛伏了的魔種由於「孽根自造」，怨不得人。他站起身來，走到貞的身傍，貞，我想你也應該替自己想想！事情要是鬧出來，是多未難聽，於你面上也不光彩，人家已痛苦得走頭無路，你還是這樣的殘忍，不給與一點同情麼？雄看出貞冷淡的情緒，很親切地說。

這幾句話，似乎微微打動了她，感受雄的愛慕，覺得自己很對不住他。忙用極溫柔而帶憐愛的眼光來安慰他：雄，你應該忠實地告訴我，你是有妻子的人了？這樣的舉動究竟有沒有意思……

門「吱」的一聲展開了，英疑神疑鬼的瞧着他們！本想把悶住了的話想發作出來，可是咬着牙根，又制住

了自己。拍的一聲，錢荷包落在一張桌子上。

雄心頭一跳，像個受驚的小青蛙，貞已成爲化石，一雙眼睛死釘住英！

這裏就來了極不舒服的沉默！彷彿世界上的一切都停止活動，連時間也不往前走了似的！

雄顯然地非常難受，很不自然的瞧瞧這個，瞧瞧那個，很想馬上出去，自信再沒有說話的勇氣。

貞的臉色很不安，想瞞雄幾眼，可是又不敢；視線老是打從英的臉上移開去，停到了半路裏趕緊又折回來。

英看得更怒火上衝！身子抖動一下，臉色發了白；眼睛張大；眉毛飛動；活像京戲中殺子的武旦。

喂！你昨天究緊做的什末事？英怒目厲聲問雄。

雄偷瞥了英一眼，低着頭不敢說什麼！看她說話如此決斷，似乎沒有伸明的餘地。

這件事的衝突，完全是雄一人搬弄起來的。雄怪貞多嘴，不該告訴她，鬧出是非來。英却疑雄與貞在戀愛，而貞兩難了，萬一他倆真的當面鬧翻，自己的面子良心都過意不去；而且兩面都是友人，夾在中間的她，要想排解，但是措辭異常困難，心想借點話，轉了風，事情或不致擴大。

英，你剛從什末地方來的？貞打破了嚴重的沉默空氣，防止他們的衝突。

貞！我們幾年來的友誼完了！請你仔細想想？我有什末虧待你的地方，你也用不着再這樣捉弄我了，其實，我也聽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發辣醋火，又牽到貞的身上。

你剛才對雄問的是什麼話？爐火再也捺不住。

貞看到這樣的情景，幾次要想說了出來，想表明自己純正的心跡。但暗中看到雄拋個眼色來，要說的話，忽然中止。彼此呆呆地對看着。

說呀！怎末不說哩？英的聲氣更加生硬。

快說呀！經她再催，要說的話，早嚇得逃之夭夭，反而默默無言。

不問則可，十問九不答，反應簡直出乎意外，心想唯一的示威，便只有找什末器具來出氣。

桌上湊巧放着一隻玻璃杯，順手「澎朗」一聲，便作了個死鬼。

好！我們完了！什末都完了！！哼！對不起！向雄惡很的死釘一眼，一陣漩風似的走出房門。

雄癡癡的望着門發獸。不覺有人在他的額上，用手指戳了一下，說聲『你爲什末這樣的可憐！』

文字的義務是在幫助人類去明瞭他們自己，增加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真理的渴慕。

——高爾基——

智慧是一個女人，她始終只愛戰士

——尼采——

我們愛人生不是因爲慣於生，是因爲慣於愛；這是正確的。

——尼采——

如果我們不放過我們前人的於影子，我們的獨創性就可以更堅固地保存，更有進步。

——哥德——

話 劇

國 難 聲 中

楊克剛

第一幕

地點 在南方的某個城市裏

時間 國難緊急的時候

人物 李國忠及其二子李勇（十八歲）李毅（十二歲）

在一間很精美佈置的房內，李國忠仰首翹天，若有所思；長子李勇，市立中學學生，同他的兄弟李毅，某小學學生，溫習着功課，李勇讀的是「岳飛傳」；李毅讀的是「最後一課」。

外面忽然傳進來一批賣號外的聲音

李國忠（向其二子） 你聽；那裏來的號外！勇兒！快去買一份來看看是什麼事情。

勇 啊！（飛跑出去了）

毅（放下書凝望着他爸爸） 爸爸！昨天校長告訴我，叫我們快去參加航空演習，他還說這是對敵人飛機的初步防備啊！

李國忠 唉！現在曉得又出什麼亂子！毅！我告訴你，××昨天已經哄傳被佔了！說殺死了我們許多愛國的青年；敵人方面又嗾使了什麼殷××宣布自治，聽說偽自治機關還設立在××呢？毅！現在那個地方成了那麼危險的樣子，你媽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呢？

勇

(從外面跑進來) 爸爸！快拿去，號外！××又被敵人占去了？

李國忠

(跳起來) 噯！什麼！××又被敵人占去了麼？

他邊說邊接了報，看了一看，立刻倒在椅子上

勇

爸爸！什麼事？！

李國忠

(慢慢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報) 唉！××被占去了！保安司令負傷了！保安大隊長陣亡了！××自治政委會產生了！一切舊日的軍閥，都被聘作委員了！唉！國家！有着數千年歷史的國家，又要遭淪

亡之虞了！

勇

爸爸！我總莫明其妙為什麼我們不作戰呢？

李國忠

作戰？每個人都……，那裏敢輕舉妄動呢？況且，我國漢奸遍地皆是，好好的一塊土地，好好的完

善主權；不去加以保護，偏偏的請了外人來打自己，這不是引狼入室嗎？(說至此拍桌有聲) 勇！

毅！你該知道，孟子講得兩句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中國假如

沒有這般賣國求榮的無恥之徒，那裏會變到現在這個樣子；九一八事變是漢奸，二二八之戰是漢奸；

長城之役是漢奸，到現在更是漢奸。殷××這般涼血動物，不碰到我手裏便罷；假如有一天碰到我手

裏，總叫他的屍首四分五裂！(說至此，咳嗽起來了！趕忙的喝了口茶)。

李國忠

……從前的宋朝不是和現在情形一般地麼？宋初的時候，兵威何等的強盛，土地何等的廣大；為什麼

到了後來遂由此整個的宋朝而變為偏安之局，由偏安之局而亡於蒙古人呢？這可以簡單的說一句，中

國那時外交，應付得實在不好。中國人對於外族勢力實在不能剷除的時候，他就想利用外力而以聯甲

倒乙聯丙倒丁的手段去消除別個了！你們該知道，宋朝最初的外患是遼，接着的是金，最後起來的才

是元。宋朝最初因為不能將遼的勢力消滅掉，所以，在金崛起的時候，趕忙聯金去滅遼；後來遼固然是滅了，宋朝又何嘗不是偏安呢？高宗南渡以後，對於以前政策的失敗，應該當有所警惕；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南宋又蹈北宋的覆轍了！現在的中國人，個個希望敵人能與第三個國家火併起來，其實，火併固然是火併，我們還不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嗎？要知道一個國家的生存，實在不能靠別人，結果有希望的，還是依靠着自己。所以宋朝南渡後能使金人寒膽的人才，還是為民族為國家犧牲千古卓絕名垂不朽的岳飛和韓世忠。岳飛和韓世忠以他們赤膽的忠心犧牲的精神與金人作戰，一敗之於郾城，再敗之於朱仙鎮；使兀朮為之痛苦不已。試問當日沒有那個賣國求榮的漢奸秦檜，宋朝又何嘗會亡呢？我想；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固然是像岳飛韓世忠那樣的民族英雄；然而我們尤其需要的，還是我們整個四萬萬人的愛國心；即是說，我們不需要任何一個人是涼血動物，獨自地賣了祖國而為外人作優的漢奸。唉！中國現在的局勢，比較起宋朝的情形來；實在是過之無不及呢？（勇毅注神的聽着，好像是在上歷史課一樣）

勇

爸爸！你還沒有看到報上咧！北平的大學生因為反抗自治，作種種愛國的舉動；反被捉去了七個。唉！平市的漢奸充漢了！愛國份子被驅逐了！大學教授被警告了！其中最負存絕大期望的為國雪恥的青年學生又被捉去七個了！（憤慨地）試問這種愛國行為難道我們青年不應當加以聲援的麼？

毅

對啊！哥！你講的話真不錯。現在這個時代那裏有心讀什麼書？沒有心讀書，讀書有什麼用？讀書在北平方面講起來還不是一種口頭禪嗎？教育當局對於那一般具有愛國心而遊行示威的同學，總是以「勸其安心讀書」的一句老話來拴着他們；要知道自己祖國已在宰割的時候，要使他們服服貼貼的讀書，眼看着自己的祖國淪亡；他們就是呆蠢到極點的人，也不會幹的啊！

李國忠 讀書求學本來是有環境性的。假如一個人光讀死書，對於一切事物皆瞠目不識——不知道什麼叫做國

，什麼叫做家，什麼叫做社會，……——那末這種人我們中國還能需要他麼？

勇 爸！我們中國假如完全有你佬說的那樣的書呆子，中國又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中國是壞到一般
有知識的涼血動物啊！

說至此，靜默的空氣籠罩着一切；靜靜的幽幽的情景支配了他們三父子的心靈；忽然的一陣風吹動了
牆上掛着的李國忠夫婦結婚的小照，勇猛有所感，問道：

勇 爸！現在媽又不知是怎樣的情形了？

李國忠 (嘆氣) 管她的？國家已經變到現在這個樣子，一個人的生命存亡又值得什麼輕重呢？

第二幕

——一幕下——

地點 原地

時間 後幾日的光景

人物 李國忠同他的妻蕙蘭，妻兄張威，勇和毅

開幕時勇毅由外面很快的跑進來。

勇毅 (叫着) 爸！爸！快！媽媽同舅舅回來了！

李國忠 啊？！回來了嗎？(已出去) 蕙蘭！你回來哪！你怎麼會回來的呢？蕙！你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發現了他妻穿着襤褸衣服後，仰着頭等待她的回答。)

蕙 (氣喘吁吁地) 啊！啊！國忠！……

李國忠

(急切地) 快說！快說！什麼事！什麼事？

憲

我……我……我們的家被……敵人蹂躪了！

威

國忠！……憲！你太累了，坐坐息息吧！這次敵人侵略我們的情形，讓我把牠作個簡括的說說吧！

李國忠

(急得兩根紅筋暴起來) 快說快說！

勇

算算你快說啊！

威

昨天敵人自得了××後，又來進襲我××；當時保安隊聽到這個消息，馬上集合着去抵抗；當時保安隊因為前一次的抗敵傷了不少，司令大隊長受傷的受傷了！陣亡的陣亡了！那時全城的保安隊，可憐，還不到一千人；而敵人方面聽說在八千以上。爲了這個關係，全城的丁壯紛紛加入了作戰；當時我也是其中一份子，領了槍和子彈很快地跑到城外的一個險要地方埋伏着。敵人因為沒有預料到我們會得到他的進攻的消息而沒有準備，因此最初打了一個大勝仗，他們死傷的約多我們五倍；但是支持到二更天以後，敵人的援軍繼續來了不少；藉了鉄甲車和機關槍的擁護，連殺死了我們五百人以上，堅壁的陣線搖動了！我們爲着沒有援兵和器械不利的關係，遂相率的退至城樓。但是敵人的飛機和大砲無情地盡量顯出了他們的凶惡猖獗可怕的面目，在四更天的樣子，城終被攻陷了，敵人因爲懷恨着我們的抵抗和他們的狼子獸心，進了城看到我們的同胞就殺，看到婦女就姦；房子燒的很不少，一切財產都裝入了他們的腰包；當時我倖好跑的快，趕忙到了家同着憲妹喬裝了乞丐，在第二天事情相當的平靜後，偷偷地混出了城，上了火車即刻的趕來；沿途見到那一般躺在血泊中的屍首——斷頭的，斷手足的，……被槍刺了心窩的，以及……——刺激得我的血管幾乎要爆發，唉！當時若不是火車跑得快，我真是生啖敵人的肉呢？

李國忠 威！這種事情真是難說；現在中國根本就是這樣的不景氣；我們要想報仇，還是得從我們本身上做起；我想如果全國四萬萬人每一個都抱着臥薪嘗膽的精神自己向前努力奮鬥的話，那末中國將來的希望正大咧！

威 唉！國忠！你講什麼「四萬萬人一心一德」，我們中國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你還不知道是一批漢奸爲虎作倀嗎？

蕙 對！國忠！我告訴你；我聽說這次敵人能侵犯我們，都是那一批漢奸始而加以慫恿繼而加以領導的呢？

勇 媽！我聽見校長說，這一批漢奸都是爲了錢；祇要他們得利，是不惜出賣祖國和他們的祖宗啊！

威 唉！這一般人看到升官發財還不是像蒼蠅蚊子見到血狗見到屎一般歡躍嗎？

蕙 哥！像這樣的人，我們應當怎麼樣懲治呢？

李國忠 懲治嗎？最好的方法是暗殺他們。炸彈，槍子，有的是他們吃的；只要他們怙惡不悛的話。

勇 爸爸！你老人家講什麼刺殺他們，他們難道還不知道他們的危險躲在××旗幟之下嗎？

威 這倒不見得！要謀害他，雖千重萬疊的保障也沒有用；近來××××團所殺的賣國賊難道還少了嗎？

這時候遠遠的傳進來一批喊聲，他們側着耳聽過去，發現是激烈的呼口號聲；漸漸的聲調逼近了！隨着聲調往前邊一望，隱隱約約的看出是一大堆的學生走來；大約有二千餘人的樣子，最前面有學生二人，手執「××學生請願團」白布橫旗一面；後面緊跟着的是各校男女學生。各生均心胸前突，精神抖擻；步法整齊，秩序極佳；沿途高呼「釋放北平被捕學生」，「保障學生愛國運動」，「中華民國萬歲」等口號；呼口號的時候，學生熱血奮發之情形，聲氣之激昂；十足表現了他們的愛國運動。

李國忠 由這種愛國的精神看來，中國現在人民倒還沒有到完全絕望時期；可惜學生那樣的熱烈着，兩旁行人

反像到漠不關心的樣子；難道他們忘記了所有的國恥嗎？

蕙 國忠你還沒有看到呢？剛才那樣熱烈的情形，旁邊還有人切切私語加以指摘呢？

勇毅 媽！你講的話很對，我們出來活動——遊行維持秩序——的時候，常常聽到旁邊有人講我們學生知道

什麼呢；又有人講說這樣的鬧，又有什麼用處呢？

威 所以說，現在我們同胞的心漸漸的趨向淡漠沉寂了！一二八的時候，全國民氣是何等的激昂，現在為

什麼變到這般地步呢？

李國忠 這個問題是太複雜了！我想，除了本身的原因以外，一定還有一些濘雜外力。

蕙 外力不外力，倒不管他；我們現在急切需要的，是鼓動激勵民氣來愛國啊！

威 好！我們以後就為國家努力作兩樣工作吧！第一件是盡力懲治漢奸，第二件是我們努力的去宣傳，使

那消沉民氣，重死灰後燃起來。你們認為對不對？

李國忠

蕙

勇毅

（拍掌）好極了！我們就這樣辦罷！

——二幕下——

完

衣 冠 禽 獸

先 甲

(一)

陳宣甫自接任K縣縣長後，因為他辦事能幹和判案正直無私的原故，所以很得K縣人民的愛戴和欽仰；但最近不知什麼原故，K縣總商會會長陳世昌突然被捕到縣衙裏去，這件事情轟動了整個的K縣，雖然一般的市民，知道陳縣長從來就沒有試過無故捕人，這次陳世昌會長被捕，必定事出有因；但陳世昌是K縣總商會會長，而且在K縣又是有數的財主，單就那間喬商旅店，每年入息至少總在十萬以上；平時待人接物，也很溫和，有禮，在外表上，誰都看不出他是一位會犯法的人。這突然的事件，把K縣整個和平的空氣都擾亂了，不論在茶樓，店舖，街道，甚至於公廁，都可聽見談論關於這事件的聲音。商會代表去縣衙交涉，也得不到結果；但據縣長說，三天後這案會在縣衙公審，一切內情便可大白。代表回來報告之後，市民更加摸不着頭腦，但誰都希望這三天能快些過去，最好能像三小時那樣快的過去。

(二)

三天的光陰，在市民急燥的期望中過去了。

開審前二小時，縣衙堂下已經圍得水洩不通，老的扶着幼的，大的抱着小的，一眼看去，黑壓壓滿是人頭，因為縣長還未出來的原故，所以人們談話的聲音很嘈雜，間中夾着一二聲小孩的哭聲，聽起來真有點像大戲院裏未開幕前的情景。

縣長終於在市民焦急的期望中出來了，同時隨着上來的是陳世昌和二個衛兵。一時嘈雜的聲音，突然肅靜下去，千萬隻眼睛，一齊注射在幾日未見的陳世昌身上。每一個臉孔都懷着一種緊張的情緒。

縣長今天還是穿着那套白斜紋西裝，雖然仍是一樣慈祥的臉孔，但是多少帶着些莊嚴。升堂後，便令庭警帶陳世昌上來。

陳世昌穿的是白紡綢長衫，臉孔毫無驚慌的神情。時時用眼睛溜着台下的人，偶而遇着相熟的臉孔，便微笑點頭招呼。當傳他入庭時，步伐也很鎮定，好像毫無介意的樣子。

庭上沉默了一會

陳世昌站定後，縣長便開始審問：

「陳世昌！說實話，你幾時往星加坡？」

「二十歲的時候，縣長。」

「你在那裏住了三年之後，便和你南洋的庶母一齊回來，是不是？」

「是的。當時因為我庶母未曾回過中國，所以我父親叫我帶她回來，讓她認識我國的鄉土人情。」

「在你和你庶母回來的第二年，你父親便由南洋回來，是不是？」

「不錯。」

「你父親回來後第二個月便死了，對嗎？」

「是的。」

「他是怎樣死的？」

「被共匪打死的。」他說完，用着很自然的態度向着台下的聽衆瞥了一眼，意思好像說：「誰不知道這件事情？」

縣長微笑着，繼續發問：

「那麼，你大哥幾時死的？」

「在我父親死後的第二年。」

「聽說在他未死之前，曾和你口角過，有沒有這事？」

「有的。那不過是很小的事情，因為他當時愛上一位姓李的私娼，想討她做妾，我當時勸阻他，但他不聽，他立意要討，所以便口角起來，但不久就和好了。」

「他曾經提過要和你分家嗎？」

「有過。可是不久他便自動打消他底意見了。」

「他是怎樣死的？」

「也是被賊匪搶村時打死的。」

「真的是被賊匪打死嗎？」縣長忽厲聲的問。

「當然是的。」回答時非常鎮靜。

「帶那女人和男人上來。」縣長大聲向站在旁邊的庭警說。一會兒，一個中年人服式的男人和一個滿面苦容的二十多歲的女人便帶上來。

陳世昌的臉孔，隨即蒼白起來，當他認清楚帶上來的那兩個人的臉孔之後。他眼睛睜得很大，他看看那個女人，又看看那個工人，他驚慌，他憤怒，他眼中幾乎迸出火星來，但不久他便垂下了頭，

「這女人是你底庶母嗎？」

「是。」聲音底微得幾乎聽不見。

「這男人呢？」

「他是我的工人阿順。」

「好！夠了！現在說實話，你大哥是怎樣死的？」

陳世昌不作聲，頭垂得很低，差不多只看見面部的輪廓。

「是不是你僱人佯裝賊匪搶村的時候打死的？」

仍然沒有答應，但身體已顯然抖顫起來了。

「阿順！你把當時的實情，說得大眾聽聽。」

那男人瞥了陳世昌一眼，便向前行走了數步，慢慢的向着堂下說：

「本來，這件事我是答應過永遠替主人守秘密的，因為我還用了他三百塊錢；但是他底庶母已經招認了，就算我不說，這件事情也終是要暴露的……」

他稍爲停了一下，便繼續說下去，

「老實說，他底大哥並不是真的被賊匪打死的，就是他父親也不是被共匪打死，那些賊匪都是他由C縣僱來的流氓。這件事情，除了他庶母和我外，再沒有第三人知道了；當時他因為需要我做內應，所以不得不把實情向我說。那些流氓二次總共用了陳先生五千塊錢，開槍打死他父親和他大哥那個，另外賞了五百。在他父親死後第二天，村裏的人已經起了猜疑，因為在他父親未回來之前，他和他庶母的確太好了，而且他又是還未結婚的人，但是，誰都不歡喜多管閑事，況且那時他和前任林縣長來往又很親密，所以更無人敢哼出一聲。……」

「夠了。」縣長止着阿順向下再說，向着陳世昌問道：

「對嗎？阿順所說的話，全是真的嗎？」

陳世昌蒼白的面孔，這時完全沒有一點表情，他沒有驚慌也沒有憤怒，好像完全失了知覺一般；驟然一眼

看去，誰都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人，簡直是一尊石膏像。

這時，縣長忽然離開了座位，慢慢的踱了出來。

「各位！這件案子的破獲，完全不是本縣長的功勞，這完全是陳世昌他自己罪惡貫盈所造成的。爲要使大家更明瞭的原故，現在約略將破案的經過報告各位：」

「前星期六——就是四天之前，我忽然動了打獵的念頭，而且聽說F村附近的森林有很多的野獸，所以不惜一切的跑了二十多里的路程，去那裏野獵。回來的時候，恰巧經過F村，當時不知什麼原故，心裏忽然記起來陳世昌的家，不就是在這個村子嗎？在縣衙門的條件中，僅僅他一家受了兩次賊匪的搶掠，而且最奇怪的，是每次僅僅打死一人，財物也毫無損失。當我接任以來，已經很注意這件案子，但是因爲事隔多年，所以不大想追究，現在忽然親臨其地，驀然觸起前情，於是便順便去他家探察一下。

他家的屋子很大，不愧稱爲豪富之家，全幢房子只有他底庶母和阿順工人居住，當我進門的時候，他們臉上都顯出非常驚慌的樣子，這一點已令我非常的奇怪。到後來談了不久，凡關於向賊匪打劫時的情形，他們都很含糊的回答，我底好奇心於是更進了一步。最後，我叫他們帶我去看陳世昌父親臨死時的房間，他們更手足失措了，然而也不能拒絕。

房間不算大，兩張臥牀，一座衣櫃，在近左邊的床榻上，有幾個黑洞，據阿順說這就是當時賊匪遺留下的彈痕。我沒說話，正要出去時，我看見那兩扇房門都很完整，雖然是舊老一點，但是完全沒有一些槍彈的痕迹。我於是便向阿順問說，「這兩扇門已經這樣舊，幹麼不換一換？」

「剛在賊匪打搶前一年換過的，到現在不過五年，雖然陳舊一點，但却還沒有破呢！」

阿順果然上了我的當，我馬上覺悟了；房門沒有損壞，而房子裏的牆壁上却有彈痕，這分明是有人在內接

應，事情的內幕，顯然有些離奇。於是便命手下的人帶他們兩人回到衙門裏來，那時恰巧是黃昏坎煙時分，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被拘捕這回事。回縣以後，經過詳細審問，陳世昌底庶母便首先招認了，所供的和剛才阿順所說的差不多……」

縣長突然停了不說，轉身指着陳世昌厲聲的向着台下說：

「這是人嗎？殺父，殺兄，淫母，這簡直是衣冠禽獸。」

就在這樣嚴肅的空氣下，這一場公審便告結束。

(三)

陳世昌槍決已經好幾個月了，他墓前的青草也由綠而轉黃了。然而R縣市民的腦海中，却還很清楚的印着，「衣冠禽獸」這四個字。

我們現在是立於新形式生命中已經萌芽

——柴霍甫——

人對於壓死人類本性的暴虐，沒有常夢不醒的道理

——生田春月——

奴隸和暴君藏在婦人身中太久了，所以婦人還不能講到友情，她只曉得

戀愛。

——尼采——

涮羊肉

蔡壬侯

閒着沒事，同老二，驢子及大嘴兄，隨便逛出校門，毫無目的地向着高興的地方走。時間已過了十一點，四個人都懷着跑上二三十分鐘回校吃午飯，蠻趕得上的心理。於是放足了胆。

談談自己心坎裏所要說的話，真實的，什麼多談，什麼也不顧忌，沿着中山路旁的行人道上，慢慢地踱着，心中充滿了一種自然。

大嘴同老二，是兩個粗渾的人，直爽的性格，沒半點虛假，舉動雖難免被那些帶着道學面具，自認爲好的人所不齒，然而我却偏愛這些弟兄，因爲他們才有「真」，才有「人性」。——反看那些帶着道學面孔的，那個肚皮裏不是「男盜女娼」？——至於驢子，十足是孩子氣，有時常會板起面孔罵人，然而至少，也是個可愛的人；——雖說有時候，浪漫得會使人不滿意。

不知怎的，竟踱到了新街口，看看標准鐘，已近十二點鐘，四個人會心的一笑，

「那邊有賣羊肉的，我們去「涮」去，可好？」驢子第一個提議。

「好，好！涮羊肉味道頗鮮的；記得我以前第一次吃過後，時時想「涮」」大嘴兄首先笑着臉讚成。

我同老二完全是門外漢，經他這樣一次，好奇心衝動了我們，也讚成了。

四個人撞進了羊肉店。

驢子忽有感觸，低低問道：「錢不知夠否？」

我一摸口袋，才想起錢篋子還在箱子裏；右手摸着的，僅是二三十銅子。

大嘴同老二也因爲出來走走的，都沒帶多少錢。驢子一面笑，一面說道：「四個人的錢合起來看吧！」

「先生，吃什麼？」正在把錢摸出，酒保來問了。

「涮羊肉！」大嘴說。

「幾盆？一人一盆是不夠的。——來八盆可好？」酒保邊說，邊放好了碗，匙子，……。

「行。」

酒保走了。

一看桌上的錢：老二是大洋兩毛；驢子小洋四毛；大嘴是大洋兩毛，銅元四五十；我的二三十銅子，也擡在大嘴的銅子堆裏。看看不大夠，荒了手脚。還是老二胆大，喚酒保過來減少兩盆。

端上來的，是一隻燒着炭，水已沸騰了的「暖鍋」，還有許多小碗，盛着豆腐乳，芝麻油，醬，辣油等。學着驢子把各味調和了，放在自家碗裏。再後，來了四盆切得薄薄的鮮紅羊肉。

只見驢子夾起一片，插入沸水中，煮得成了白色，便取出在調和的味碗裏一攪，迅速地放入了口內。我們三人既得了法術，便學着吃。——大嘴雖說吃過，似忘了吃法。

味道是不錯，而且好玩，於是越吃越起勁起來。

「我馬上到朋友家去借錢，——近得很，——吃他個痛快！」大嘴跳起來就跑，拖也拖不住。

到最後兩盆上來時，大嘴方回來，拿了六毛錢道：「真的問朋友借幾毛錢，太難看；幾塊吧，又不必，却巧遇着他家車夫，於是擺起少爺面孔道：「阿福，我現在有急用，你可能暫時拿幾毛錢來？」他便在馬帶裏挖出了六角……」

我不竟笑了出來。

驢子道：「老弟，低點兒吧！」

廿四、十二、一、

綺麗的青春

謝惠生

春光明媚，又是星期，朝霧籠罩着B公園的一角。李樹開着爛熳的花兒，繁花壓在枝頭，使那些軟枝兒互相倚俱，富有笑意。恰巧又在雨霽之後，一列一列的冬青綠得可愛。空氣很新鮮，天空無片雲，太陽正爬上東方的山頭，這太陽兒真是美麗，好像跟着辛苦了一禮拜的人們一同去遊玩而着上輝煌的禮服似的。在公園底一角，那裏算是最時髦的早餐集會所，有三個少年人常常在此相會，他們雖是知心的朋友，而他們的性格却大不相同。第一個叫做華西，一個容貌和藹，舉止文雅的青年人。他生活中唯一的雄心是天天裝飾得漂亮，衣服穿得考究。他駕馭腳踏車的本領很好，假使你和他閒談幾分鐘的話，你就可以知道現在裁縫所收到的各種布中最新式的顏色，最時髦的服裝，各種襯衫的價錢，以及他的車子一點鐘可以走多少路等等。總之一切無足重輕的話。

第二個叫做戈正，是身材矮矮的年輕胖子，生着棕黃而又帶紅色的臉和一對小而圓的眼睛，他常用了這樣一對眼睛向一切的女人偷偷地注視和公開的張望。他是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但是滿腮鬚已長滿了鬍鬚。雖然修剃得勤，但青得像鴨蛋，二來刺到女人的嫩臉上仍然痛得難忍。而他那像一朵倒垂下的來喇叭花似的鼻子，和一張寬闊的嘴，兩片厚的紫色嘴唇尤其使得女人不靚心。他自己還以為丰采駢翹，頗有動人的地方，他一走進公園來，便即刻找到一張很舒適的坐位坐下，便把兩腿交叉着，戴上了眼鏡，開始和小女孩子們做鬼臉，做媚眼，並且還深深地嘆幾口氣，好像在表現他胸中有無限的傷感。

第三個叫做霽然，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年青人。他以為自己比別人超越一些，聰明一些。在他無論和誰說話時，他那冷冷的微笑似乎說：『你是多麼渺小卑微呀！』

今天，戈正。第一個走進公園，信步的向那幽靜的一角走去，一面還時時東張西望，看看有女人們注意他沒有。到了他的目的地，弄了一張椅子暫且坐下。過了一刻，他底兩位朋友，華西和霽然都來了。華西第一個跨上來搶着說：

「你們猜得到我騎車從家裏到這裏來要幾分鐘？」

霽然微微的笑了，他冷淡一笑後，半個字也不說，他覺得不屑去回答這樣一個寡味的問題。

戈正說：

「至少至少需要十分鐘。」

華西猝然大笑的說：

「還需要十分鐘呢……不多不少僅僅兩分鐘！」

霽然繃起他底眉頭，在一個漫長的沉默之後，用一種患病似的沙聲說：

「那末你的車子經過擁擠的街道每點鐘要走三十哩了！」

華西交叉他底兩腳，驕傲地回答說：

「我的車子走擁擠的街道時每點鐘走三十哩路；在人少的街道就要五十哩路了！」

這時戈正忽然掉過了頭，因為剛才他的注意力被一位太太所吸引去了。

霽然——那驕傲的一個——掉頭向那自以為奪人魂魄美男子戈正說：

「好笨呀！像你那樣拼命盯着女人，他們全不注意你，你自己却以為是個美男子，實在呢，你簡直像一隻

狗熊。

「誰告訴你那些女人們不注意我？」

「事實是證明如此，現在並沒有一個女人被你引動啊！」

「有這樣的事嗎？」

「一定的！」

華西攔住這機會便來嘲尋他底以豐采翩翩自居的朋友了，于是大聲地說：

「我可憐的朋友戈正，你現在求愛的事，已完全失敗了！」

接着兩個朋友一起對他大笑，戈正心中非常慚愧和懊惱。

七天過去了，三個朋友又在B公園底一角會合。今天戈正穿的最華麗，他在那裏逗留一刻，便勸他底朋友回到中山街四五九號——他的家裏去。因為在他家裏他能夠看到一封很有趣味的信。當他們三人到了戈正家裏之後，戈正果然拿出一封華美的粉紅色的信。自己很高興的將信拆開，立刻把信箋抽出來時，馨香底氣味就揚溢在四圍的空氣中。華西，不自禁地喊起來：

「好呀！……這信裏帶來的是愛神底香氣啊！」

霽然，仍然帶着他平時的那種冷刺的微笑，對華西道：

「這我們一定不該去拆穿他的秘密。」

戈正喜笑顏開，紅光滿面，急搶搶地回答說：

「難道我可以對朋友們有什麼秘密嗎？」

「那末這封情書是誰寄來的呢？」

「你看署名吧！」

華西注視那署名，喊道：

「怪極了！……s 校的皇后……這事情是從什麼時候起的呀！怎麼我們一向都不知道。」

戈正滿心歡悅驕傲地笑了，後來再和他底朋友說：

「我們一齊出去吧！對不起，請你們中途允許我，讓我去赴這封信所說的約會。」

於是他們一同出去。

華西和霄然去後。戈正半途退出，却沒有什麼約會，繞了幾個灣，仍然回到家裏，例外把那天下午的時間消磨在和他家人的閒談中。晚餐後，回到書房裏。坐在一張寫字檯旁，以很有詩意而又多情的神色的態度，從一隻抽屜中拿出一匣華美的粉紅色信封信紙，接着從信紙簿上扯下一張來，便開始慢慢地謹慎地寫著：

「我最親愛的戈正哟！

當我今天下午在 A 公園會見你時，我是多麼的快樂呀！在傾聽着你甜美溫柔的談話，和注視着你可愛的臉子的當兒，我差不多失去我底靈魂了。那一剎那間，是我從來未曾經歷過的，第一次嘗到了真正愛情的滋味呵。我可以再和你會見，繼續我倆甜蜜的情景嗎？

熱烈愛臉你的莎麗

寫完了，重復讀了一遍，用素馨香把信薰得香香的，便封進信封裏去，再在信封上很鄭重很輕巧的寫着這樣的住址：

「中山街四五九號交戈正先生親啟。」

一切都弄好了，他便上了床，熄了電燈，好像睡得很甜蜜。

回 憶

咏

這是在暑假的開始，因為被我哥哥繼續的來信要我到漢口去消磨這長時期的暑假，當時，我的心已被催促所激動，果然在一天的早晨去江邊搭輪，在輕快的脚步中登了船，而很僥倖的在房艙裏找着一位子，我於是才將趕船的事安心下來！

船離了岸，酷熱的陽光猛烈的竄入了我所停留的整個地方，使我感覺到又熱又悶，我漸漸由艙裏走向船邊去散步。可是在我每感覺到一種孤獨的寂寞，船如駱駝似的向前邁進，我想起值得留戀的學校，朋友們，現在是別離了，不過我又理會到這是暫時的別離，於是消滅了我不安的思索。

我想世事發生時往往是偶然的，在我所不能想到的會在短促的時間內認識了一個很活潑的小孩來與我作伴，這是在須臾的說話中而立即引起我與他彼此熟識起來，結果甚至於發生一種不可設想的親熱。自從他認識了我之後，他時常到我艙裏來要我到艙外去散步，他是一個聰明活潑的小孩，那一種天賜的天真，處處得我去注意，有時他眺望着岸上的一切景物往往引起他爽心悦目的表現。他說的是帶一點上海口語我問他：

——你可是由上海來的？——

——是的——

——到那裏去？——

——回家哩！——

我又問他家在何處？

——九江。——接着他用很清晰的口語說了許多話。

原來他的父親是在上海的一個商人，這一趟他與他姊姊回家看他的祖母和母親，他姊姊在上海某中學讀書，而他雖然是七歲的小孩，可是在下學期能進得小學三年級。

又說到昨天，他爸爸送他們上船，還買了許多食品哩！他很天真的問我：「我要吃？同時在他口袋裏掏出一包咖啡糖來！」——我相信自己不是愛好吃東西的人，見他懇誠的請求，與天真的表現，畢竟使我接受了。

第一天的過去，因為得到這活潑的小孩與我作伴，所以亦感覺時間的迅速。

我總以為整個的人生，能值得留戀的是幼年時代，這時代亦可說是整個生命的基礎，一個成功的偉人，在他的自傳裏一定有一段關於在幼年時代中珍貴的一頁，我想幼年時代一切似乎如一塊絲毫不沾污點的玉，這是值得給人培養，這是多麼可貴與可敬呵！

唉！我低首想到自己，很惆悵的感覺到自己的失敗是在過去的幼年時代，它使我有多少的苦痛，我承認人生的旅途是滿佈着荆棘的，不過我勉勵自己已有披荆，斬棘，的勇氣。

翌日，早餐後？我與這位小孩不相見已將三小時，我又感覺無聊，我由艙裏走了出來，哦！我發先那活潑的小孩停留在他房間門口。

——啊！你怎麼不來玩耍？我大聲的對他說。——

他很輕快的跑到我這裏，用着很低的聲音問我是否才起身？

——不——

把接着又說：「最先」我想來叫醒你，但是因我姊姊說：「勿常常去吵鬧人，要使人討厭哩！」所以我始終在門口等待你出來。」末後他問我一句，真使我大聲笑出來，他說：「你是不是討厭我？」

我搖搖頭對他表示。

整個的上半天，不知不覺的又過去，午後，那活潑的小孩唱着一步一步的進行曲跳進我的房間裏！他第一句對我說——我們要分別了，這話使我靜默了好一會，但是我要替他設想到家後的歡樂，所以又與他說起笑話來！

船果然到了九江碼頭，那活潑的小孩匆匆的跑到我這裏，慌忙的口氣對我說，因為他們沒有碰着家裏派人來接，所以須要我幫助他們把行李提到岸上。他的話似乎還未說完，我很願意的回答，已迸出口了。

在我到他的船裏後才與他姊姊會面，經過這玲瓏小孩的介绍，我們彼此點一點頭，記得這時雖然我承認自己很能應付前面所遇到的人，但是終於說不出一句話來！

船靠碼頭已有一刻鐘光景，往來行人亦較少了一點。他們共有大小四件行李，其實我想他們何不僱人拿上岸呢，依我推測世上的女子多半是薄弱和膽小的，她也終不會例外吧！

我替他們提了兩件箱子，離開了船，同向躉船上前進，因為我在他們之前進行，所以彼此沒有說一句話，當我無意識之中向他們望時，恰好與她的視線成了一條軌道，在她微笑的臉上很顯着她天生麗質，隨口她問我可覺得吃力？

——沒有什麼——當我轉過身來時，這樣的回答。

不一會兒，我們已到達江邊馬路，她顧了一輛馬車，車夫將行李送入車內，所以這活潑的小孩很緊的握着我的手，並對我說「以後不知幾時會了！」我被他這樣的詢問，使我全身的血脈停流，我祇感覺一種不可思議的失望與悲哀。最後又聽到他姊姊的聲音，是在告訴我她的地址，接着又聽到她帶着一種嗚咽的口吻——「以後再見罷！」——那小孩的手突然與我分離了，車與馬蹄聲發出踏踏之聲，看見到那活潑的小孩在車裏向我拂手，她微微的向我點頭，車與人影終於在街角上消失了的時候，我彷彿失去靈魂似的佇立着，我更茫茫不知我此後去向。

歸 途 中

仲梁紇

太陽下山了。在這暮色蒼茫的時候，那條平坦的大路上飛起了一陣塵埃，接着，前面正在走動的一輛馬車漸漸的隱沒於幾層土山的縫裏。

下面，山是往下斜了，馬車也歪過來，車子裏的人的身體略略動了一動，以後又是很平靜。

這車子外表是很新的，裏面却有點兒失修了。長方形的坐位也失去了牠的彈性，所以這一個頹廢的青年人坐得很不舒服，常常改變坐法，他兩手叉在胸前；頭是底着，正望着腳上的灰色皮鞋，他的臉蒼白得很，兩眼深深的凹了進去，鼻子很端正的，嘴唇薄薄的，時時的顫動。

偶而抬起頭來，從半透明的玻璃窗子裏看出去，一片黃綠的稻田，幾個彎了腰的農夫在那裏工作；遠遠的，一排排小山，山脚下幾間小茅屋，煙囪的煙一直往上冒，昇上來，成了一層層的雲。他覺得這些都足以使他增加煩惱，他把眼睛閉起來，想避去這種煩惱菌菌的侵入，但是另一副圖畫在他眼前出現了。

這是十年前的事了。也是暮色蒼茫的時候，他穿的那件新做着袍子，懷的滿腔的熱志，準備着踏上奮鬥的戰線，去實踐他那英雄之夢。在父母兄姊和朋友們的道別聲中離開了家。

他的父親曾經說過他是兩歲就識字的，當然他的天才也是超過任何人以上的。老父對他的熱望是多麼殷切呀。他自己也很知道，知道讀書用要功，做事要勤健，他初到學校的時候那一個不稱贊他呢？可是自從認識了她以後就從九十分的程度降到二十分，他知道對不起老父老母，可是只要對得起她就算了。

在服侍她的生活中度過了一年，第二年忽然地拒絕他，不讓他去找她，在二月十五日接到她出嫁的一張喜帖。

他爲她犧牲了雙親的愛護，而得到的結果又是如此，人世間他也不想留戀了，只感覺到空虛，無味。

黃浦江頭幾次呈現出他憧憬的影子，但是他終於沒有跳，是爲了要報仇。

錢籌劃到手了，八十塊錢一支勃郎林，是他報仇的工具，是他洩憤的利器，他把一切都置諸腦後，只等待着死的來臨。

她的丈夫終於死在他的鎗下，但是他的神志昏迷了，被警察捉了去。

判決的結果是七年徒刑，七年，多可怕的一個名詞！

七年，他在這七年中，天天在希望，希望第八年將帶給他一線光明。

可是，很快的七年過去了，他失望了，他想痛哭，又沒有眼淚；想狂笑，又沒有力氣，他眼前一片昏黑，直蒙在他全身。

家，只有家，或許會給他一絲安慰，他振起精神，鼓起勇氣……

他越想越迷糊了，一幕幕往事業重回到心頭，他兩手伸了開來，掙了個懶腰。

天漸漸黑了，車輪和土地摩擦的聲音把他帶回家來。他想到等會怎樣投進父母的懷抱中，怎樣敘十年來的辛苦，他不禁又有點兒害怕了。

十二月廿三日寫於稿紙堆中

凡是服從於權威，束縛於因襲，羊一樣聽話的醉生夢死之徒，以及忙殺在利害的打算上，專受物慾的指使，而忘却了自己之爲人的全底存在的那些庸流所不會覺得，不會嘗到的心境——人生的深的興趣，要而言之，無非是因爲強大的兩種力的衝突而生活的苦悶懊惱的所產罷了。

——苦悶的象徵——

黑 暗 的 一 角 —— 演 習 之 夜 —— 丘 九

老天黑的怪駭人，落着濛濛的細雨，括着刺人的冷風，觸着皮膚，豎毛肌幾乎把根根細毛都括直起來，使人格外容易起恐怖的想法。

好像一切都不平常。每人都有一副緊張的面孔。都着了一色的武裝，並且在臂膀上掛着白底紅字袖章，更顯得不平常了。我們現在準備要幹那與戰神交手的預習儀式呢！

當我們把晚膳送進了肚皮、號聲響了。一隊隊為戰神預備的驅使者，集合了！沉重的皮鞋擊打破了陰鬱的沉靜。

「立——正」大隊長，二口氣拖足了勁。

我們整齊而嚴肅的枉立着。當然囉！一切口令，手續都過去後，最後便是「啟步走」了。我也是同列在第十區隊，x分隊，開始移動了脚步。我看到場邊的路燈，半明半滅，和前方的黑暗，不免有點戰慄。我們在冷風淒雨中向前奔馳。到了中山馬路上，這原是不熱鬧的一段。几盞路燈曳長了我們的影子。偶然一張口，便冒出一陣白氣，天真的冷了。

公共汽車站紅色矢狀指標上的「x x崗」三個字映入了我的眼簾，目的地已在眼前了。轉了一隻九十度的灣，進了中央黨部的牌坊門。停在一所警廳的門口，經分隊長告訴了來意，我們便進入內休息。

一間樸素的房間，壁上行列着一排排黑色拿破崙式的警帽，而最有吸引力的便是那倒掛的几柄黑森森的左輪手槍。我坐着一聲也不響。只注意那戴着耳機靜坐着光着和尚頭的警士，

鐘的長針纏着行了半轉，現在是柒時半，是我們的任事務的時候了。七折八扣，一分隊人分作四小分隊，

我們只有七人。中間有一名小分隊長。經一位警士的指導，我們被派到一個名叫「×××塘」的地方，天黑路滑，拐灣抹角，把我這個陌生人鬧得辨不出方向。

在那裏，漆黑的一團，除了大洋房中的燈光之外。其餘是一點亮也沒有。我和L君守一個位置，其他幾個人，都派向前方去了。

三丈遠的路燈下，有一位警士站在那裏。此外只有我和L君的影子伴着我們。

我便走上去，對那警士舉手爲禮，開始同他談上了：

「喂！同志！你在這裏值夜嗎？」我問。

「啊！是！但只到八點鐘。」他打量了我的服裝。

「這裏幾座樓是什麼地方呢？」

「哦！」他用着異樣的口吻：「這黑籬笆裏面便是俄國使館。不過是後門，大門還在前方。再往前點是×部長私邸的後牆。對面的小樓便是德士古汽油行老闆的住宅了。」

「看來不是並沒有多少燈要管理麼？」

「是！」他又停了一會兒。露出嚴重的樣子續下去道：

「雖然，這地方很荒僻呢！前幾天曾出了些殺人案子。我几乎被那些小子們擦倒了！平常這條路我們一人來巡查是很危險呢！」

「你們不都有槍麼？」

「槍是有的，但是我們敢隨便打麼！」他一手指着那蓬式雨衣中的槍柄。」

「八點鐘了！我該走了！」他看了看錶。

「再見！」

「呵！同志！辛苦了！再見！」他去了！

我倆孤寂的用目光送着那警士走去！一直到那白色的裹腿，在黑暗中消逝了。我想着他的話，委實很不安，或者他故意打趣我？

我倆渡來渡去，看了看錶，時候簡直慢得使我懷疑牠是停了。俄國使館裏，几隻惡洋狗正在沒命的狂叫，擾動了這沉靜的空氣。雨已停了，但是風還吹着。我倆默默無言。

忽然德士古汽油行老闆的鐵柵門的門燈亮了，繼而門開了，一個肥頭胖耳的中國侍者出來，輕視的瞟了我們兩眼。後面隨着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大概是老闆和太太了。他倆用那淺藍的眸子從厚大的大簾中，銳利的掃看我和我的同伴。很傲慢的掉回頭去，相偕走開了。

時候瞬間的過去，我倆偶然也談幾句話，後來腿覺得酸了，我們便倚在那鐵柵門邊的牆上。休息着，接着小分隊長來巡查了，並且給我們多派一位同伴。

「嗚——嗚——嗚——」第一次警報響了，東一聲，西一聲，像是獅吼，不！那汽笛將斷時，着實像虎嘯一樣，於是我們便開始工作了。

一個山東漢拖着一輛掛着油燈車子奔了過來，L君立刻上前去令他熄燈，他很順服的照辦了。車裏面的人也下來了。他兩手捧了二三十枚雞蛋，那緊張呆笨的模樣，引得我不覺放聲大笑了，

暮的路燈一起熄了，除下大洋房還隱約射出幾道光線外，一切都罩在黑暗裏。

「嗚——嗚——嗚——」接着是緊急警報的笛聲，燈都熄了，一切都寂然，起初還有斷續的警鐘聲遠遠的傳來，現在全沒有了。公共汽車唧唧的響聲也消滅了，這簡直使我不信我還在繁華的都市中。

現在我更因聽了警察的話而不安起來。但是我立刻發覺了我還有兩位同伴，這使我膽大了不少；於是我們便開始討論着：

「你們以爲我們在這裏危險麼？」我說。

「那當然！這距玄武門不遠，都是一帶城牆，荒僻的可憐！」L君說。

「你倆不知此地××眼科醫師的鼻子被人割去麼！唉！我們太不運氣了！」第三個同伴也參加談判。

「我們怎能和那醫師比呢！」我說「也許還有人怕我們哩。」

「唉！」L君又說「現在不比平時，我們是在担任警備的任務呢！曉得麼？」

都像得着安慰似的笑了。

天越黑，我的眼睛越睜的大，的我瞳孔也放得的越大。忽然有一些白白的東西走近來，我却知道是警士的裹腿。果然，他走到我們跟前，用紅手電照了一下，我才知道那山東漢還站在我旁邊。他一聲也不響。警士開了巡邏箱，寫了些什麼，便走了，隨後只聽到一步一步腳踏泥水的聲音，漸漸的遠逝，不一刻，幽暗的空間又靜了。

不知怎的。會談到了北平。恰好我們都到過北平。便大談而特談了。他倆比我更熟。我只得退居第三位了。就是怎樣，延過了大半點鐘的時間。

一刻，「嗚——」解除了警報。好像是這一城人被釋放而喘的一口長氣。

路燈復明，房屋的燈也亮了，又恢復了光明的世界。分隊長氣喘喘的跑來，他報告這次演習完了，但是這一次不過是大演習的預習。明天纔正式開始。

我們都回到警所門口，列了隊，預備歸校。但是別的小分隊隊員，有兩三個開了小差。累得我們白白等了

一些時。

這時我的腰和腿早已痛得不得了，一步步的挨到學校門口，都說要有最後五分鐘的精神，所以只得勉強的提高些步子。

到校解散後，一眼瞥見膳裏的燈光和人影，我也擠了進去，原來有滯粥可喝，于是大喝而特喝的喝了四碗，天！平常我是不會喝這些粥的，但是現在却認為是上好的感饈了。

回到寢室，同伴一齊都入了夢鄉。算來已站立了四個鐘頭。「躺下去」！我想，于是我對我自己道了夜安，鑽進那冰冷的被窩。

有着全然普遍性的快樂是可以永久的。

——居友——

一個人當為他人而生活，纔可以永遠幸福。

——托爾斯泰——

我們應該揭掉那使我們溫暖，但遮斷了我們的視線的帽子！

——托爾斯泰——

撇開了『現實』而侈言『理想』，則所謂『謳歌』將只是欺誑，所謂『安慰』將只是挪榆了。

——茅盾——

清晰的思想是包含在明快的文字內的。

——迭那莫夫——



月夜幽思

旭人

夜色有些兒矇矓，

炊烟慢慢地升起；

遮避了碧空。

牧童揚鞭趕走了夕陽，

叢林裏，

歸鳥雲集；

自遠方傳來些農夫的樵歌聲。

★ ★ ★ ★

月姊盈盈駕山腰，

驅散了迷濛的霧，

皎潔的月光開始向人投送着媚笑，

草原上，

正徘徊著孤零的旅客。

★ ★ ★ ★

他深深地

追溫着他與伊去夏甜蜜的舊夢——

有時會仰天長嘯，

顧視自己孤影；

伊在他方，

月姊笑了：

「癡情的弟弟，

你不要多疑，

伊始終愛着你，

生死不與你分離。」

★ ★ ★ ★

時光像脫弦之箭飛趕不停留，

帶去了少女的紅顏，頹齡的老人；

枝頭的鳴蟬歌唱了，

送走了春姑娘，

迎下司夏之神。

★ ★ ★ ★

晚霞片片逐日落，

遊人賦歸歌。

溪邊楊柳迎清風，送酷熱；

倦歸日已暮，

星光點點月婆婆。

★ ★ ★ ★

我拖着倦遊的身體去望你，

你正在乘涼，看顧着弟弟；

月光照着你婀娜的細身。

呀！塵世的仙人。

我醉了！

★ ★ ★ ★

你向我微笑：

『熱吧，這邊坐。』

『姑娘，你只知我身體疲憊，受暑熱，

却不知我久萎的心靈將枯絕，

幸而早遇你仁慈的女神，

救活我這沙漠中將亡的旅人。』

★ ★ ★ ★

自你口中流出甘甜的泉水，

供我這乾嘶的旅人啜吸；

我幸福地吸吮着生命的甘泉，

像一尾小小的魚兒在春江裏游轉。

★ ★ ★ ★

月兒婆婆向西行，

這時已到了深夜，萬籟寂靜；

我說：『時光已不早，不能再久留了。』

你輕輕地起了身，陪送我走。

★ ★ ★ ★

我倆並肩地行過一條短的街堂；

皎皎的月光照在你含羞的臉上；

我好像發現你在低頭竊視，

啊，姑娘！你將引我至何方！

★ ★ ★ ★

我倆止步在一扇門首，

你說：『再會呀！』

我說：『再會，請你回去吧。』

我行了數步不自主又轉回了頭，

看見你還立在門前，

有意在逗留；

直至我在遠處聽見門呀的一聲關了，
緊張的心纔稍稍鬆弛。

★ ★ ★ ★

烏雲重重掩烈日，

狂風捲起了塵沙，

掠亂了遊人的髮鬢輕衣；

高空的燕子隨風輕飄；

樹枝兒好似在預告着，暴雨到了。

★ ★ ★ ★

夏日的暴雨突而滂沱忽而又霏霏，

帶去了夏日的酷暑，

詩人的笑意；

啊，愁人的霉雨！

★ ★ ★ ★

天空的霹靂擊退了烏雲，

黃金般的光芒自西闕射至東村；

虹兒彎彎懸前山；

萃葉上的雨珠墜於溪中迸出碎玉般的清音。

★ ★ ★ ★

雨後晚風輕輕地吹來，

更雜些茉莉花香，遊子的歌謠；

暮地裏疲憊的溪中飄來你輕盈的芳影，

啊，塵世的仙人！在再數日，今夕又相逢。

★ ★ ★ ★

度過了薄暑，度過了盛夏，

度過了初秋看黃葉飄飄飛向誰家；

無情的時光前進不停留，

開學的日期催我早離開眷戀着的玉霞。

★ ★ ★ ★

月兒西下月兒也會東升，

月兒有缺也有盈，

久不見了，塵世的仙人；

久不見了，司春的女神。

★ ★ ★ ★

我只希望時光加速地展轉，

展轉過惱人的深秋，寒冽的冬天，
至明夏好再與伊相會呀！
訴出我胸中久積的悶怨。

★ ★ ★ ★

一九三五中秋寫于金中

自訴曲

俊文

千頃濤萬重浪，
汹涌在我的人生道上，
沒有度盡了童年，主就
召去了我慈愛爹娘！！於是我
經過了多少砒骨的尖風，
磨歷了多少炙肉的炎陽；
爹娘我却該有沒有創傷？
遭了人家的遺亡，
而今我是一片鷓鴣手駒
隨着大大飄盪↓
蒼鷹覓不着舊巢，

雛雁迷離了歸鄉！

可是我沒有哀怨過喲，

有的只深深的向腹內隱藏。

我埋着頭悄悄的前進，

冀望支配我一顆冀望的心；

我要想學我的朋友那樣勇敢

（因為她已經獲得了良鄉）

可是我又振不起我的臂膀。

于是一片片模糊的，

模糊的熱烈的「冀望」，

一條影兒一條影兒似

心兒只在渺茫地漂揚：

爹娘！佑護你的孩兒吧！

一拳打倒周遭的高牆。

我要打倒高牆，

我要翱翔在天上；

我要找到永久的同伴，

快樂溶化了心靈，

自由有無上的光榮。

可是這還不是比夢再迷茫！

黃金熔鑄成的世界上，

誰來，誰來，憐愛我

乞丐漂泊的姑娘？

我痛念的早亡的爹娘！

廿四年除夕爲靜文姊作

嬰兒曲

俊文

痛恨你錯生在中國嗎，

初生的孩兒你爲什麼要哭？

確實中國現在是四面楚歌，

但既被生下來又該有什麼話說！

星星已在滿天閃耀着了，

這一片中原處處都有憤怒的眼，

孩子你別要怕告訴你，

我們的先鋒隊已開始同野獸肉搏！

停一停哭吧？天會賦予你本能的笑，

睜開了眼睛豎直了耳朵，

你爸爸已負起了金煌的干戈，

在大炮的轟隆聲中作血肉的舞蹈！

要粉碎野獸們給予的鐵鎚，

我親愛的嬰兒別再哭。

爸爸要你笑壯一壯胆啦，

去建造肉的高山血的大河。

我親愛的孩兒呵笑着地，

用勁地吸媽媽乳汁吧。

要長成比你爸爸更有力，

頭一個吼起光榮的出征歌。

中國的兒郎們已大批的上前了，

他們現在正活躍在槍林彈雨之中，

我再告訴你孩子，不要打瞌睡，

這些兒郎們從前同你是一樣的驚弱。

他們那些強暴的畜生！

劫掠了長白山又奸污了黃浦江；

現在又吞蝕了我們的華北，

孩子，你呵，只知道甜的乳熱的被窩。

我親愛的初生嬰兒呵，我說的你可明白，

現在你既然不幸地生在這艱難的中國，

但我可以告訴你——在不幸中也可以求得幸福，

反要負起了將來的使命，千萬別再哭。

生

俊文

一條水，

渺茫地拉開在前面，

當作嗚嗚的輪船我前進吧。

隨怒濤來狂掀，

別管他且加足馬力前進，

爬過了崎嶇的波，度過了洶湧的浪。

雖然這兒已是一片水天相連的大洋，

黑暗更張開它巨大的翅膀，

礁石排列得星羅棋布，但我們一望也別望。

司機者用勁地把穩了機盤，

別管前面是如何渺茫，只認清了方向。

沒煤燃燒時我們還沒絕望！

浦口江上

阿侯

微微的浪，

去向何方？

在天，水的界上，

帆影動着，動着。

x x x

是冬日，

江風有些刺骨，

踏上了渡船，

去尋求夢想中的歡樂，

船尖衝破了水面，

一個前浪，推着後浪。

x x

一艙人紛紛離去，

當船靠了岸；

我握着前謀，

默然神傷，——

人啊，底事忙？

——底事忙？

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寒夜的偶憶

阿侯

風從窗的縫中透進，

雨打在玻璃上，

被高中也鑽入了冷氣，

怎睏得着？

於是想起了家，

想起了火爐旁；

溫融融地；

夠多麼有味？

爸爸酒後的紅臉，

透出了不少的欣暢；

媽媽織着絨衣，

斜躺在椅上，

喚着我讀書，——

弟弟做算學。

沒有煩惱，

沒有牽掛，

只有溫柔，慈愛罩着。

廿四、十二、十六、夜

雪景

劉讓

默默的是大地，

悄悄的是雪花，
大地默默地承受，
雪花悄悄地施給。

漸漸的樹也駝了，
怎麼聽不出喘息？
黑屋也映白了，
我說不出的歡欣。

寒雅飛上枯枝，
一堆積雪落下地，
枯枝昂起頭來說：
「爲何污損我的美麗？」

沙沙的腳步響，
是餓狗在尋食；
大地暗自太息；
「醜惡怕又要爬起。」

一九三三、一、十四、舊作

什麼世界

劉讓

滿街遠佈着亂箭似的光芒，
每一刺光芒戳着她心傷，
飽含着熱淚咽一口酸水，
「兒呀，就留在這裏吧，
城裏總該比鄉下強。」
「媽，不，我怕，我願跟你討！」
兩脚一頓，倒在地上嚎陶
這小冤家是更鬧得凶了，
死死拉住媽的衣襟不放。
幽風吹進寂寥的巷內，
有一堆人影蹕在
王侯大第的石階，
帶出一聲淒厲的嘆息，
「這是個什麼世界，

「孩子都沒人買！」

廿四年十一月九日南京

雪

友龍

漠漠塵埃；

遮盡了涯遊子地歸懷。

玉砌乾坤；

洗盡了內心的愁悶。

雪啊！

你是片片的飄到人間，

何等底逍遙；

何等的自在。

唉！

我希望能保持那永久底純潔，

過去的貞操……！

不要辜負了上帝創造的一片苦心纔好！

夕陽歸棹

友龍

暮色蒼茫底原野；

映照着一線斜陽。

一灣清淺；

倒懸着一葉歸帆。

棹中的遊子啊！

你也在欣賞那大自然底循環？！

武裝起你的筆桿

雷剛

喂！朋友！

快脫去你這粉紅色的衣衫！

快穿起銅盔鐵甲！

喂！朋友！

要知道，

現在是什麼時期！

風雲緊急！

民族難而危！

朋友！快穿起武裝？

馳趨于戰場！

朋友！

迸出你的熱血？

獻出你的精神！

吹起戰爭的號，

擊着戰爭的鼓！

大踏步的向前進！進！！

衝！直衝到前面去！衝！！

朋友！

現在是什麼時候！

朋友！

舉起你的筆桿！

把筆桿當作鎗桿！

舉起你的筆桿

製造精神的食糧！

朋友！

迸出你的熱血！

獻出你的精神！

吹起戰爭的號！

擊起戰爭的鼓！

大踏步的向前進！

前進！衝！

衝！！衝！！衝！！

乙亥七月二十三日有感

金干城

七月二十三；書道始相探，（光緒二十年七月也）
（渾渾二十年，歷歷一家航，（其時浙派方興）急就
有時穩，揮毫墨竟酣，忽驚花似舞，倏見筆如虺，紙
面鳥相逐，層推理詎哈，比來西藝盛，時詆古人儂，
悉討先賢意，惟擬賞鑒憨，山水訓未讀，風景視尤哈
，賦色何嘗易，描形不應媿，此中固有趣，樂者樂且
湛，寄語後來人，按步緩由驂，回首冊二年，甘苦向
誰譚。

題葫蘆稚鷄

依樣葫蘆畫半生，葫蘆中有四時春，好將幻境隨

心布，喜聽雛鳴第一聲。

今春冷子仲瑤放棹西子湖得手杖遺余誌之以詩

澗落衡山記得無，荒村奇遇伴征夫，不堪退出長

沙日，隔絕江天憶紫姑。（庚申四月遊南嶽落澗之次

日得紫竹而杖焉旋棄）

天目得來筇一支，仲瑤割愛贈于思，從今浪蹟天

涯去，萬里雲山有護持。

落花時四首

傳樓

其一

羯鼓聲高響未終，劇憐花事去匆匆，非關質弱難

經雨，却爲枝高不耐風，十里香雲飛鳥外，一鞭人影

馬蹄中，鳳池倘使能飛去，回首雲泥便不同。

其二

昨宵飛雨洛陽城，有客憑欄百感生，處處魂消沾

酒路，年年春盡賣花聲，無端玉笛吹偏急，爭奈金鈴

護不成，倘使佳人填作枕，香魂入夢亦多情。

其三

天涯極目觸相思，不怨飄零怨別離，翠裏顰牙翻

燕翹，紅添屋角掛蛛絲，肯飄香夢隨流水，爲戀東風

依故枝，却喜陽春常有脚，剎那又到看花時。

其四

花開花落自蕭閑，有客尋春去未還，人到多情易

白首，生非薄命石紅顏，燕銜殘蕊穿珠箔，蝶戀餘香

繞翠鬟，莫歎韶華容易老，纔留碩果在人間。

無題

莫悲金谷園中樹，莫歎玄都觀裏桃，事往不堪供

復憶，惟甜美酒可離騷。

魚子

鶴青

(一)

浪跡煙波裏，湖山作我幃，夕陽秋色好，春雨滿

江肥。

(二)

漁郎慣作酒中仙，晴雨風光自灑然，江上秋高孤

月白，蘆花溫酒對寒煙。

夏遊玄武湖疊前韻

羣山翠綠半如仙，畫艇遊人意嫣然，千柳軟絲挽不斷，一塘荷色滿塘煙。

魚子再

煙水茫茫景依然，漁郎處處擊船舷，滄洲坐觀沙鷗老，風雨一竿二十年。

秋露

友龍

浮生碌碌半蹉跎，冥冥長宵冷淚多，造物似憐風物老，却留秋露溼殘荷。

青草池塘水漸枯，金風喚出蚌中珠，變遷氣節緣何通，點落玉盤有也無？

漫成二首

薛維甯

老樹傾岸側，菁蕪繞溪生，階前小犬吠，庭後阿狸啼。

俯仰晨曦露，觀樂能幾時。可憐沙場上，白骨誰憐收。

一一

起捲棉襖出，且看游魚遲。清風鼓微浪，遠日送光輝。

放眼碧空際，片雲似戰飛，不知疆場上，兵革幾時休。

星夜獨立

宅邊野竹靜，波白沈星天。鳥宿耐枝上，螢舞水草間。

萬戶同入夢，孤寺木衣聲。性解無人合，惟天獨萬年。

組 雜



「呼 戰 之 聲」

劉邦琛譯

巴曲克，亨利 Patrick Henry 爲美國著名愛國義士及演說家。於一七三六年五月生於佛基尼亞州 Virginia。少時並未受良好教育。及長，經商，因不諳理才之道而破產。婚後務農二年不成，後復經商又失敗。亨利於失敗之餘，奮發讀書，不久乃領得律師執照，時年方二十有七年。

無何，亨利乃爲佛基尼亞州議會之議員，因極力反對英人之重稅美人，常作有力之辯論，根本否認英人有在美征稅之權利。亨利遂以一無名之議員，鋒芒漸露，而名聞全國。

戰爭開始後，亨利爲美國革命時代十三州國會之重要議員，迨後會一度爲佛基尼亞州之統治者。一七九九年乃歿。

此「呼戰之聲」於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演說於佛基尼亞州之特別會議中。當時亨利主戰，爲大眾所反對，因多數代表，傾向於請願或控訴也。後經激烈之辯論，亨利乃以堅決之意志，簡明之言詞，將此「呼戰之聲」發表，於是其主張卒爲通過，而獨立戰爭於是爆發。

「主席先生，

沒有人比我對於剛纔發言的諸位賢能先生們的愛國心和才能更尊敬。但是大家在不同的見解之下，常會有同樣的目標；所以，我希望我所懷抱的與諸位先生們絕對相反的意見，不會被人認爲是對諸位先生們的失敬。我要自由而隱諱的發表我的見解，這個時候不能再拘泥於禮節了。

現在議會裏所討論的問題對於國家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個人方面，我把這個問題當作是自由或奴隸的問題；然而照理，一個重要的問題，應當有極自由的辯論。只有這一個辦法，我們纔可以達到真理，纔可以完成我們

對上帝和國家的非常責任。在這樣一個時期，假若我爲了怕觸怒別人而抑制我自己的意見，我必認爲我已犯了叛逆國家的罪，並且犯了不忠於我所尊敬的一切皇帝之上的上帝的罪。

主席先生，一個人耽溺於希望的幻想中是很自然的。對於一個苦痛的真理，我們很容易的閉上眼睛不顧而去聽莎侖女神（註一）的歌唱，直到她把我們變成野獸爲止。難道從事於自由而作艱苦偉大的奮鬥的聰明人，所有的才能就如此嗎？難道我們願意作一個有耳目而對於關乎拯救本身的事情不聞不見的人嗎？在我個人方面，無論精神是會如何的痛苦，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事實；知道最不幸的事，並且要加以補救。

引導我前進的明燈只有一個，這就是「經驗」。要斷定「將來」，我所知道只有觀察「過去」。而觀察「過去」，我願意知道英國政府最近十年來對於諸位先生們認爲能慰藉和議會的「希望」，究竟採了何種行爲來自解？難道是最近接到我們的請願書的奸詐的微笑嗎？不要信任他，這冷笑只是我們足底的陷穽。不要因了一個香吻的引誘而使自身忍受痛苦。

諸位？你們自問這對於我們的請願書的寬大的接授和這佈滿了我們江河，污黷黷我們國土的戰備（註二）是怎樣的符合。艦隊和陸軍對於親愛和睦的工作難道是必需的嗎？難道我們會表示過非常不願和好的事情，以致非用武力不足以贏得我們的愛嗎？不要讓我們自己欺騙了自己，先生們。這些都是戰爭的工具也是皇帝們所取的最後主旨——侵略的工具。請問，這陣列的軍隊不是爲強迫我們降服是爲的甚麼呢？諸位能夠舉出一個任何的較好的理由嗎？大不列顛在世界上難道有什麼敵人需要這許多的海軍和陸軍嗎？不，她沒有。這些海軍和陸軍是爲我們準備的，決不會是爲了別的敵人。他們是要將英國政府鍛鍊已久的鎖鏈送來纏釘在我們身上。

我們拿什麼來抵抗他們呢？我們能試試拿口來同他們爭論嗎？先生們，這我們現在已經試了十年了。對這事我們能有什麼新的建議嗎？沒有。一切的解釋我們都用完了；但是一點效用也沒有。我們能依賴祈禱和謙遜

的懇求嗎？我們能找到方法是沒有給我們發揮過的嗎？我們再不要安靜了，我求你們，先生，我們欺騙自己了。

先生們，凡是能夠避免這立刻要來的暴風雨的方法都用過了。我們呈請過了；我們抗議過了；我們懇求過了；我們會匍匐於寶座之前，乞求他阻止政府和議會的暴虐政策。但是我們的呈文是被藐視了；我們的抗議引起了更多的侮辱和暴行；我們的懇求是被置之不理；而在寶座之前我們是很輕蔑的被人踢開了！

在這許多事之後，我們若再耽溺於和平與和睦的愚望裏，那簡直是沒有希望的餘地了。假若我們要爭自由——假若我們的意思是要純潔的保存我們爭鬥已久的無上特權——假若我們的意思是不受卑賤的放棄我們從事很久的偉大奮鬥，我們發誓永不放棄，直到獲得我們所競爭的所奮鬥的榮耀——我們必定要戰！我再說一遍，先生們，我們必定要戰！訴諸武力和戰神是我們的唯一辦法！

他們（註三）曾經告訴我們，說我們虛弱：不能和這麼厲害的敵人抗衡，但是什麼時候我們更強呢？是下星期或者是明年嗎？是我們全體都被解除武裝，而每一家屋裏都駐有一個英國衛兵的時候嗎？難道我們以躊躇和懶惰來聚積兵力嗎？難道我們所取的有效抵抗方法是仰了背懶惰的輪着，並且緊抱住「希望」的誘惑的幻影，直到敵人將我們的手腳都繫起來為止嗎？

先生們，若能利用我們的權利中自然給與力量，我們是不虛弱的。三百萬人為自由的神聖主義武裝起來，並且在我們所享有的這樣一個國家裏，不管敵人用何種力量都不能征服的。況且，先生們，我們並不是單獨與敵人作戰。有一位公正的上帝支配着各國的運命，會使友邦來助我們作戰。這戰爭，不但是猛烈；並且是謹慎，奮力，勇敢。此外，先生們，我們沒有「選擇」。只有我們鄙賤的「希望」能「選擇」，現在想退出而不競爭也太遲了。因為除了降服為奴之外，是沒有別的方法退避的！我們的鎖鏈已經鍛鍊好了！他們帶來的銀鐺聲

在波士登（註四）的平原上也已經可以聽到了！戰爭是難免了——聽他發生吧！先生們，聽他發生吧！

先生們，想減輕這件事的重要，是無益的。諸位先生們也許高聲疾呼，和平，和平！——但是始終得不着和平。戰爭倒實在是發生了！下一次，北邊吹過來的疾風，會帶給我們可怕的武器的擊聲？我們的弟兄們那時都已經在戰場上了！我們為什麼還在這裏猶豫，一點事也不作呢？

先生們所切望的是些什麼呢？他們能夠得到些什麼呢？生命又有多麼寶貴，和平又有多麼可愛，值得我們屈服為奴作代價嗎？阻止他！萬能的上帝！我不知道別人會取何種方針；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給我「自由」；不然給我「死」！

註一：（Sien）莎侖女神為荷馬詩中所敘及者，言其居一孤島中，以歌唱迷惑來往舟子，最後且將舟子變為野獸。

註二：佈滿了我們江河指軍艦也，污黷了我們國土指陸軍也。

註三：此「他們」指與其辯論主請願與控訴之諸先生也。

註四：（Boston）。

不要說現實缺乏詩趣；因為詩人之所以為詩人，就在他有種才能會把平
凡的對豫引到興趣這方面。

——哥德——

作家的文體是要他內心忠實的表现。

——哥德——

希 望

龍 鳳

我凝視着慘淡地天空，我盯住了狂舞地雪花，終於刺了我苦悶地心坎，怎不叫我呼痛呢？我的沉重地，像鉛一般，沉到了大海底；像是一塊巨大地鐵石，緊緊地壓在我的心頭，叫人透不過氣來。

「人生是苛刻的，人生是辛苦的。」辛克萊這樣地指示我們，我們除掉拚命靠掙紮外，別無他法；可是，天下未嘗沒有人們——他們或是我們，靠着父母的金錢和勢力，以致人生是得意的，快樂的；其實，得意到了太得意時，快樂到了太快樂時，結果還不是失意和痛苦？那時候的他們或是我們，也就會覺得人生是苛刻的，人生是辛苦的。

朋友！一個正在求學的茵，當然，她是年輕的，天真的；雖然她沒有父母去愛護她，栽培她，但是她只要在學校裏學着她所喜歡的，她還有什麼話說呢！書本看懂了，習題做出了，她就彈着鋼琴，嘴裏隨着哼出曲兒；高興的時候，也就來一會却爾斯登的舞步。是的，這般地黃金時代，誰不願意抓着它？可是，時間是不講情的，它只是飛也似地向前奔着，頭也不回顧一下。她是一只孤雁，現在，她在萬惡的社會中狂飛，爲了她自己的前途；她常彈的鋼琴不見了，她常哼的曲調也聽不到了，她爛熟地却爾斯登的步伐，也不見舞了。唉！她爲了萬惡的社會，却犧牲了她人生的歡欣，人生的快樂。

另一方面梅，她同樣是由學校裏畢業出來的一位小姐，現在她是克兒的母親了；自然，克兒是已失了父親的可憐孩子，她須得她的母親去撫養和愛護，讓她走上這人生的大道；但是，梅是整天的在交際場中遊蕩着；還有什麼時候去看她的小孩呢？她是感受着人生的歡欣和快樂，絲毫沒有察覺人生是苛刻的，辛苦的；不過，她是孩子的長者，長者是這樣地遊蕩，那末，叫孩子怎麼可以走向光明地大道？怎麼可以支撐起未來的家

庭？

爸爸老是對我說：「孩子，你要用功讀書呀！雖然你已是失了慈母的可憐孩子，你總得自己留意，你未來的責任是極重的；你瞧，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如何地危險，可是一般國人，還有如醉漢似地在施行他的獸慾；你要知道，爲人的唯一目標，就是爲國家而勞動，爲國家而服務，犧牲自己，成全了大眾……」他的聲音是愈說愈響亮。

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但是，我看到肩上有着很重地石擔壓着他，脚上有着很長地鉄鍊繞着他，他却利用他的雙手，還在與人搶吃着剩餘的菜湯。朋友，這是令人多麼傷感！多麼淒慘！我的臉兒漲紅了，我的內心在劇跳着，我真不懂得，爲什麼他的食慾比他的生命還緊要？爲什麼他的人生却是如此地愚蠢？難道他的智慧僅是如此嗎？

慘淡地天空，依舊照在我的四周；潔白地雪花，依舊在眼前狂舞。啊！我要咀咒，咀咒這天空，爲什麼不
快變一下？

我深深地祈願，祈願陽光衝破了這萬重慘淡地天空，直射到這世界；那時，雪花也消失了，整個的天空，發出燦爛地光輝，無私地散在我們人間。

我願永不見這慘淡地天空中，有着這雪花的狂歡；我願陽光奮勇地衝出這萬重慘淡地天空，來消滅這獨個兒狂歡的雪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雪花狂舞時。

二十一年後

O. Henry 作
士 人 譯

有一位巡行的警士，腦袋瓜裏有所感動似的，在馬路上走着。他這種的感動，是慣常有的，並非做出來把人看的，因為這時馬路上正是人跡空空。時間是快到晚上十點了，砭人肌膚的寒風帶着紛紛的細雨快要降臨到這些街市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注意到人家的門戶是否上鎖。旋轉他手上的桿兒，帶有一種陰謀及狡猾的意味。他時時的注意這安靜的通衢大道，這位官員（指警士）的健壯的外表，以及他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架子，活畫出一副和平使者的肖像。這地方收市甚早，有時你可看見到雪茄店裏的燈光，或者宵夜店的燈光，但大多數的店門早已閉了。

當這警士走在半途時，遇到了障礙物；於是他鬆緩了他的脚步。在一個黑暗鐵器店門口，有一個人靠着門；口中啣着未燃的雪茄。警士向他走近的時候，他很快的說：「這是對的，警士，」他說時，壯了一壯胆子「我正在這兒等一位朋友，這約會是二十前定好的，假使你認為這是可靠的，你聽了是否覺得有點好笑？我願意解釋把你聽。這店在很久以前是飯店，叫作 Big Eye Brady Restaurant」

「直到五年以前這飯店才被毀壞的」警士說。

站在鐵器店門口這人，擦了火柴點雪茄時，火光顯出他是灰色方鉗式的面孔，尖銳的眼光，在右邊眉毛上有一條白色的小傷痕，他的肩巾上鑲了很奇異的金鋼石扣針。

「二十年前的今夕，」這人說：「我在這兒與我至友金密魏爾斯 Jimmy Wells 同聚了一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漢子，他同我一起生長在紐約如同兄弟一樣；我十八歲他二十，在我們那晚聚餐之後的第二天一清早，我

動身到西部去碰碰運氣；但金密一定要在紐約他認為那是地球上唯一最好的地方。我們在那一晚上約定二十年後的那天那時，不管我們的情形怎樣，距離遠近怎樣，必定要來此一聚，我們那時計畫，不管是怎樣，二十年後的今日，我們每人的命運已定，我們的財產已定。」

「縱然我認為這第二次相會時間相隔太遠；但這到怪有意思的。自從分別後，你聽到你的朋友的信息沒有？」
「警士說。」

「是有一個時期，我們是互通音信的，但一二年後，就各不知所在了。你是知道的，在西方可以幹出很偉大的事業來；我在那兒不斷的忙碌着，非常活動。但我想金密若活着的話，他一定會來見我的，他是最誠實守信用的好漢，他不會忘掉我的。我來自千里以外到這門前，假若我老友來此，亦是很值得的一回事。」

等候者抽出他美麗的錶來，錶蓋上小鑲了些金鑽石，還有三分鐘就要十點了。」他說：「二十年前的今宵，我們離開此地時正是十點鐘。」

「你在西方混得好麼？」警士問。

「確實，我希望金密能像我一半就好了，雖然他是個好人，但他也是個勞苦的人，我用我的智慧，去得了一筆財寶。一個人儘在紐約混是嫌太呆板了。可是叫他到西邊去，就如同把刀架在他頸上一樣。」

警士把禱兒一幌，走了幾步，「我還有我的職務，希望你的朋友一定來，你會不會去找他？」

「辦不到」等候者說：「我至多多等他半小時，假使他活着的話，在那時他一定會來的，再會罷！巡官。」

「晚安，先生」警士說着就繼續他的巡行了，一面走着一面注意人家的門戶是否上鎖。

細雨濛濛，由不定的小風轉而為呼呼的大風。那地方足跡稀少。往來的過客，皆把衣領提得高高的，很快

而且靜靜的走過。含有一種惶恐的情調，把雙手插在袋裏。然而站在鉄器店門口的這人，自千里外來踐與青年朋友所定的荒唐約會，正在抽烟靜靜的等待呢。

他大約等待了有二十分鐘的光景，有一個穿長大衣身材大高的人，衣領一直到耳邊，很快的由對面街上走過來，一直到了這候者的前面，「是你嗎，暴比？(Bob)」他狐疑的問着。

「你是金密嗎？」站在門口的人喊着。

「我好快活呀！」對面走來的人說着緊握着他的雙手，「不錯果然是暴比，假使你活着的話，我一定可以在此遇到你的，好好，好，二十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這老飯店早已完事。我希望這飯店能繼續下去，因此我們有第二次聚餐的機會。西方對待你怎樣，老友？」

「噫，我在那兒要什麼有什麼，金密，我的命運已改變。我決不相信你會長高三兩寸。」

「哦，我二十歲後長了一點。」

「你在紐約過得好麼？金密。」

「平平淡淡的，我在市政府裏幹了點小事。來，暴比我們到我知道的一個地方去，談談我們已往的事。」

兩人手牽手在街上走着，自西方來的人，因為他的成功，益形誇大，開始略述他的遭遇；另外一人把頭半收在大衣內，聽得很奧惱似的。

在街的一角，有一家藥舖裏面有很亮的電光，當他們轉到這有光亮的地方時，同時轉過臉來相對一望。

自西方來的人突然停止不走把手一放，「你不是金密魏爾斯」他蔑視着說：「二十年雖說是長的時間，然而也不會把一個羅馬式的鼻子變成了一個獅子式的。」

這高個說：「有時會把一個好人，變為壞人的。你已經在被捕之下有十分鐘了，絲爾其(註一)暴比，支加

哥想你一定會來到此地，所以打電話給我們，她同你有兩句話說，你安靜的去嗎？那到是明達的。在我們未到車站以前我給你一張便條看，你就在這窗下讀吧！我是由那位巡警叫來的。」

來自西方的人，就把那便條解開。他的手開始是很穩固的，讀完之後，兩手微微的發抖。這便條是稍短了一點：

「暴比：

在我們歸定相遇時候，我是到過了。當你擦火柴吸烟的時候，我一看之下，知道你是芝加哥城所須要的人，無論如何，在那時我不能立刻就這樣的辦，所以我回去一遭，找了位便衣偵探來幹這差事。

金密」

註(丁) Silky 暴比的綽號

社會不是因愛情和同情心造成的，是全靠着人類協助的意識造成的。

——克氏——

自然的或社會的環境，是可以和橫在數千世紀間暗土深處與礦產的富庶相比擬的。為要利用那富庶，礦夫的鋤頭是必需的。

——拉加保爾——

書 朱 基 寶

蔡壬侯

家叔福綏客京中，寓舍下，嘗爲余述吾鄉朱基寶事甚詳，今錄之，庶英豪不致湮沒，文筆不工，不之計也。

朱基寶，餘杭秋家橋人也，性沉默，精技擊，兩臂有力千斤。年十七，敗大盜十餘人於村，鄉民得安全，名乃大噪。

朱嘗攜子傭於紹。一日方擔水於途中，遇一人叢，喧甚。乃趨至，見一人虎臉熊腰，立門檻上，朗聲曰：『能推落余至檻下者，立奉百金。』此正當地惡霸趙又成，朱及衆人皆惡之彌深者也。

有三五青年趨前上擊之，趙未嘗稍動，談笑自若。朱憤甚，遂擲水入人叢，仰趙單掌擊之；趙立踣於地；而朱因用力過猛，亦衝入門裏。趙及其徒黨欲洩一掌之憤，乃閉門與朱鬥；朱舉擔槓迎之，相持至宵分，朱漸覺不支，而趙徒黨愈戰愈衆，乃躍起，臥於樑，衆人暗中不知，相自殘殺。

朱子維，時年十五，見父未歸，聞鄰人言，乃至趙處，屋內人擊洋盆，維乃飛身上屋，方啟瓦兩片，忽聞其父聲曰：『維兒，速攜鎊首五十來。』維下屋，立購至。基寶數口即盡，復向下張口噴出，堅如鐵石，斃趙徒黨甚衆，遂攜子乘星光出紹城，行五日抵家。

會清咸豐初年，管山有巨蟒食人，管山寺爲其巢，左近人獸絕跡，而官府不加聞問。時基寶隱鄉十載，聞此，昂然曰：『吾年五十餘矣，能除此孽以救民，死亦值矣。』乃於翌日晨，隻身徒手而往。

去秋家橋五里，即管山，時正夏至，古木參天，朝陽方自山後出，彩霞萬道；基寶循小徑入寺，滿目頹敗，塵絲沾衣，正感觸間，一蟒首忽自側門奔出，巨如甕，目似閃電；基寶乃側身躍起，出兩手攬蟒頭，盡力拽

之出，鱗長數丈，偏體青色，基寶舉而捧之，方數下，鱗尾忽振起，繞朱身數圍，朱遂踣地，奮力抗之。雄居家，方日落心感不安，乃掛刀飛行至山，入寺，見父與鱗並臥一處，急縱刀斷鱗圍，視父已氣絕，遂大哭，復戮鱗成肉泥，方負父屍歸。

基寶既死，遺子女各一，子卽雄；女秋娥，貌娟秀，嫁於橋東十七里某家。秋娥，固英雄也，技倍于雄，惜其產後受寒而亡！先是其夫有池塘一，是年終，乾之以捕魚，時村人以其夫弱可欺，乃集衆入塘攫奪之。秋娥方產子六日，聞而大悲，乃執魚叉奔出，夫力勸之不從；抵池邊，則飛叉直插塘中，身飄起，立叉柄上，厲聲曰：『奈何奪吾魚？』衆見大驚，不敢爭鋒，急傾筐遁走。秋娥遂返；詎不十日，歿於床第，年二十四。

余去歲返里，會聞大父言雄孫阿常尚在，身長七尺，高齷大睚，言談聲如洪鐘，似四十許人也。

禹杭狂生曰：『草莽自有英豪，未可忽視也。夫基寶心胸磊落，義氣凌雲，慷慨激昂，眞英雄也，卒以寡助遇大敵，死誠可痛；近世如基寶，不可多得矣。』

廿四、十二月、十六微雪時

我提着 Diogenes 老伯的大燈籠，也畢竟找不到一個快樂的人呢。

——福爾——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魯迅——

在這樣多苦痛前面，快樂是可恥的。

——尼采——

你們能見壓迫你們的波浪，而不見有海？

——羅夢羅蘭——

生 命

Ren Hecht 作
張 兆 鏡 譯

陽光照耀于污穢之途中。

羣媪正蹣跚走赴市場，形似聖父之鬚眉老翁，亦行其行，領首前後。

莫西，一青年戲劇家也，熙攘之人叢中，且行且思：「華爾斯道上之遊行者，皆生者之形跡也。」

羣兒方匍匐于骯髒之衝中，一兒衣襟襤且污垢，立于石邊，解衣小遺。

車聲隆隆，滿載果實，銖。破衣及蔬菜而過。

衆口喋喋，貿易之聲囂囂；莫西乃視察此人生栩栩之活劇。

他又作以下不能連續之雜項：「此景每日皆同，同聲，同臭，及過此道上來往之人羣。余于斯道上衆人皆醉我獨醒……」美貌女孩正探視余。彼對余之心境有所狐疑……彼手指漫染塵垢。彼爲何而不購異樣之革履？

彼疑余已失蹤。五年後彼將身格豐滿，十年後將以薄紗覆面，踽踽其行矣。」

青年戲劇家思及此，乃莞爾而笑。

「彼心又忖：『天乎！彼等來自何方？去達何地？來去於虛無飄渺之境也；但常奔波呼嘯耳！白日照之。雨露潤之。熱情奮發，如火之方燎；沮喪如水之凝結。今日喜色融融；他日憂心忡忡。一任其變幻何如，皆相同也。』」

此青年戲劇家乃止于街之一隅，縱目四矚，見一白髮老翁坐道旁，背憩于牆，雙腿盤疊，以一破帽反置膝上，矚容向日，雙目皆合。

莫西暗忖：「斯人已入黑甜鄉矣。」近視之，其髮鬢未梳，白若細線，鬚鬚幾垂于耳，頸。多紋之面，

似含厭世之意。其鼻長，頰白，唇幾無色。敝敝之皮僅包其骨而已。

其安恬之容，似若隔絕塵囂者，如未聞來往人聲之喧嘩；未見蜂擁街市之雜沓；仰首對天，。瘠瘦之面，浴于日光中。微笑；幻想。

莫西自思：「此丐已忘形而臥。死矣。逐日坐陽光下，不稍移動，狀若神父，又若亞力山大時之厭世者，又若精工雕琢之肖像。彼自以為清醒，人皆以其為酣醉矣。萬物不能擾其心，勞其形，誰又能譏斯人之所思？」

青年戲劇家忽定睛注視此丐垂于頸間之鬢鬢白髮，低聲自曰：「其髮動矣。」不數武，立于此老人之前，細察其頂，其髮稍有蕩漾，時起時落，且顫抖滑動，然微莫能察耳，莫西怨曰：「蠢也！」

老人默然而坐，白日照其面，白髮蠕蠕而動；蓋此老已息憊不察，惟蕞爾惡虫成羣作祟，亦渺乎其小。每髮絲均含有神秘之跳動，顫顫。初，莫西未能辯其為何物，但為日常久見之事。當其細察也，白髮如波狀之升起，降落；整亂不清，自動盤繞，又自行散釋。

惡虫之多，正不亞于其鬚間之塵埃，舉之起，曳之出鬢鬢上下，毫無倦態。

白髮飛舞，更易，從未休止。惡虫則時進時出，由幻境達于幻境，如癡如狂，跳舞不息。

一老媪過此，搖其首，投二辨士於其反置之帽中。莫西未之見也，僅見雲集之惡虫，跳躍於白髮間耳。

少許惡虫竟敢擅自達于老者之面部，四方爬動，週遊其唇及已閉之眼，倏適出現于耳後之叢髮，倏適消逝于移動之髮中。

莫西竟有微聲——不清晰之咀嚼聲，乃傾耳細聽，其聲漸高，遂週身癢癢，但仍專注于老者之頂，其聲如遠水之淙淙，或哀訴嗚咽不定之音。

他又默想：「彼等正嗚叫，呼喚，吶喊，悲泣，歡笑，此乃生命也……生命也……」

彼前後瞻顧此噪雜之街市，如瘋如狂之羣衆，乃作微笑。

「生命。」他又自語，重入默想之境。

舉步前行，一巧蓬首垢面，其髮為微笑所吹動，莫西於是作癢欲搔。

他又自思：「此老人究為誰？」

一微笑豐腴之婦，過其旁而撞之，彼覺此婦溫柔之聲，緊壓其身者片刻。

一兒裸足急趨過街，由其腿旁馳去彼覺此兒黏濕之手，握彼者少頃。但彼仍繼續前行，次見三青年，彼由

其中之二者穿過，與其肩部相擦。

一老媪急避時，以背撞莫西。

一兒蹣跚痛呼，捉其背而繫之。

青年戲劇家乃並立不動，舉目四覽，彼低聲曰：「生命」又曰：「余即此老人也，余……余……」

沒有創造的地方，就沒有進化。

——廚川白村——

我學了走，然後我纔自己奔馳。我學了飛，然後我轉移地點時，纔不願受人推送。

——尼采——

心小的人常以自己的尺度來推測一切。

——阿爾友巴綏夫——

人在孤獨的時候常以思想來作為慰藉者。

——莫泊桑——

爸爸是死了

蕭元傑

——呆子十一月二十日思父——

風加上了一些慘澹無情的成分，不住的向四野狂吹；經霜的老葉，受不着他的侵凌，也只無可如何地離開故枝，飄落於默默無語的大地上；草兒面黃身瘦，零落不全，一眼望去，一片無際的慘景。

在一個一些星光月色俱無的夜裏，除了那密黑的宇宙，和不住亂吹着的西北風外，其餘便是什麼都寂靜了。

在這樣一個冷靜的夜裏，我偶然夢醒過來的時候，却不住的帶來了渺渺茫茫的悲音；一片的清晰，又是一片的模糊；呀！淒涼極了。

近了，更近了，顯明的，是我不忍離開的爸爸！好像是站在我的面前哭訴道：「唉！……兒啊……在三月十一的那天晚上，自我離開人間之後，心中都是懸念着，切記着！我這一生，雖死我也值得，使我最心酸淚落的；就是不能將我的愛兒，領入社會，所以自此以後，都要聽媽媽的話，要受老師的指教，要聽朋友的忠勸，用心讀書，將來為國家服務，為祖上爭光，為你死在九泉之下的爸爸爭榮，我的慾望，便滿足了，這樣的宇宙，到處都是煩惱，到處都是冷酷，快樂在那裏？幸福又在那裏？所以我雖死了，却也不願回到陷井的人生之路。

他那微弱的悲音，愈覺輕微了，漸漸地，不知去向了，我雙手抱着爸爸腳，死命地，不許他離開我，一面哭一面大聲喊着「爸爸！爸爸！」

母親驚奇的望着我，握着我的手，回答說：「爸爸是死了！」
呼呼的西北風，仍舊不歇的吹着，慢慢的度過了這寂寞的黑夜。

「最後一課」

休 民

「嘟嘟」的號聲，驚破了一個仲夏的清晨，時間才四點一刻，大眾夥伴——我們的同學，按着平常的慣例，迅速地，着好了自己的武裝，理好了自己的內務；匆忙地，在十分鐘內完畢了盥洗，而趕到本中隊集合場去點名。一切都如平常，點名後，便由本中隊的官長帶到總隊的集合場去，舉行那莊嚴的升旗禮。我們的同伴，一個個地，都是像平常一樣地愉快，為的是大家正在作效勞祖國的準備。

這是我們故都——北平——學生集中軍訓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日，重大恥辱日的情形。

當着那美麗的國旗高高地飄揚在空中的時候，我們的副總隊長杜書明照例地在升旗後作簡短的訓話；可是，這次異樣了，當他未開口以前，好像神色都變了，有神的眼珠也被潔明的水珠包上了。話是開始講了，然而聲音是那樣地抖顫，怎麼一位曾經古北口抗敵的旅長會如是哩？關頭一句：「大約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甚麼！「最後一次」？這個情景，已經使得站在台下的我們發生了異樣的感觸，等到他將事由敘明以後，大家不知爲了什麼魔力——當然是民族意識——發出了一陣悽情的悲聲，哭聲；大眾的怒吼聲；我們的副總隊長到這時已經是泣不成聲，話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只得命令帶回本隊去，收拾好自己的東西，準備走——別離。

我們的敵人，無時無刻，不是在那裏打算着怎樣消滅我們的民族，怎樣阻止我們的復興的。北平的學生集中軍訓便是這樣地受強制而被解散的。這在我個人的人生上，是第一次重大的恥辱與悲憤。我想每一個人也會有這樣的感觸：「爲甚麼在我自己領土內的故都，著名的文化城裏，尚不能有自由復興民族的行爲？」我們能忍受下這樣的恥辱與壓迫嗎？

「最後一課」並不僅是我們在那時單獨受到的；假使我們的民族還不自拔的話，就是整個的全中國各地，恐怕也要「享」到這樣的待遇。

復興民族的警鐘已經響動了，迷夢中的東亞睡獅，該醒了，是你狂吼的時候了。你要脫去你被束縛的鎖鍊，努力吧！奮鬥吧！××帝國所謂的「一九三六危機」也降臨了，快醒吧！

言語是一時的東西，沉默是永遠的東西。

——梅特靈克——

作者的疲勞同時也就是讀者的疲勞。

——賽夢茲——

我們所謂「破紙上塗着黑墨」的東西却是「思想」賦形最純粹的東西。

——嘉萊爾——

天下的東西死滅得最快的，莫過於那種不以堅實的思想為基礎的文章

——古爾芒——

幸福，就是為他人而生活，犧牲自己。

——托爾斯泰——

人生的每一時都應當有他的高尚的目的。

——高爾基——

先使人們知道精神的關係，這乃是達到大同世界的唯一的路徑。

——易卜生——

我們是一切黑暗的勢力。一切權力的仇敵。

——白里歐——

題 材 荒

孔 嶠

好幾次了，想提筆寫它千把字，但是把稿紙擺好，脫去自來水筆的帽子，預備寫的時候，却楞住了。

「寫什麼呢？」這樣大的一個問號在我面前閃着。直閃得我頭昏目眩，結果什麼都沒寫。

固然，心裏還沒有主意的時候是不應該寫文章的。但是好幾個月都寫不出文章來，而寫文思潮又衝動得那末利害的時候，將怎樣辦呢？想到的題材都是別人用過了的，以致擱筆不能寫的時候，又將怎樣辦呢？

世界上，宇宙間，作文題材決不會被人開掘完的，我們在偶然之中會發現，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但是，正預備動筆的時候却缺少文思。由此，可以想出一個極好的辦法。就是隨時隨地記筆記，把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自身遇到的，以及想像到的種種記下來，都貯蓄起來，須備擺好稿紙的時候去用。

另外我覺得可以免去題材荒還有一種法子。

真正的文藝，一半固然是內容，而另一半却是文章的構造。用字造句的特殊，文法的精彩，都是增加文章價值的條件。人家已經發現了的題材，只要我也覺得滿意的時候，也不防用更高明的筆法寫出來。這樣並沒有絲毫妨害你的價值。同樣一部小說可以編為兩個劇本，同是上演，而一邊是上下客滿，一邊却是鴉雀無聲。這不過是劇本文章和演技的區別，與其劇本之內容毫無關係的。

不要鬧題材荒，首先要希望的就是勤於寫作，題材儘管平凡，只要你文章生動，一樣也可以有無上的價值。

題材荒，題材荒，題材并不荒呀！這不過是你不勤于寫作的託辭，只要肯寫，真的肯寫，題材還過剩呢！

二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纏足與燙髮

祖厚

纏足與燙髮，兩種都是婦女界不良的風氣；但是，因為時代的不同，過去的纏足，早已被人認為是搏束婦女的桎梏。而現今流行的燙髮，卻還正在時髦的當兒。

民國成立雖說已有二十年的歷史，然而提倡激進的口號，還沒有普及到內地。報載邯鄲縣的婦女，卻正認為纏足是無上的光榮。可見得我國土地之大，內地人民的頑固，真是難以普及開導。在這種情形之下，而希望民族復興，是何等為難的事。

實在是令人難以解答。純潔如絲的頭髮，費了金錢，耗了時間，並且還冒着危險，把它燙得彎彎曲曲，甚而因此送掉性命；試想世界上不值得的事，還有甚於此的嗎？

都市的摩登婦女們，你們不必譏誚舊式女子的纏足，燙髮也正值得人們的痛罵哩！

生活給我們創造宗教，非宗教給我們創造生活。

——托爾斯泰——

表示生命之顫動的文學，當然沒有不變的科律。

——用作人——

不問應承與否，人類全體連帶的責任已落在我們的肩上了。

——巴比塞——

在美學的境界裏面，無所謂純潔或非純潔的題目。

——赫伯爾——

江浙私中霸王

我校足球選手素描

魯

昔日幽香靜遠的秦淮，本是「才人」「雅士」匯萃之區，於今勝跡消逝，冷落淒清，早失去了往日的地位。現在，代替牠的便是我們的學校：羣英濟濟，人才輩出，即以體育一項而論，我們廣闊的校園就是培育健兒的聖地。以往的老英雄且不說牠，近日的少年豪傑，亦復名震江南，威風四播；本屆江浙私中運動會，又膺雙料冠軍榮譽。此番勝利，賴諸將軍努力奮鬥，克盡厥職，勞苦功高，不可不稍事表彰，爰作足球點將錄如左：

1. 葉長青——一位門神，五短身材，舉止非常鎮靜，功夫極其老練，賽似「銅門」「鐵門」。此次他在江浙私中和京市賽中，把守之功不淺。
2. 文玉慶——是一位標準的運動員，身長魁壯。現任後衛之職，甚是一位出色人才。他的徑賽成績很好，百公尺會握京市中小學運動會的冠軍。他在中線挺腰一站，敵人就休想越雷池一步。
3. 李良同——「樂京」的忠勇戰士，這次初替校隊效勞，即以穩健著稱。他的個兒和玉慶不相上下，僅只這一點就夠敵人心驚胆怕了。

4. 邱繼祖——本學期來自閩省的有兩位足球健將，繼祖就是其中的一個。擔任中堅，踢、擋、盤、截都是他的拿手好戲，運球準確。往往在混戰之中來一記遠射，準而有力，敵人門將怎樣高強也難得捉摸得住。同學只要欣賞過楊金陵的技術的，便可以想像到他的風采了。

5. 紀憲鄂——是金陵隊中的莽張飛，每一上場，便很賣力，大舉來犯的敵人往往被他大吼一聲便衝散了。

雖然有時因爲操之過急，讓敵人偷侵防線，然而他總不得讓他們好生受用，非殺得落花流水，誓不手休。

6. 張其鏞——一塊牛皮糖，任你多麼厲害，他都不放鬆你一步。傳帶頭頂，樣樣皆精，活潑玲瓏。和憲鄂一樣，都是本校小球界的宿將。

7. 嚴甯基——也是本校小球界的明星。短小精悍，衝殺陷陣是他的特長。担任左翼要職，初次出戰，即以極迅速的動作，建了幾次大功。他的嘴大如盆，踢起來簡直想把整個的皮球吞下去。

8. 姚家田——「樂金」小球隊的隊長，爲人和藹可親，同學莫不樂于交遊。善盤精射，在京市賽中也有過幾次驚人表演。

9. 何學良——這人似學不用筆者再多加介紹了，是一位最忙碌的球員，他不但是本校足球隊的柱石，還是京中一等選手。左前衛本是他惟一的本領，洋水兵遇着他他也奈他不活。本學期因爲要充實前方實力，便調任左內鋒，居然也能勝任無疵，的是全材。

10. 田雪晔——前面已說過，他是和繼祖一同來自八越的大將。任中鋒，和左右聯絡極其純熟，射門圓滑。娉娉婷婷，頗有戴麟經之風度。

11. 胡國偉——有名的「福將」，衝刺的本領，誰也比不上他。可是今年暑假患了一場大病，踢來便減色不少，然而他終是一員有希望的將才。

12. 王宜權——我們的隊長，也是南京市的代表，他是隊中的急先鋒；腳頭堅硬，叩門準確。又是本校學生會的幹事，辦事十分認真。

13. 吳祥川——是繼祖雪晔的老搭檔，身體矯捷，攻打頗具相當把握。

14. 張秉康——爲新進優秀，任右翼，時有美妙傳中，接濟各鋒者不少。精擅竿跳，常利用其迅速奔跑以衝殺，獲益匪淺。

15. 錢文傑——是本校小球鏢隊重要份子，亦任右翼，傳遞搶劫皆爲所長。本學期自與水兵一戰後即名聞全校矣。

江 浙 私 中 霸 王

我 校 籃 球 健 兒 剪 影

无 俄

民十八秋，江浙私中足籃球賽，在本校舉行；地主榮膺雙料冠軍，破空前紀錄。時越六載，今次又在本校開幕，諸健兒不讓老將專美於前，再獲雙料冠軍。

『金陵稱霸江浙！』——京滬各報；咸同聲讚譽。

足球為我人之校技，名震遐邇，無敵不摧；第亦知本屆籃球選手，連戰皆捷，其光輝榮耀，得來誠非偶然呼？

茲謹介紹各球員如左：

1. 郭民先——小郭；身材適中，面部徵長似李惠堂，係兩棲英雄，本年曾代表京市，參加全運會游泳；二百米俯泳，且壓倒王玉生。職任中鋒，跳球時，等閒人頗不易討他便宜，投籃亦有相當『門道』。本屆『江浙』，建功不少。

2. 章道元——我隊一人，頗而長令，健身房內，千人鼓掌令。的確，他長得夠驚人了，王玉增還得讓他出頭地呢！職任中鋒，跳球時長臂一伸，什九獲得勝利。最近他和我說，倘使下學期環境和事實許可，很想利用他那兩條長腿，練長跑玩玩。

3. 胡宏泰——筆者初進本校，和他同班；與朋友交，藹藹可親。身材體格，都很合度，職任左鋒，福將也。除每天得暇，從事運動外，終日裏埋頭讀書，同學戲稱他『獸子』。君獸乎？不獸也。

4. 李守敬——本屆校隊隊長，八閩產，僑居南洋，待人彬彬有禮。體不甚高，皮膚白皙若美男子。職任右鋒，奔跳迅速；左手獨臂投籃，為其絕技，與王郭二將，聯絡純熟，口語妙不堪言。「江浙」未開賽前，我對京市各隊作友誼賽，捨軍校，中央三兩隊外，其他莫之與京。

5. 易伯魯——前「鋼網」中堅份子，能鋒擅衛，的是將才。此君辦事能力，亦頗不差，打球時神氣活現。又為本期校刊實際負責人，「智勇雙全」，良非過譽。

6. 王健中——體格壯健，肌肉發達，本京籃球界，多稔識斯人。職任右鋒，衝營陷陣，衆人辟易。與郭民先為老搭檔，自體育館落成後，朝夕偕李守敬等相互砥礪，於是金陵籃球隊，一鳴驚人矣！

7. 唐式森——咱們的「天牌將軍」，體魄健壯不下於王健中。職任後衛，敵軍內犯時，每遭其阻攔。本屆「江浙」會數度參加作戰，極能忠心衛國。

8. 仇——貌皙白而清癯，望之不似運動家。職任左衛。因前充「南金」中鋒，跳躍極高。救球後之騰挪撲跌，精采美妙。長射奉半空籃而下。與阿蔣二人看家，相得益彰；惜體格皆略欠魁梧而已。

9. 蔣叔良——看他樣兒，是廣東人；聽他言語，是北平人；然而，他却是揚州人，揚州仙女廟的人。年齡不大，身材不高；臉，黑黝黝的，打起球來，一派天真爛漫氣，委實可愛！從前負笈故都，曾受國手王玉增輩的薰陶，玲瓏活潑，身手矯捷。我們呼他「阿蔣」，或「小黑子」。職任右衛。

10. 張省已——皖北宿縣人，帶有齊魯氣概的性情，謙虛忠實。職任右衛，球藝穩而不火。他老兄——教已——也打得不壞，可惜身體太胖了；宋郊不如其弟，省已勝似乃兄！

薰園漫筆

未明

1 關於明倭寇的故事

目前的中國，是處於外患，內憂，交相逼迫的環境下；多半的人都愁着，將來說不定會亡國。

有歷史眼光者，觀察現勢，說：「像這樣危急的局面，從歷史上比起來，恰和明末情形，什九相似。」於是一般的報紙，紛紛拿明朝底史實，充它們取材的資料。有的將王承恩底故事，編成小說；有的將費宮人「刺虎」事件，構為連環圖畫；有的將赤匪流寇，今昔作亂底起因趨向，做了很詳細的比較；更有人感觸到今日受「敵國」的欺侮，而追懷戚繼光大猷，那些抵禦倭寇的民族英雄。

的確，倭寇在明朝中葉末季，江浙沿海一帶，遭他底騷擾，可真夠受了！有一件較有意義的剿倭故事，但得一敘：

江蘇東台縣，地濱黃海，在明代尚未建縣，常受倭寇底蹂躪。每東風一起，倭舟乘浪而來，登岸後，姦掠焚殺，無所不為；人民抵禦乏術，苦痛不堪。

倭寇隨身的特殊物件有二：（一）倭刀，（二）木屐；他們底後代，仍舊保持着這國傳的「寶貝」到現在。

當時東台有一位葛田純（亦作日純）先生，是個儒者，眼見鄉梓遭受強寇荼毒，遂想就一方法，剿滅了倭奴：

東風起。先用大豆，豌豆，佈滿海邊登岸處，廣可數十步；再號召壯丁，各持尖頭長竹竿一，靜待倭寇上陸。

木屐踏着圓形的豆，勢非傾跌不可；壯丁就奔向前，拿竹竿直刺要害。倘使倭寇用倭刀抵擋，削去竹頭，

但削去後，竹竿依然是尖的，照常有效。

倭舟從此不至東土。

這年頭談起明代剿滅倭寇的故事，似乎是挺適宜不過。——一方面追念往昔祖宗禦侮的光榮；他方面鼓勵自己來應付國難。

然而，現在的倭寇，裝束既不是木屐，兵器也非倭刀了！國人當更用何法？

2 我之研究地理

在各門功課中，我對地理最發生興趣。

小學畢業後，在私塾里讀書，那時父親已在南京做事，便時常寫信，叫他買新出版的地圖寄回去。

我之研究地理，純粹為環境所造成。因為私塾里是沒有鍛鍊體魄的「體育」，和調劑身心的「音樂」，課餘的時候，必需另外想出方法來消遣：第一是查地圖比賽；第二是下算盤棋。

三五個人聚在一堆，翻開一頁地圖，由某人先自看清一地名，再讓其餘的人共同尋找，誰先發現誰勝。這樣不知不覺間，便熟悉某地在某省，某方，靠近何山何水。

起初單研究本國地理；還有一個方法。散學回家後，也是無聊，（堂弟那時很小）每晚向例不讀書，却喜歡閱報。凡看到考察之類的遊記，就將地圖攤開，「按圖索驥」；於是更明瞭從甲地到乙地，應當怎樣走，民俗，出產等，也約略曉得一點。

倘使某處發生戰事，報紙上有時會登載出特約的撰述，從地圖上參考，又可洞悉該處山川底形勢。

研究世界地理，地名是比較難記，但，幸好四叔會教過我英文拼音，所以也沒有多大困難。

一次，偶然向同學借了一冊新民叢報，上面梁任公說：「歐洲底地形，像一個婦人」，並且指出某地相當

於婦人身軀上的某處。

帶着驚喜心，將地圖側置，（西方在上，東方在下。）果然，一個婦人底形態，活現在紙上，我喜得跳起來：

伊伯利安半島是她底頭部，葡萄牙是她戴的一頂帽子；比里牛斯山脈，是她底頸項；法蘭西是她底胸部；意大利是她底左手，西西里島為其所持物；大不列顛是她底右手，愛爾蘭為其所持物；中歐是她底腹部；巴爾幹半島，和斯坎的那維亞半島，是她底腰部裝飾品；俄羅斯為她底大拖裙。

一般人看地圖，都是「上北下南」的直置着，這個有趣的祕密，恐怕知道的人不多吧？進了本校，課外並沒有再去花功夫研究地理，但，繪地圖是懂得了許多。

最近報紙上，也會先後指正了別人家，在地理上的幾處錯誤；然而我並不希望將來做一個地理專家，因為心已是大數了。

3. 繼母底心

提起「繼母」這兩字，好像便聯繫着「家庭不睦」、「虐待前子」等觀念；其實，也未必盡然。

兒時夏夜在庭中納涼，祖母指着天空底星星說故事：「銀河的那邊，有兩顆略呈紅色的星，那是繼母生的兩個兒子；銀河這邊，有兩顆閃爍美麗的星，那是前妻生的兩個兒子。繼母埋護自己的兒子，叫他們挑質量很輕的燈蕊過銀河；却將質量很重的石塊，叫前妻的兩子挑。不料銀河西岸風大，燈蕊受風影響，挑不上前，兩人急得在那邊哭；挑石頭的因為東西重，風不能影響，很快活的過來了。」

像上述同義的民間故事，非常之多，總是描寫繼母底心，「弄巧反拙」；由此可見「繼母」在中國社會習俗上，確有某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可思議的見解。

我三歲就喪母，父親宦遊在外，一直到距今四年前才續娶繼母。

家庭間彼此相處極和，照拂我也很好，更談不到虐待。

有人說：「前妻子一大，繼母就莫奈何。」我認爲話不應如此說：

第一要看繼母賢不賢：倘使「賢」，那末不成問題；倘使「不賢」，那就要看父親怎樣。

第二要看父親不明：倘使「明」，那也不成問題；倘使「不明」，那就要看自己怎樣。

第三要看自己孝不孝：倘使「孝」，那仍不成問題；倘使「不孝」，那家庭就勢必不睦！

繼母賢，我們用不着討論，那是最好的家庭；繼母不賢，父親不明，而自己又不孝，我們也用不着討論，那是最壞的家庭。所討論的，是父親明，繼母不賢，和父親不明，繼母不賢兩種。

前者，「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的閔子騫，是一個好例證；後者，「父頑，母嚚，弟不肖」的大舜，是一個好例證。——做前妻之子的，如若肯以閔子騫，或大舜自居，我想家庭間似乎絕不會再發生，若何重大的糾紛。

隣居一位C女士，她也是幼年失恃，現在有繼母的同病者，曾和我閒談：「沒有母親的人，精神上永遠不再會得着，天性的撫慰！」

我承認這句話。天下失去親母的人，都能承認這句話吧！

我們想救世界，究竟須依靠那種不以玩笑的態度對付「惡事」，且其「笑」足以毀滅愚人而不致鼓勵愚人的那種人。

——蕭伯納——

編者的話

校刊又誤期了，我們感覺到非常的難過，關心他的同學來探詢的時候，我們只有慚愧。

然而，誰都知道這期校刊社誕生的遲緩；當我們開始擔任編輯職務的時候，雖假期僅有一個多月，那時又因為忙着考試，工作方面不免受了許多阻礙。及至學期終了，同人們大多離校；因此我們除了編輯的事務外，還要抽出一些時間來辦理出版和廣告的事情。嚴冬的天氣，坐在屋子裏都冷得可以了；這裏，我們要對借給我們一間暖屋子的龔黃先生，深深致謝。

稿編好了，接着是新年，工人都放了假，這樣又停頓了很久。

這期的稿件，一篇詞也沒有收到；但是給我們繪畫的萬文祥君，却很早就將各欄封頁繪好。當我覺這「詩詞」欄僅有「詩」的時候，萬君已回到離我們很遠的故鄉。我們雖然想另換一幅，可惜對於繪畫是外行，因此不得不牽就一回了。

此外，本期因為限於篇幅，對幾位投稿而未刊載的同學，十二分的表示歉意。

寫完編後，謹致謝於諸位——封面題字的王世杰先生，編輯方面的也驥先生，廣告方面的莊益泉，馬培德，王宜權，買崇峯諸先生和源昌主人，攝影方面的劉永理紀憲鄂陳澧渠三位先生，以及出版方面的林從周先生。他們都愛護這小小的刊物，我們不敢輕易的忘掉他們。